

战后问题

001  
754



# 戰後問題



0727465

福建新聞社編行

307.1  
-----  
873



# 戰後問題



福建新聞社編行

福建省圖書館  
藏書

戰後和平問題

戰後建設

戰後問題目錄

篇前

戰後和平重建的理論基礎

戰後的和平機構

抗戰勝利後的國際和平機構

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

關於戰後和平問題

戰後遠東問題

戰後世界建設之研究

論戰後新世界的建設

戰後的世界建設

編者

陳鍾活

張忠統

鄧遠猷

張忠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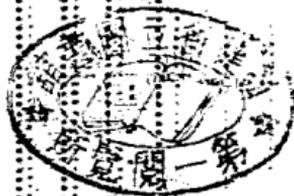
浙江日報

孫科

孫科

掃蕩報

大剛報



問題

重建新世界..... 韓民國日報

怎樣重建新世界..... 拉斯基

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李友邦

戰後世界文化的趨向..... 毛禮銳

戰後世界經濟改造問題..... 張遵權

試論戰後國際經濟體系..... 顏悉達

戰後世界的經濟問題..... 顧維鈞

戰後的經濟建設工作..... 漢森

戰後經濟問題..... 美格拉第

飢餓仇恨與戰後問題..... 瑪塞爾威爾

關於穩定戰後世界通貨問題..... 大剛報

如何穩定戰後貨幣..... 廣西日報

戰後經濟問題

戰後貨幣問題

戰後世界

戰後世界問題.....于斌

戰後的世界.....福建新報

戰後要怎樣..... M. Dougal

▲新世界的商務協定.....威爾斯

▲論戰後集登安全.....浙江日報

戰後制裁日寇問題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大成日報

戰後如何處理日本..... 中華民國日報

戰後的新中國.....于右任

論戰後中外關係.....胡秋原

戰後世界與中國.....樓桐孫

中國戰後問題.....張忠鈞

戰後世界與中國

中國經濟問題..... 潘恩特

與中..... 魏德烈



# 篇前

「遠東抗戰言論集」付版之後，我們即開始計畫編訂這一部：「戰後問題」，現在經過並  
籌一個目的工作，總算草草地與讀者見面了。

「戰後問題」究竟是什麼樣的「問題」，這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應該怎樣才更圓滿地切實地  
解決了「戰後問題」，這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人人所關切的，本書的編者，目的就  
在供給讀者以這類的材料，俾能幫助讀者的研究與參考。

「戰後問題」，我們原擬蒐集比這更多的材料，但以印刷條件的限制，和為求出版時間的提  
早，我們不得不將好些寶貴的材料割愛了！不過，好些寶貴的材料總則是割愛了，可是有損戰後  
的各種問題，本書中總算仍盡了「同時兼顧」的責任，這一點似可告慰於讀者的。

本書的編排，凡是性質類同或相似的，都編成一個「單位」的系統，與有關戰後的和平問題  
，我們即整所有戰後和平問題的各種個別意見，編成一個單位的系統；其他如戰後建設問題，戰  
後經濟問題等等；也按着這個方針去編成全書的系統，我們覺得這樣的編排，於讀者閱讀時，對  
某一個別的戰後問題，或另從各方面的個別意見中，獲得一個比較具有輪廓的概念。

本書材料的來源，大部係取於全國各報所發表者，有的是報紙的社論；有的是個人的意見；  
有的是屬於國內；有的是屬於國外，因此，本書的集成，大體上是可以代表全世界，反侵略各國



對解決戰後問題的輿論的。

美國著名「幸福」，「時代」，和「生活」三大雜誌，所聯合發表關於「建立民主的太平洋」的備忘錄全文，為使讀者明瞭其中所含有的「危險思想」起見，我們也原樣在本冊中作為「附錄」而印出的。但也正如上面所說的，因為印刷條件的限制，而且字數太多，約三萬餘字，我們也就擱置下來。

最後我們得申述點意見：

現在戰爭尚未勝利地結束，或者有人以為目前作「戰後問題」的提出，未免是感到有「時而過早」之嫌的，甚至有人或以為尚未有戰爭勝利把握，目前提出「戰後問題」簡直是等於多餘的，這些顯然都是不正確的見解，我們知道歷史不待開倒車，歷史不會向消滅人類的路上走，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等，必為歷史的巨輪所碾碎，英、美、中、蘇等民主國家必獲得戰爭的勝利，這是沒有疑問的，事實上目前戰爭發展的特點，正也顯示了，這一「誰勝誰敗」的傾向，我們是完全把握有「戰爭勝利」這一前提而提出「戰後問題」的。至目前提出「戰後問題」，亦非未雨綢繆，「戰後問題」還是一個極端複雜而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應有充分時間，早為討論與研究，以求於戰爭尚未勝利地結束前，就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打下解決戰後問題的基礎，以至於戰爭結束時，匆促應付，隨便敷衍，造成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大錯，埋下第三次大戰的惡因，這顯然非早預備不可的，我們深信，本書的編譯，是不致於無意義的。

譯者

# 戰後和平重建的理論基礎

陳翰治

人類史為和平與戰爭相互交雜的紀錄。當和平思想的人類常認戰爭為正常的形態，戰爭為國際關係進過程中變態。他們為追求永久和平的實現，人類求稱羨的終焉來臨。他們是實於理想的，常為世界和平不斷努力，另一部份具有變態歷史觀念的人類常認戰爭為戰爭的紀錄。和平不過為戰後的休戰與戰前的備戰。戰爭是現實的，常為各國安全不斷戒備。前者認前者缺乏理想，後者認前者不切實際。我們認為彼此都看到道理的一律，未能發達理的全備。人類約在史下充滿戰爭事實，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人類的意識，人類的歷史應為和平的紀錄，正是我們努力的目的，我們不否認歷史的事實，我們盡努力理想的實現。我們想此種觀念來檢討戰後的和平重建問題。這次大戰主要原因，無疑的起轉於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可是我們現在暫不研究大戰責任問題，也不檢討這次戰勝，是堅定信念，是尚待努力而後實現的事實。對敵人所提出來的和平條件，現在要討論的，是戰後和平重建的理論，和對敵條件，不盡相同，我們尚需要整頓首，我們更要預防未來的禍源。在談重建和平原則前，先談戰爭的一般原因。

要建立和平，必尋求戰源，猶如醫治病人，必醫斷病源一般。現代戰爭的原因，說法甚多，各是其是。有的說戰爭的發生，根據人類的自私心理。有的說戰爭的發生，是為經濟慾望所驅使。其最流行的說法有二：一是社會主義的說法：謂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市場的爭奪，原料



至不費犧牲此意。注釋A說共同權利。它不過是「願外交會議與會代表時須向本國政府請示在成立之初」起軍約案的時機。次家說任權約在約草中不加入任何足以妨害主權的條款。一切議決問題均應經過多數通過。因此國聯只能對國際會議不能解決重大問題。因為問題的發生。由於創造意見的不調和。和斗體不進步。相繼無法解決。如問題嚴重即可發生戰爭。記得一九二三年九月。國聯開會的時候。主席歐頓國聯的工作。曾說：「有人批評國聯妨害國家主權。其實並非此事。主權無限制。為國聯失效的最大原因。當國聯法庭最初組織的時候。起草委員會也曾主張判決有強制的效力。後來經過修正。國聯第二次大會通過決議。除勞工局事項外。國際法庭的判決。接受與否。由各國決定。當事國將爭端送交法庭固佳。如願以嚴懲解決問題。法庭亦無法制止。除非「道巴接受法庭或國聯的決議。他否則亦接受。另外規定。如任何國家曾與其他國家簽約。願以糾紛送交法庭解決。則法庭的決議有強制性。許多小國會接受此議。惟大國都未參加。戰事大起與國聯無關。德國不接受判決。戰事更無法避免。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美總統哈定要求美上議院允許美國參加國際法庭。二十七日本院以五項保留案通過。其中有兩項：法廷除非得美國同意。不得對托刺爾謀美利益之問題。發表「宣告式的意見」。這是代表一般國家不願主權受限制的明證。且托刺爾沙立斯傑許許鑄帝俄政策時說：「誰有權能。誰可攫取。誰有力量。誰可佔有。此為俄國政策的原則。惟我必須聲明。她的政策。與所有文明國政策。毫無大異。」所以款戰事並免。必須各國犧牲一部分主權。讓予國際權力。為謀共同福利。必須接受國際權力機關的決議。他的決議。應有強制性。」

二、民族問題重行補立了這大戰爭的原因。轉於民族方面的有二：一、獨資心國假民族主義。

要求合併他國的土地，成立所謂大種族國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將奧波丹比盧法北都瑞士包括在內。二為少數民族問題，引起紛爭。第一次大戰後和約，在中東歐造成許多不自然的境况，形成若干少數民族，被德、捷、波、匈、南開，常生糾紛，礙成不安現象。三、在大戰中大家利用民族原則，制敵求勝，種族主義，可說名目，使許多民族，不得到自主，為保障未來和平，我們對民族原則，應進行修訂。我們不認皮色血統等，為民族因素，反對一切大種族主義。拉佛斯法歷史家說得好：「民族為歷史產物，須有民族心理的核准」。在此大戰後，應根據民族自決原則，實行公允的公民判決。譬如波丹人民主張聯合，可擬其自決，似自決決定一國境界，決定一個政制較為合理。二、我們認一切民族，人數有多步，責任有大小，原則上是平等。一切種族優秀的學說，都應廢止。亦承認一切民族對他民族有破壞製的功量與權利。第二、一切可以自決的民族，應予以解放之機會。

三、殖民政策必須廢止。殖民的爭執，為戰爭之源。一、次大戰後，德國殖民地的受侵奪，使德國發生救國叛民地運動。委托代管制的欠妥，使殖民地人民貧富交望。戰後因殖民地分配的不均，使意大利法反目。此次戰後，當然無殖民地的歸還問題，也不再有殖民地的軍治配設法。兩者都會使各國過於著帝國主義的謬論。我們對殖民地問題，應有新認識。就應不以殖民地為貨物，亦不以權做軍事上的賭博。或外交上的運籌的工具。應確立殖民地的人格，提高殖民地的地位。分別調查殖民地經濟文化的精况，及對世界和當的功效果，可以自主的，予以獨立，使其自由參加國際社會。其文化低落，不能即時自主的，應由國際組織，予以管理。由國際組織派人統治。自的不在獲取者乃在教育人民，其要實業，在一定時期，得到自治機會。殖民地之名稱將在國際外交

字與形跡等變相歸差托我籌策名目，亦將不復存在。

四、軍備外交必須統制。一切軍備的存在，均主權國戰鬥性的表現。如有一國軍備消存在，無須對外戰爭。一切軍備對內為維持秩序，對外充任國際警察，因此軍備的製成，軍隊的統制，屬於國際組織。若由國際組織成立國際參謀部，計劃警察職務之執行，以外交為政治方法保衛國家權利之工具，國際政府成立後，外交的作用，只為輔助國際政府，處理國際事務之用。一切外交活動均集中於國際政府主持下的會議，同盟外交，也未作用，絕無外交，也不應存在。此點不甚實現，然要保障和平，確實重要。

五、條約信守必須恢復。近年來違約背信之事，層出不窮。有許多國家，不滿現狀，使廢武力毀約。有的國家，要維持優勢，堅主維持有利的條約。條約以武力為後盾，武力不存，條約失效。一切其他條約，都為一時便利推行政策之工具。有無要則締約，不需要即脫止。同盟條約不能禁止兩國有懷，不能使兩國受威脅。另有許多密約，陰謀，操縱世界。世界要和平，一切由信諾而成的條約，必須注重。一切不合時宜的條約，應由協議停止或廢止。條約必須公開締結，並須向國際機關註冊。條約的解釋的任務，應由國際法庭主持。違法的國家，由國際機關處。

六、經濟關係應加調整。國際經濟的紊亂，造成國際紛亂。此後國際交易，應按分工原則，互通有無，無不國家生產。應按其本能，出產必要的貨物。關稅禁禁應廢止，經濟國家主權不應有在。資源的分配，不以武力外交爭取，由國際政府處理。物資貨幣交通以及人口移動，均應有周詳的國際管理。由經濟和平，不能成立政治的和平。

我們的理想不可不高，我們的現實觀念不可缺乏，要建立和平，仍需長期奮鬥。此種工作，確是在派遣。我們引證威爾遜先生在所著「世界和平會議」的言論，作本文的論據。我們現在正對着艱鉅的專業，必需用大類的智慧，覺悟專業的偉大，多數人——包括威爾遜先生，已開始了解。將續一些動人的宣言，友誼的會議，或一二個公約，或一二個安會，能建立一個和平基礎，實為一純粹的幻覺。永久的世界和平，需要各政府的性質上及其依據的思想發生革命。我輩確切理解此點否？此點已具體實現否？這種冷靜的事實，現在的人們，被迫的去認識。

## 戰後的和平機構

張忠欽

怎樣方能維持永久和平，這是一個自有史以來迄今尚待解決的問題。近期是前進的，是向五的，美類若不早會感測，這問題遲早必須予以解決。

我們過去切切和平理想與機構，竟消失了。然而我們却不能不承認，在每次戰後，和平的理想常有進展，而和平的機構才有顯著的是否，這問題是失敗了。然而國際的組織與機構，却已超過了任何國際機構。這水陸海軍，這各省地均，這思想，必反將逐漸興起。這如何能維持世界永久的和平。

現時戰後和平機構，似係法學，且法學法學，不可知，因國際多，戰後的國際，將是怎樣的，這種情形，戰後的國際，又是怎樣的一種情形，這些問題，都不是現時可以完全答復的。但是

我們如果等到戰爭懸止，再來討論戰後和平的機構，那就來遲太遲，上次戰後的領事機構，是在一九一八年中休戰協定向未成立以前，由威爾遜史歐茲將軍等爭而而成的，但為時已過遲。現時英美德國民間權威人士，對此一問題已有熱烈的討論，中國為民主國家的第一實對此問題自不能不實地意見，作者不揣鄙陋，願作國內討論問題的前鋒，藉以引起社會人士的注重與研究。目前現時討論戰後和平機構，我們勢必須假定正如我們所深信民主國家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認為：純粹的德國、法西斯蒂的義大利與奧國軍人統治下的日本，必先完全潰敗，然後我們辦實戰到最後的和平機構，與將來世界的永久和平。任何談判式的和平，無論在歐洲，或在亞洲，均難使愛好正與自由的人士，因對戰爭的結局失望，而影響到他們參加戰後和平機構的熱誠。日俄對式的和平，將使日本德國或義大利的暴君政治與武力侵略思想存留。正如「野原」不盡止而「春風吹又生」，世界的永久和平，必須建築在澈底的和平背景之上。英美人士常謂：此後不能令德國每隔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即掀起一次戰爭；我們認為更不能放棄日本，任日德隔廿年或十五六年即擾亂世界和平一次，這不單是對於中國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這對於世界人類（包括資本人民在內），都有利益。

過去國聯機構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在於列國不願使本國的主權稍受牽制，而契約中關於削減的規定，其力能也嫌不夠。過去德日等國之國家的政治組織，必以民主為依歸（以下電碼脫漏二十二字），為達取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使列國主權受到必須受的限制，列國應竭誠接受。①戰後的和平機構中，對於削減一項，必須有嚴格的規定，任何擾亂世界和平的因素，例如所以能擔任暴君式軍人專政，主要的原由是於這些國家中人民的權利，沒法獲得可靠的面合法保護，是以

戰後的和平機構，在原則上必須注意下列三點：①各國人民的權利，必須有確實而合法的保證，使暴君或軍人無法篡奪政權。②除此以外，各國如一九三二年的九一八事變，必須迅速予以制止，勿使其滋長蔓延。

中古時代的戰爭，多為宗教戰爭與朝代戰爭，而尤以在歐洲為然。近代的戰爭則多富於國家的思想與經濟的色彩，雖然我們說，這次的歐戰，是思想紛歧的結果，是一種國際性的內戰。然而這次的歐戰，也脫不了社會性與經濟性的意義。因此，在戰後討論世界永久和平，必須注意下列三點：

(一) 列國在國際經濟政策，對外借款，國際貿易，資源供應等，各國必須採取互利的政策，不得自私與偏頗。

(二) 在工業方面，列國應採取分工合作的原則，但此項原則，必須依據經濟上的自然條件，而不依據於自私的主觀的條件。例如在過去，列國多自願居於工業國的地位，而強迫鄰國供給資源，使他們工業國的尾隨。

(三) 任何國家的經濟措施，必須因時善變提高世界一切人民的生活水準，而不為專事榨取他國在經濟專為本國謀利益。

不在政治方面，戰後各國均得保全其主權與獨立。在變化方面，各國將盡其所長，自由發展。上述為戰後的和平機構應具的基本原則，而執行此項原則的組織，至少應具備下列幾項條件：

(一) 完全廢除同盟政策的觀念，而予以承認各國在國際法下一律平等，並加以任何一國的公

是在他本國的法律下以律子管。(三)雖有國際任何國家的強大實力，足以行國際警察的職務，是在他國國際警察通過的處置，勢在必行，是以最後的世界和平的組織，便應該有上述的實力。除此外，刑律在國際和平組織之下，尚應實施「國際和平與大同思想」的教導，養成一般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然法律過去複雜的軍國民教育的弊端。但此種教育制度，必須由新的國際組織時憲條約裏，以某種限制或數種，確切不在此項規定，或長守法者受罪，至於應否創立區域安全制度之類，則有較後的實際狀況。但是區域安全制度，只能用以輔助全世界和平組織，應列在該機構之內，而不能列在該機構以外。

人類若不能維持其進步的目的，必須達到任何迥異的目的，須克服，我們對建立世界永久和平一節，必須具有幾種宗教的價值與努力。我們的努力應太，則成功必愈速。英帝國制度的樹立，及美合衆國的成就，以及中國數千年來待過鄰國的態度與方法，都是人類的奇蹟。在現時世界已因物質文明的進步而縮小，人類文化已有長足的發展，我們不能相信人類終不能停止行將毀滅人類的戰爭。

從中國方面講，中國一向愛好和平，他若過於愛好和平，以致在一九三一年時，日本乘中國國防尚未充實的時候，發動侵略。我們對於我們過去愛好和平的美德，不抱絲毫遺憾；我們的遺憾是，當日的國際組織尚未完善，不能有立即制裁，並阻止日本侵略的力量。在此次戰後，中國對於世界和平組織的貢獻將為：

- (一)參加並遵守世界的和平機構及其任何措施與規定（包括國際制裁行動與裁軍）；
- (二)以中國物質與人力，在互利的條件下，貢獻世界；
- (三)撥款外到過剩的資本，以開發中國的

富源，增加中國的生產力，並改進中國人民生活的水準。(四)接受該土業民的中國對於世界所應盡的一切責任。

在這次戰爭尚未結束以前，我友邦對於未來世界和平所願實施的準備工作，只要是互利的，中國無不樂於參加。

至於世界和平機構，詳細辦法，既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討論的，而且此次的戰爭尚未終結，不可知的因素太多，在現時，世界和平機構的詳細辦法也無討論的可能與必要，本文的目的，只在喚起國內人士對於此一問題的注意，進而與英美蘇等國的人士，作意見的交流，此種討論，將來對於各國政府的政策，或不致毫無影響。

## 抗戰勝利後的國際和平機構

鄧遠儀

在科學最昌明，殺人利器最進步的今日，人類最大的痛苦就是戰爭，現代文明最大的病徵也是戰爭。爲了戰爭，人類不知道犧牲了許多生命，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無從統計的數字，在殘暴瘋狂以侵略爲使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軍閥看來，也許這是一種愉快的事；在有仁心有同情以防止侵略爲天職的中國人與世界上頭腦清醒的人們看來，這是一種極不幸而應急謀挽救的現象。所以我們在抵抗強暴反對侵略的戰爭中，不忘計及戰後維持和平的設備，要有這樣可身而有的機構，人類才有和平可寄，世界才有真正的文明現象。



0727465

511836

辨說和平和國際的權利與義務

人類固不乏和平使者，歷史上曾有人提出過許多的和平計劃。尼古拉斯二世的和平會議，產生了海牙的和平機構，威爾遜的十四點作戰目標，產生了日內瓦的國際聯合會，佛格和貝里安斯的作戰計劃，產生了非戰公約，我們不能不感佩他們的熱心與熱忱，不能不承認他們所做的是並天憐人的事業。然而計劃是計劃，事實是事實，理想終難發生實效。世界上的野心家太多，國際間的利害衝突太甚，和平使者的理想計劃，至多祇能造一點和平空氣，使大家知道應該取消戰爭，這種需要再戰的感覺，就要算是和平使者的貢獻了。

再戰究竟是一件可能的事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為甚麼上述的和平使者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呢？能單答覆一句。就是因為他們造成的和平機構不是自動的，而是靠人運用才能動的。靠人運用才能動的和平機構，事實上已失再戰的效能。因為運用和平機構的是國際會議中的外交代表，那些代表又是各國政府的工具。國際間的紛爭，既由國際間的利害衝突而起，而各國政府決無不替本國謀利益的，希望各國政府所派出的代表來國際會議中犧牲本國全部或部分的利益，以利用和平。那至少是一種富有矛盾性的希望。當紛爭已發生時，如果和平機構尚可由外交代表運用，便們決無不用那副機構來維護本國利益的道理，否則除將他們甘心賣國。各國代表各謀本國的利益，結果徒使利害衝突更明白更尖銳，如各國勢力均高，則和平機構不能在新動作而喪失效能；如各國勢力強弱分明，則和平機構將成爲強者壓迫弱者的工具，兩者均非和平使者本來的希望。

所以真正能再戰的和平機構是要自動的，自動的方式是要在任何紛爭發生以前決定的。產生這樣一種和平機構，固然也需要一次國際會議，但這個國際會議是在國際間未發生紛爭時召集的。

福建省圖書館  
藏書

而且要求會議一次，即產生和平機構，機構一旦產生，遇糾紛時即自動發生效力，不再由國際會議或任何代表來運用機構。故在糾紛發生時，無論理國或弱國，都自然無條件的妥受和平機構的壓迫而採取一定的行動。這樣，使侵略者必敗，戰爭無延長的可能，和平有確切的保障。

現在進一步來切實建議我心目中理想的和平機構，我假定世界上是常有野心家，侵略戰爭是不能免的，我們應使被侵略的弱者，遇侵略時能立時增加抵抗力，將敵人逐出國外，但不能越國界。因為我們要下一個定義，凡派軍入他國國境者即為侵略，而不接受其他任何口實。

現在國際間用兵，往往以保護利益，保護僑民為口實，這種口實就可引起戰爭。我們現在無須討論此種口實合理不合理，就假定它合理罷，我們就在這個假定合理的基礎上建造我們的和平機構。你說你要保護，我說給你一個保衛的公共計劃。凡甲國有僑民在乙國，甲國對乙國的和平秩序要關心。如乙國受丙國侵犯，甲國在乙國的僑民，生命財產皆受危害，事業也要受毀壞或破壞，甲國為保護其僑民起見，應協助乙國制止丙國侵犯。這於乙國固屬有利，於甲國也是有利的。在乙國的外國僑民，決不止甲國一種國籍，還有其他如下，戊、己、庚各國的僑民，根據同一理由，丁、戊、己、庚各國同時亦應協助乙國制止丙國侵犯，這樣一來，丙國開始侵犯，則甲、丁、戊、己、庚各國同時助乙丙國，以衆敵寡，各國分担之責任不大，而丙國之侵略決無成功的可能，乙國本身的弱點，亦成為丙國侵略成功的條件。

其次應談協助的方式。在丙國前助乙國時，應實行派遣軍隊，軍隊被派的數目，與各國在乙國的僑民人數為比例，譬如說，甲國有僑民一人在乙國，屆時派兵一百，有僑民十人派一千，有僑民百人派一萬，餘下類推。派兵的比例，事實上還可減少，這在邊界例而論，要比確確實可



# 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

張忠絃

## ——美政府對此的幾個基本觀念——

上次大戰後，為樹立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的政治家，當首推美總統威爾遜，然而威爾遜所主持的國際聯盟，無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可惜都失敗了，這次大戰後，為樹立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的政治家，似仍將為美國的總統——羅斯福總統或其繼承者，始無論戰後世界政治的實際情形如何，至少我們在此時已可以看出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對於此一問題所盡力的方向，以及此次戰後樹立世界永久和平工作一般的性質。

在戰時，美國是同盟國家的領袖，在戰後，美國也必然是列國的領袖。我們若能明瞭美政府現時對於樹立世界永久和平工作的看法，我們至少可以了解戰後此項工作的動向。分析美政府現時對於樹立世界永久和平工作的看法，我們可以得着下列幾點結論：

### 一、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無論在方式或時期上，必須是漸進的。

威爾遜總統上次的失敗，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即為國際聯盟計劃的實施，在方式上過於架空，而在時間上又過於倉卒，譬如猶根，我們絕不能使無根的樹木繁殖，又如透屋，我們在有了計劃圖案以後，必須先將已有的木料磚石修整使之合度，決不能只求速成，而將腐爛的木料與歪斜的

壽石堆砌成屋，像這樣造成的房屋自然要倒塌的。

當時的列國，有些地勢雖黑堆積了龐大的木料或壘積的磚石，他們具有種種褊狹的傳統的觀念，習慣，甚至於對內對外的姿勢，例如美國傳統的不得入歐洲政治協調的觀念，大英帝國內部積習貿易的優先權利，以及一般國家認為主權絕對不能接受外來限制的主張等等，爲樹立永久和平，這種褊狹的傳統的觀念必須於首先加以修正，否則，木料既甚繁雜，磚石又極壘積，我們初時蓋成一樣堅固的房屋。

歐戰運道統失敗的經過是羅斯福總統親見到的，因此，羅斯福總統對於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採取潛進的方式，在他初任美國總統的一年（一九三三），國際聯盟失敗的徵兆已極明顯，對於中日兩國間的糾紛，國際無力解決，業已證明，世界大勢方興未艾，他同赫爾國務卿新主張與進行的哈羅政府與互惠商約，表示了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赫爾國務卿的聲明，與同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致加爾斯密說，公開確定了在美國外交的基本政策。

爾後，英美與美加商約的訂立，美國中立法法的修正與租借法的成立等等，其用意固然一面在於戰爭中援助同盟國家，一面也在於除樹立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障礙，或爲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結局下一閉者，去年八月十四日宣佈的大西洋憲章與今年元旦發行的二十六國共同宣言，都是爲戰後的和平工作留一張本，就是英蘇盟約，美蘇協定，以及英美中美與美比租借協定，幾無一不是有助於戰後和平工作的。

當然，列國的褊狹的與傳統的觀念與習慣，不是何時可以完全改正的，但是漸進的方式，較之速進的方式，對於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自更便利。

立世界與和平的工作，必須經過的步驟。

以次之後，保和平而努力的人們，應於國際政治方面，而忽略了經濟與社會的背景。上次戰後，許多首相到巴黎，在全世界政治界對於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注意，比兩國所推行的巴黎和約還要多。他在平立此點，羅斯福總統所提倡的四大自由，其最大點即為「需求的自由」。大西洋會議的內旨，即中五項對於經濟的人與社會的不安，必將造成政治的不安。這已是現時之政治變化的關鍵了。在此次大戰後，為樹立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的人們，必須特別注意於經濟方面。

「獨立世界與和平」五項中對紐約自由世界協會所發表的演說曾提到：「和平必須於人類一體條件的生存條件，不但是在合衆國，而且在次不列國、印度與蘇聯、中國和拉丁美洲。不但是在聯合國內，而且在雅福、義大利和法蘭西。美國國務卿羅斯福於十月十七日更引華萊士先生的意見說：「我們在戰後的問題不是生存，因為世界已提供給人類的需要。問題毋需是分配和購買力。華萊士先生更進一步主張：在戰後樹立和平的時候，動成此次勝利的兵士和工人等必須有嚴正的準備。」

「華萊士先生對未來和平的工作，也並不僅限於政治與經濟方面，即在習慣與觀念方面，也必有深大的影響。他以威爾遜先生說：「我們必須培植合理的習慣。」華萊士先生說：「這和平未來時，必須為每個世界而想，決不容有強種的。」

樹立和平未來的工作，其性質最嚴酷，則其成功的可能也愈大。這是毫無可疑的。人類應將是兩方面的，要謀人類幸福與和平，我們必須在多方面努力。

三、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必須有一國際核心。

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既然是必須概括的，多方的，而又必須是漸進的，故必須先有一國際核心，此一國際核心也許將包括三數國家，也許將包括十數國家乃至於更多的國家，但是在此次戰後，為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美國決不至再蹈上次組織國聯的覆轍，想一步即做到全球一切國家無差別的立即全部合作。

世界永久和平的終極目的，自必須使列國無差別的全體合作，但為國際和平組織的健全起見，先有一國際核心，然後由此核心向外擴展，最後使列國也能平等參加，以至於全部共同合作的境地，此項進展的程序似將被採用。

關於戰後樹立世界和平的國際核心，曾有人主張用英語國家組成，那種主張當然是過於狹窄，依照現時的情形看，此一核心在將來或即為全體同盟國家，或為現時同盟國家中的一部份，這種先有核心而後推廣的辦法，自較上次戰後組織國聯的辦法切合實際而易於生效。

上述三點，似為美政府現時對於樹立世界永久和平工作程序的基本觀念，近數年來，美政府的國際外交政策及其實施，幾乎一切都是朝着這個方向並按着這個程序走去，我至這時，英國、拉丁美洲，蘇聯以及中國等，都已無形中被吸引導入同一的途徑，倘在戰後，美國在各國中仍然沒有失去道義上領導的地位，則上述美政府對於樹立世界永久和平工作程序的基本觀念。必將在實際功能上發生極大的效力，我們必須明瞭上述的那些觀念，因為那些觀念實於戰後國際政治與樹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工作將發生指導性的作用，至於那些觀念應用於實際問題上的影響，因非這種短文所能盡述，恕不詳述了。



其次，關於建立國際警察問題，在第一項世界大戰以後，也曾有過類似之組織。其時美國威爾遜總統雖於戰爭之發而主張國際警察之和平，然該會對戰勝者所發生之激功如物，善久且不確想見。同時並有國際參戰軍人聯合會之組織，該會係主張利用聯合國力量，以消滅戰爭。欲問該會對於世界和平之貢獻又有幾何？此既又可見國際警察亦未必能有何作用也。

由上所述，可見消除大戰或與組織國際警察，只不過是戰後約祐補辦法，至於根本解決的方法，這是在於盟國的是否能協定永久之合作。須知能有永久的合作縱能維持永久的和平。欲謀盟國永久合作，第一對於殖民問題，必須要有合理之解決。盟國之間，苟有不肯放棄殖民地之利益，則於此次大戰之後，或因殖民地之分割不均，而重新發生衝突。或因各殖民地之自求解放而引起戰爭，就如此類事在在皆是。籌謀成戰爭之因素。所以此一問題如不能得到合理之解決，則欲求至除盟國與盟國間之衝突，不可辦，又何能制我侵略？更遑論維持戰後之和平乎？

第二、對於經濟落後國家之國際貿易問題，必須有合理之規定，俾世界經濟勢力得以均衡發展。我們必須使世界經濟利益互相調和，對於世界之永久和平，方有具體的保證。因為現代一切戰爭，其基本原因皆由於經濟之發展失其平衡所致也。

此外吾人認為對於戰敗國亦不宜過分苛刻，俾其在經濟上得有適宜發展之條件。倘若入新執視者持戰勝國之深閤，而非使時國之國民，而備對侵略者之經濟條件限制過嚴，以致影響於時國之國民生活，勢必造成侵略國之復仇心理。此項大戰發生之原因，即由於上述戰後和合對戰敗國之制裁過份嚴峻所致，不可不慎也。

總之，吾人欲求世界之永遠和平，決非一紙條約所能濟事，必須盟國間能互相瞭解，永久合作；凡足以引起盟國間衝突之一切因素，皆須予以澈底根除。至於盟國間之合作亦決非一句空言，必須擴充盟國軍備方可以保障和平。正如萊萊士所說：「吾人惟有保持舉世最大之陸軍，最大之海軍暨最大之空軍，始克維護國家之安全。」但此種最大之陸陸空軍，決非用以作為侵略之工具。因此萊萊士又認為獨立主義者之國家政策，皆足以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吾人不欲世界之和平則已，如欲世界之和平，非有永久合作之強大武力不可。

## 戰後遠東問題

孫科

### 駁斥關於改造世界之危險思想

上次世界大戰而後，為時僅越二十載，吾人乃再遭受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痛苦，將來戰爭勝利結束，世人痛定思痛，當必嗚咽切望能有合理而公平之善後辦法，藉以建立世界今後久遠之和平，不致重蹈一次大戰後，二十餘年間再發生二次大戰之覆轍；不惟同盟國人士有所感覺，即敵國戰敗後，其人民當亦具同感。

是故在聯合國方面，一般思想界領袖之士，均覺得有乘目下大戰正在劇烈進行中，最後勝利尚未來臨之前，應及早為謀，對世界將來善後問題詳加研討之必要，其目的則在避免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大戰終了後，戰勝國當局，措手不及，臨時應付，缺乏準備之弊，設能於事前對戰後世界改造問題之討論，能對各項問題貢獻合理解決之方案，以喚起戰時世界各國人士深切之認識與了解，當為戰後重建世界和平最有價值之事。

惟吾人應審議，上次大戰結果，戰事雖曰勝利，而和平實遭失敗，推其原委，實坐於當時世界政治責任之政治家，及領導輿論之思想家，乃至新聞記者，大都不免犯一最大之錯誤，以致二次大戰之禍端，隨戰事停止以俱來。其錯誤為何，由當時彼等所持之善後辦法，根本違反合理與公平之三大原則是也。苟不幸而此次大戰後，對世界善後問題之解決，仍不能求得合理與公平之辦法，則此二次大戰之結果，或不至為三次大戰種下惡因，吾人對過去之錯誤，倘無深刻之覺悟，力予糾正，則世界之前途，何堪設想！誠恐人類顛劫，將重演復重演，二三十年後，又爆發而為更慘酷之戰爭矣，人類歷史果循此倒退，謂為現代政治家，以及輿論指導者精神與智慧之缺憾，當非過言。

以上所陳，乃吾有所感而發。茲要數列以實吾言，深望盟方肩負思想領導責任之士，注重及之。

### 東北容許劃歸蘇聯嗎？

數月前，友人自美來渝，告余以下述一事，其言曰，美國某大學教授，對中國善後問題，曾為文載於報端，主張善後東北四省，即現為敵寇佔之偽滿洲國，應劃入蘇聯版圖，由蘇聯統制云，此文余未得親見，友人亦未詳及彼作者所持理由。惟此種主張，似以合理與公平之三大原則



葡屬帝汶島，均列入此新國之版圖。余認為如以英屬馬來亞，英屬荷屬之印度尼西亞，葡屬之帝汶島，香港而為一新國，尙屬相當合理，查此區域內之人口，多數為馬來人血統，根據民族主義之原則，應當建立民族國家，惟查葡屬帝汶島之歷史文化與人類種，均與馬來民族有異，且兩國風氣已為獨立國，其有前雖曾服屬於葡者，雖降之，下其亦出於無功抵抗之故。吾人不應在討論臺灣前途之時，將原有獨立之國家，強迫其獨立生存，而併入於新建羅中之組織。蓋不奉此議而實現，則必激發泰次之民族仇恨，演為復國獨立之運動，則此新興成立之國，即種下分裂與戰爭之禍根。由此內起之糾紛，更將影響乃至動搖東南亞洲之安全，此經以薩爾文申，對臺灣劃入此新國之主張，實在不合乎公平。為吾人所不可解者。建議者在其建議文中，對臺灣劃入此新國計劃，固亦已表示疑問，而其終案，除謂該區域在防禦設施上應加入泰國，同時在經濟上，泰國已為該區域之重要補給份子，並謂將來完全自治的小國時代將成過去，此數點外，並無其他更完善之理由，足為其建議之根據，或所以示建議者亦須再事考慮耶？

台韓容許樹膠共管嗎？

其次，尤值得吾人注意者，即第四案中提議建立一條橫貫太平洋之防禦地帶，此防禦地帶由國際行政機構管理，其地範圍由夏威夷與阿留申，經中途島，威靈島，關島，及現山日本代管等處，由聯島國管理之南太平洋各島嶼，或波多利和菲里摩爾島，直至台灣，且半將以台灣為聯合國空軍艦隊的據點，就是把台灣也列為國際防務之下，建議中聲明台灣應劃在中國關稅及金融系統中，惟不宜單獨為兩國領土之一部，土台居民亦不得投票，要案歸兩國共同處理，蓋反音理與公平之

原則，蓋台灣本為中國之領土，甲午之後，始被日本佔據，中國抗戰勝利，應當清算甲午以來日寇對我侵略歷時半世紀之所有血債，台灣為中國重要失地之一，應由中國收復，甚人當無異辭，設使抗戰勝利後，中國失去五十年之台灣，仍不能收復，則在中國之立場言，終不能承認為公平與合理。且台灣居民，全屬中國血統，居民心理，亦必希望回歸祖國，建議者目的，在建立安全設防區域，以隔離日本，使其不能死灰復燃，再事侵略，如是，當不必置台灣於國際共管之下，吾人認為台灣無須脫離中國之後，始能對此建議中之防禦地帶盡其應盡之任務，尤不應為保衛菲律賓與南洋羣島，或為保衛中國南部海岸，而使台灣不得歸回中國，亦正如吾人不欲因保衛菲律賓，而主張將菲律賓或其一部置於國際共管之下，而否認其獨立者同。如建議者心目中竟或疑懼中國富強以後，或將不利於南太平洋，而預以台灣為空軍根據地，藉其接近中國沿海，以控制中國，則此種不信任中國為愛好和平之民族，而自存猜疑心理之思想，其危險更顯顯然矣。

上列數端，為戰後世界改造危險思想之二三例證，為吾人所及見者，甚願盟邦政治家特予注意，亟盼糾正，尤望盟邦思想界人士，勿再犯此種錯誤，以杜絕戰爭之禍根，余於結束吾文之前，更欲為盟邦人士聲明，盼其切認中國為三民主義之國家，在三民主義之立場上，中國絕無任何侵略之意圖，惟救復東北四省及台灣等失地，以恢復中國領土之完整，完成民族自由解放之任務，則為中國革命數十年來一貫之主張，與務期實現之目的。其對戰後各項問題，則寧能有合理與公平之善後處置，以期一勞永逸，澈底消除未來戰爭之禍根，使人類和平相處，共享自由文明與康樂之幸福而已。

# 戰後世界建設之研究

孫科

## 戰後世界建設之研究

一、集會多數專家，依照一定約計劃，來研究戰後世界建設的一般問題，在國內可以說還是一種創舉。所以今天會議的意義是異常重大的。則論與本會的各位同志，除了十二位犧牲而補立法院同仁，就法蘭的工作大半也是研究的工作。現在由各位來擔任這個工作，是極合適的。希望各位今後能各抒心智，以使這一種工作能獲得圓滿的結果。

一、英美人士常常說同盟國家對於戰爭沒有準備，對於和平總不能再沒有準備。所以英美先後棄職之後，兩國的朝野都先後着手研究戰後的問題。在英美，不但許多專家常在報章雜誌上個別發表他們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意見，而且政府也設置了專門準備戰後世界建設的機構。民間各學術團體各大學校也都成立了類似的組織。這證明「在戰後要怎樣才可以恢復本國的安定和繁榮？」「在戰後要怎樣才可以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已成為有遠見的人士苦心焦思的問題。

如舉世所週知，世界最愛好和平的民族，要推中華民族。這不但可以從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中得到證明，而且也可以從幾千年來中國與各異民族和平相處的史蹟中得到證明。中國

其在蘇聯和平的區區領袖杜波瓦五十年來更愛了「民主」的舞團莫三民則說不能說這的樂隊中無疑成爲世界永久和平的波在方的文調而且早已買起了保障世界和平的橋樑。『中國獨力支持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就是中國支持和平的最好的表現。

中日戰爭爆發的激波，不少友邦人士曾勸告我們要計較利害，勸降忍讓，我們並非不預見在中日戰爭中將受到重大的犧牲，但我們爲選擇犧牲的時機，爲了維護世界的和平，終於舉起了正義的大旗，忍受了中華歷史中空前未有的災難；中華民族愛和平正強，絕不爲「利權得失」的觀念所支配。我們珍重自己的生存，我們也關心全人類的生存；我們爲要挽救全人類的災難，我們曾親自己擔當了艱難。我們也並非不自信度自己的能力，但我們不願放棄自己的使命。我們承受我們未嘗的災難，不爲不其演成無可挽回的局勢。所有這些說明，都不是我們自己的妄自尊大，請使她們過去時，不爲不其演成無可挽回的局勢。所有這些說明，都不是我們自己的妄自尊大，一舉來許拳擊邦人，也都不妨礙到我們犧牲的意義了。

現在世界戰爭已到了一個轉捩點：同盟國的勝利已經在望了。但是如何接受過去的慘痛教訓，在戰後建設一個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又成爲愛好和平人士的現實的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僅僅阻止了侵略，而不能樹立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就不算克盡了維護和平的責任。我們中國人已經在反侵略戰爭中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和血肉，無疑的，我們還要提供我們的精神智力，以期對於世界的永久和平，能盡到我們應有的貢獻。

人類的精神是否適合於「利權得失」的個人所屬蔽，而在這一次戰後依然給以留下將來活動的空隙，這是很難斷言的。不過「進步」是人類歷史的鐵則，推動人類向「進步」的大道行進



影響。

自然，在美國，和斯派克保持了極端相反意見的人士也很多，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佛，就是最顯著的一人。麥佛在他的新著「一連東的前途」一書中，就極力主張反動勢主義。他認為只有一個強盛的中國，才能維持遠東的和平。他以美洲為例，說是：因為有了強大的美國，南北美洲的各國才能相安無事。再如萊珍珠女士主持的東西協會發表的許多的文章，也都是反對斯派克並約意見的。另外，最近還翻譯了英阿卡爾教授的和平之條件一書，裏面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意見異常正確，並且有許多地方和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十分符合。

我以為我們研究戰後世界建設問題，對於各國關於這一方面的輿論，要加以注意。轉論正論的，我們更予以尊重；更難聽的，尤其是有害中國的，我們更加以駁斥。我感覺到這樣，我們全國的輿論界對於這個問題都很冷淡。尤其費解的是：那些負責有關的機關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甚且毫無所聞。駐蘇外的機關對於這種複雜的現象，也不十分關心。

我們知道，在民主國家裏，輿論是常常可以影響國策的。如果一種不十分正確的見解一旦成了普遍的輿論，就是能將政府的聲明致希家也無法在短時期裏把牠糾正過來。這次美國參戰的經過，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羅斯福總統實在是一個高超遠圖的大政治家，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就發表過有名的在芝加哥的演說，主要把侵略的波蘭隔絕起來，以挽救世界的和平。他知道在今日的世界政治中，美國要置身事外，是無法做到的。但是當時美國的輿論却受了孤立派意見的支配，羅斯福總統的演說發表之後，響子擊破了全國輿論的猛烈攻擊。那時，他不但不能有所作為，而且繼續沉默了好

些時候。當時他提出的中立法案也被國會通過了。到一九四〇年夏法國崩潰之時，美國的當權階級只是三十六萬人。美國的兵投法直到一九四〇年九月，才得到國會的通過。

我們看到羅斯福總統這樣大政治家的意見，都要經過這樣艱難的過程，才能為他的國人所接受，使我們不能不注意輿論影響於國策的力量。

過去這幾年，以後也不會完全同樣。所以我說我們不應該忽視英美人士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意見，假設羅斯福克曼的預見漸漸實現成強大的輿論，因而影響了一國的國策，那麼戰後的世

界乃至目前的局勢將成爲怎樣的狀態，那怕是最低能的策家也不難畫出一個很清晰的輪廓來罷！

假使所謂我實主義者的主張，得以影響到我的國策時，我想情形可能是這樣：在歐洲方面，讓蘇俄的戰領實持越久越好，誰也不要大勝，誰也不要大敗，最好要兩敗俱傷，好讓自己來做一個最足輕重的「漁翁」。

最近我曾聽到一種奇特的論調，說走第二戰線要等到蘇聯能夠獲得決定勝利的時候，才需要開戰；這說大約是斯派克曼的一類理論的引伸。在太平洋方面，自然要

支持中國，否則不成其爲均勢了；可是像最近盟邦許多明達政治家所主張的儘速儘先援助中國，加強中國的反攻力量，却必能震驚病鷹，因爲這是決定「均勢」的天平。至於最後呢，自然還是要準備禦侮的舊路，一切都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來權衡；需要制甲時，當然可以聯乙；需

要制乙時，也不妨回頭聯甲。——這是均勢的精義呀！

光爲自己的眼前利益着想，這種打算的確是十分高明的。牠可以保證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麼？不能！因爲這是看戲的舞臺。

人類進步的一種標誌是：人類能夠避免重蹈過去的錯誤。上述的均勢要麼可以奠定世界的永

久和平，那麽這一次世界大戰就沒有發生的可能。上述的論點，主要是說，那裏我們和盟邦的戰士的鮮血將是白流了，全世界人民的一切犧牲將是浪費了，許多偉大政治家的理想也將化為天空中的一縷青煙了。

三

我們中國決不做這樣的打算。我們的願望是極其簡單的。我們只能容許全人類和平相處，則這一切，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我們相信，我們就是地希望後同英美蘇各主要邦永久保持團結一致，無保留地應用太平洋憲章的精神來樹立遠東各國的和諧關係。對於日本，我們的理想辦法也不外兩途：第一個辦法是

以平等力量維持遠東的永久和平。如果這種希望落空，那麽我們採取第二種辦法，就是使

日本的力量，從她永遠不能再威脅和平的動向。

我們相信，我們就是地希望後同英美蘇各主要邦永久保持團結一致，無保留地應用太平洋憲章的精神來樹立遠東各國的和諧關係。對於日本，我們的理想辦法也不外兩途：第一個辦法是

以平等力量維持遠東的永久和平。如果這種希望落空，那麽我們採取第二種辦法，就是使日本的力量，從她永遠不能再威脅和平的動向。

我們相信，我們就是地希望後同英美蘇各主要邦永久保持團結一致，無保留地應用太平洋憲章的精神來樹立遠東各國的和諧關係。對於日本，我們的理想辦法也不外兩途：第一個辦法是

以平等力量維持遠東的永久和平。如果這種希望落空，那麽我們採取第二種辦法，就是使日本的力量，從她永遠不能再威脅和平的動向。



最後，我想簡單地把個人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幾個原則上的意見談一談，藉供各位的參考。最主要的，我以為戰後的世界必須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世界上還存在着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那麼統治民族之間的傾軋撲奪，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之間的仇視怨恨，就無法消除。在這種局面下，世界永久和平的實現是無從想像的。所以要建設戰後的新世界，奠定人類繁榮的和平，我們必須徹底消除軸心帝國的種族理論，必須徹底實現大西洋憲章中民族自由平等的原則，對於落後民族，先進的國家應以平等的精神予以提攜協助，儘速使她們趕上世界文化的水平。蓋蒂托入愛羅入和自已六塔，這是人與人相處的箴言，尤其是國與國相處的寶典。歷史告訴我們，說空話，把自已的繁榮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誰就要自己受到痛苦的懲罰。行將到來的軸心國家，不論就是這一種或那一種。

其次，我以為戰後的世界必須建立在人類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基礎上。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兩個工作要做。第一，必須普遍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換言之，就是要讓每一個國家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階段，都能夠得到平均的發展。第二，不要僅僅片面重視生產的合理化，而要兼顧消費和分配的合理化。這中間的理由是而取明瞭的，就是：如果消費和分配不能合理化，那末單注重生產的結果必然會引起國內的紛擾，並必然會引起對於落後民族的損害。如果一國在國民經濟各個階段的平均發展，而落後民族反成為落後民族掣肘的對象，則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將無法阻止戰後世界經濟的繁榮。反之，各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平均發展，消費和分配的合理化，結果必然會提高人類生活的提高，促進國際間的和平的繼續發展，而各個國家試以中興為例，戰後中國的經濟繁榮，是能夠逐漸走上主義的願望。其結果將使中國人民普遍地提高；中國國民經濟

各部門的同時發展，中國將不僅不回到閉關自守時代，而且還會擴大中國與經濟進步國家的經濟關係。所以以爲在戰後世界建設中，我們必須消除納粹德國的「區域經濟」和軍閥日本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一類的思想。因爲這種思想和全人類普遍的幸福生活是不相容的；因爲這種思想必然會使一國忽視自己國內消費和分配的合理化，必然使一國利用自身的經濟力量壟斷別一國的經濟發展。

我們檢討第一次大戰後和平工作的失敗的主要原因就不外是忽視了上述的兩個基本原則。我說過，人類進步的標誌是人類能夠避免重蹈過去的錯誤，所以現在我們研究戰後世界建設問題，一定要嚴守上述的原則。

我也說過，人類是否還要在這一次戰後給敵強留下活動的空隙，是很難斷言的，但總動入頭走向「進步」的大道，總是每一個人應有的義務和權利。今後我們對於戰後世界建設問題研究的結論，是否將爲大家所採納施行，也是不可預期的，但是我們却不能不盡我們的最大努力。因而，我希望各位對於這件工作不要「奉行故事」，並且預設本會能有後異的成績。

## 論戰後新世界的建設

掃蕩報

美總統代表威爾遜氏演說已有一週，一星期來，全國瀰漫着一種愉快的空氣，其熱烈與興奮，誠非筆墨所可形容。今日中美兩大民族正比肩担負世界興衰存亡的大任，威氏代表彼等元首，

此來對今後設局乃至戰後新世界建設問題，自有良好策劃，我們於威氏屢次講演之中，發見威氏坦白設想的態度，極深敬佩，而對他一再提及的戰後新世界建設問題，尤感興趣，特綴數語，以申其說，並誌感謝之忱！

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戰後新世界呢？威氏在其廣播詞中說：「我願意盡我餘生之力，促進戰後新世界的建設，使各國都能自由選擇，其政府有經濟的獨立權，並具備必要的物資，以期人的生活程度可以逐漸提高」，這即是說：戰後新世界就是各國獨立自主富強康樂的世界，這種「新世界」的理想絕非德日所謂「新秩序」那種獨霸與侵略的理想；而恰與我們立國精神一致，求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剝樂。對於這種決定永久和平的新世界理想，我們能擇友邦人士攜手共求實現，此不償過一代中美兩國人民同感愉快，即前代先哲美國如林肯總統，中國如 國父孫先生，九泉有知，當亦含笑。集「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成自由、平等、幸福的世界，這個新世界，我們有促其實現的絕對義務！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總統也曾致力於戰後的國際和平，其結果終不至於二次大戰的慘殺。此無他，大家在最初沒有實施其所提條件的準備而已。現在我們不談建設戰後新世界猶可，一談，我們就必需準備以至誠的態度為戰後和平致最大的努力，而且此刻必須有一全套的方案，此方案可分為兩本者，有去年八月十四日宣佈的羅邱宣言，該宣言主張純粹的專制必須予以最終的毀滅（第六點），侵略國家軍備必須解除（第八點），又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政府及其他與希特勒政府有關之各國現時所採取以武力征服世界政策，必須打倒（宣言前文）。我們同意以這宣言為基礎，作建設戰後新世界的目標。戰時早作平時準備，聯合各國向一個

且標共同出發，未來的世界和平，才真正的可以樂觀。

至於「如何對付過去帝國主義的陳腐制度，以建立未來之世界新秩序」，威氏亦曾提到，這是威氏較威爾遜總統能够了解大勢之處，我們覺得美國在今天，對世界同盟各國，應當更大膽更開明的行使其國策，如放棄在華特權，當機處置英印問題，這都是避免帝國主義陳腐制度的具體行動，應非必爾爾此，中國人民更樂於見到這種動作。

最後我們對於威氏所云：「美國更應進一步聯絡貴國以及其他同盟國家，努力解決上述的問題，使貴國可以完全解放，使其他現正遭受蹂躪的國家，也可以完全解放。」這是正確的！但爲了整個同盟國的勝利計，我們以爲美國自己還應當拿出力量來向侵略者作無情的反擊，正如威氏對我們數千陪都的大學生所云：「我們決不能輕而易舉的得到勝利，同時毋庸說，我們很希望有大的犧牲，因爲只有這種大的犧牲，才有真正的偉大勝利！」

威氏此來，自其談話演講中，知道他對戰後的和平問題，亦即戰後新世界建設問題負較多的使命。我們祝威氏此行成功，爲世界永久的和平奠定基礎！

## 戰後的世界建設

大剛報

關於戰後的世界建設問題，在我們中國一般的看法，以爲茲事體大，討論的時機尚早。而在盟邦期已成爲目前政論中的重要問題。昨天羅斯福總統代表威爾遜氏對我們全國民衆的廣播，對

於這一問題非常的重視。他指出戰後要如何避免過去的帝國主義陳腐制度，解放各殖民地，以建立未來世界新秩序，美國必盡力與各同盟國求其實現。這種表示，尤為具體而坦率，反映美國人民偉大的抱負與風度。值得我們佩服。

我們中國立國的奮鬥，一向就是不辱強暴，不崇強暴，崇尚王道，反對霸道。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自求獨立解放。強盛之後，還要扶助弱小民族解放運動，共同消滅帝國主義，以求大同世界的實現。我們對德抗戰就是根據上述的最高指導原則而成爲堅定的國策。

就大體上說，羅邱大西洋會議宣言中，已被世人視爲戰後世界建設的指針。而羅邱宣言所包涵的精神，與我們的三民主義精神可說是一致。宣言中的八點，除第一點英美聲明無領土或其他野心。第七點「海上自由」以外，第二第三點民族自決主義，及第八點放棄武力政策的必要。實爲民族主義的一部。第四點貿易資源平均分配，第五點經濟合作以取得高產勞工標準經濟進步及社會安全。第六點建設一種使個個民族得以安全生活，並得免於侵略及饑饉之懼。這都具有大同世界，及民生主義的理想。

在羅邱宣言之前，羅斯福的演詞裏也有一段包涵了民族主義的意義。他說：「我們相信獨裁者大言不慚的呼喊着狂言，他們是世界一切民族的主人。將來事實會證明他們的狂妄和無聊。不論過去，現在，將來，決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做其他民族的主人。任何國家，若因他的面積廣博，兵力強大，就可以在世界上高視闊步，統治別的民族，是決無此理的。我們相信任何國家，不論大小，都有保護自己獨立生存的權利」。這種政治理想都表現與我們中國三民主義的理想相同。具體的說，就是如羅爾基氏廣播所言避免過去的帝國主義陳腐制度，解放各殖民地，以建立戰後

世界的新秩序。

中國六年來的抗戰，已把世界打起了重大的變化，戰後的帝國主義決無法維持其舊的統治。因為這一次戰爭不是像上次世界戰爭一樣的帝國主義的分贓的戰爭。這一次戰爭是很明顯的反抗戰爭，也就是民族解放戰爭。

這一次戰爭的特色，就是殖民地民族也都給武裝起來了，如印度如菲律賓都有強大的土著軍隊，在烈國將領指揮之下拚死抵抗侵略，這就是由於他們已經明瞭是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戰，不是為更換統治的主人而戰。

我們相信殖民地解放，雖然帝國主義者可以反對，可以阻撓，但是決不能停止這種運動，不能消滅這種呼聲。因為我們中國已經抗戰六年，得到了患難與共的盟友，共同為民族解放而努力。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中華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優者也。中華土地，世界之至廣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又說：「以我四萬萬優秀之民族，擁有四百五十七萬萬方哩之土地，為世界廣太的富源，正所謂以有為之人，擁有為之地，而還有為之時者也」。這些諷刺是我們現在對建設戰後世界責任上應有的自信心。

美國同我們中國一樣的廣土衆民，而且有同樣的政治理想。此次威爾遜訪華，更促進兩國傳統的友誼。中美兩大民族共同為戰後的世界建設而努力，則未來的世界，必不致再有戰禍之發生。由這次世界大戰定可以進於世界大同。

## 重建新世界

江西民國日報

威爾基先生於三日晚，蔣委員長招待席上，讚頌我們領袖領導抗戰的功績，及我國士兵抗戰的英勇，這是每個中國國民所銘感不忘的。威爾基先生對於聯合國及同盟作戰目標，闡述得亦非常透切。他說：我們知道祇有所有民族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才是值得爭取的。我們知道祇有所有民族的安全，有合適良好生活權利的安全，才能保證我們在以後的年代中無須再行作戰，「當然的，我們作戰目標絕不在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我們是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自由和安全而奮鬥，能夠爭取這樣的自由和安全，才可以永斷戰爭的禍源」。

我們早已看透暴敵的侵略計劃，決不止中國一國，其挑戰區域，當然不僅限於大陸，故認定九一八事變，是暴敵向全世界挑戰的第一次警戒，七七事變，是暴敵向全世界實行軍事行動的開端。七七事變不但是中國的最後關頭，同時又是全世界的最後關頭，換句話說，是全世界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自由與奴役的分水嶺。我們果能立定主張，爭取自由安全與從事戰鬥，以實現自由安全，則全世界即可從野蠻黑暗奴役中救出，否則我們永墜深淵，莫能自拔，中國所以奮起抗戰，與美國所以毅然參戰，是由於同一動機與君法而來的。

我們抗戰的確艱苦，可是我們相信人生只有苦幹，才能打開出路。我們每一國民，都拖着苦幹的信念，所以六年苦幹，也不覺困苦，並且反從苦中得到許多興與興趣，抗戰以來，是我們

革命過程中的一階段，我們過去用苦幹精神來肅清國內惡勢力，現在我們也要用苦幹精神來毀滅國外敵人，我們的抗戰，是掃除障礙，我們需要大的力量，而且需要長的時間，我們本來是一個物質建設落後的國家，假使不於抗戰中力深足以適合長期抗戰的建設，則不足以適應長期抗戰的需要，因此我們不能不同時進行最艱鉅的工作，我們工作雖極艱鉅，但我們信念則極堅強，我們自信必能完成這兩種工作。威爾基先生此次從西北到西南來，已經看到我們大後方民衆的堅決信念，與進取精神。並且斷言：「這決非洪水猛獸或日本人所能遏制」，判斷敏銳，令人欽佩。同時威爾基先生又看到我們迫切的需要，所以在中央訓練團講演時，特別聲明：「現在美國生產量已超過我們想象的數字，中國抗戰五年，我們應該有援助的義務」，更斷定的說，「在黨與時間方面，以最迅速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最多量的武器運到中國來」。這的確是一個好消息。威爾基先生又指出此次旅行的目的，共一是希望創造戰後的新世界，使人類無分種族信仰膚色，均享自由平等，這一問題是當前我們所應該考慮的，我們不但有共同作戰的目標，而且必須有如何實現這作戰目標的具體方案，威爾基先生說：「前此次戰後仍恢復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情形，如同勞力範圍委任統治地等方式出現，則此次戰後仍恢復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情形，如同時的見解。因此而有創設一個自由平等和平的新世界重要的責任。我們切望威爾基先生在此次偉大的旅行中，可以得到各方面切實的意見，而且可以完成一個有力的結論。

我們相信威爾基先生在極短的帶留期間，可以深切體會我們抗戰的決心與重建新世界的理想，彼此能加深這種理解，則中美兩國在戰時及戰後必可完成其所負的重大任務。

## 怎樣重建新世界

欲救歐洲，必須打倒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但若說此次戰爭完全是因他們兩人而起，那裏沒有了解這次戰爭的性質。這次戰爭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啟幕的部德老練的軍演，一半是舊帝國與新帝國奪取世界霸權的鬥爭，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文明破壞的宣言。他證明以獲取利潤為動機的行爲，不只能產生公正和平的社會。它證明有一種特殊力量，阻礙我們不能接近科學所透的福利。民生與自由經過了四個世紀的堅苦奮鬥，方始獲得普遍的崇拜，但若不剷除這種特殊力量，民主與自由的號稱完全虛假。

任何人若果考察一下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目的或遵法行動，他一定會得到一個結論，覺得凡是對抗他們兩人的國家，比較地是站在民主與自由的立場。我們的生活方式誠有可以發議的醜惡或不公平的地方，但醜惡不公平的事情，莫過於獨裁制度所賴以建立的那些基本原則。因此我覺得一定有很多人認為打倒獨裁者。我們的功業已經完滿，但我要鄭重聲明：打倒獨裁者尚沒有根本剷除引起這次戰爭的所有原因，若不解決積積根本原因，我們今日所奮鬥以求解決的糾紛，仍舊會發生。軍事勝利尚不能使我們滿意。奠下永久和平基礎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這種勝利，需要我們重行建設新的社會秩序。

義大利或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根本都是擁有特權的不法之徒，爲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而



抹殺大衆合理的要求。當經濟制度引起生產與生產者之間發生矛盾的時候，大衆的要求也就起來了。一個社會到了這個地步，就不能以資本主義的原則去滿足大衆的期望，或大衆於是欲運用政治力量以重建經濟體系。他們的要求，對於特權者也就成了一种威脅，這些特權者失去利益的特權者就去請求那些無法記者的保護，以對抗這種威脅。無法記者因此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他們對於財產制度既不能作全盤的改組，就同樣地不能滿足大衆的期望，於是就不得不採取獨裁，以抑壓人民的怨尤。次之，不能不對外作軍事冒險，對外侵略，往往是獨裁者解決內部糾紛的手段。

我們的執政者應當及時了解一個中心問題；我們這個時代，其演變將產生一種決定性的結果，重要一如古時羅馬崩潰或歷史上中產階級勃興的那個時期。我們現在應當爲了全人類的幸福，計劃一個經濟與社會的基礎，否則將產生一個新的黑暗時代，處處謀目無法記者來統治我們。一種制度，如果使科學進步不爲人人所享受，大多數民衆陷於貧窮與愚昧，在上者以妨礙人類尊嚴的手段保持他們的特權，這種制度早爲人們所厭惡，誰都不願它繼續下去，就決不能獲得人們的擁護，我們的問題是能不能利用戰爭這個難得的機會，奠定一個新社會秩序的基礎。

像軍事勝利尚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爲現在這個時機有兩個極大的便利：第一、它提供我們一個公正社會的展望，這個展望，其中包含着希冀與鼓勵，這就產生一種堅強的力量，而大有助於目下的奮鬥。第二、使英國能在歐洲人民，尤其是被征服民族之前，提出一個新的公平社會秩序，這當然決不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所能設想的，於是大家覺得祇有英國勝利，前途才有希望。心向英國，當英國實行反攻的時候，必斷爲其前驅。這就是說，我們的任務是替歐洲革命做

一個準備工作，在打倒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以後，創造自由的新時代。

獨裁者的希望是建立在恐怖與勝利之上的。祇有繼續勝利才能維持恐怖的威力，但這又依賴了被壓迫人民的希望。我以為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破壞獨裁的勝利：一是用事實去證明獨裁者是可以被人打倒的，二是在軍事努力的後面，輔以崇高的思想，使被迫忠順於獨裁者的人們，轉而效忠於我們。易言之，我們精神方面的攻勢常與軍事攻勢同時並進，我主張先要擴充獨裁者所把握的被征服民族對他們的精神信仰，讓他們覺得我們勝利後，他們將從不良的生活立刻轉換一種良好的生活。

我作此主張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們希望戰勝，就不得不如此；第二、若你把獲得的勝利作積極的利用，也莫善於此。

當我們打敗敵人之後，就必須得到他們的合作以完成我們的共同事業。結束戰事而無穩定國際關係的心理基礎，就等於白打，我們的工作，是於各種黨派之間找到共同立場，和衷商得同意，而實現我們的社會改革。第一要調整生產者與機器所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這一點做不到，戰後的復興問題將使我們加倍困難；且因戰爭的消耗太大，大大減少了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於是將感棘手。

不僅這樣，我們恐以公正的社會秩序引起了大家的期望。許多人，尤其是貧苦者，受了很大的犧牲，我們實美民衆忍受苦難的英勇精神，而且答應他們戰後予以償報，至少我們須履行這些諾言。

然而戰時的世變無窮，當猶不能希望任何一國的政府，除了定不接近解決的一般原則外，完

成更多的任務。戰爭結束，自然希望和平能永遠維持。永久和平的國際秩序就不允許任何國家要求壟斷特權。各國應當同意：凡是有關大家的問題讓大家來共同決定。我認爲國際新秩序應有一個最高的行政機構。軍備尤其是空軍，謀他法統制。餘如關稅，通貨，移民，勞工待遇標準，分配原料等共同問題，也不能讓任何國家獨霸。英國應當儘量把這種原則加入到來日的和平協定之中。將來的和平協定戰勝國與戰敗國之權應當基於平等地位自由的商討，切不可讓戰勝國地等條款使戰敗國爲難。最要緊的，須使各國明瞭，不論其強弱如何，基本的組織決不能違反自由原則。我希望英國能儘量供獻它的資源，重新建設殘破的歐洲；我願意美國領袖能根據人權的原則。把那些尚未設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由國際共管。

我建議我們重建歐洲新秩序，應當認識五個原則：一、凡是與國民生活直接有關的事業應排除牟利的動機，重行改革既存制度，這裏面包括公用事業，煤及電力，交通與土地所有權等。二、我們必須大大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剷除目下各學校的階級分別，使人人有自由受中等教育的機會，而且要增加國民受大學水準的訓練機會。三、我們必須大大發展公共衛生制度，尤其要注重營養問題。四、我們於戰後必須爲大衆解決住的問題，不能讓地主房東的操縱與居奇。五、戰後的新經濟計劃必須保證不能再有大量人民失業的現象。

我的辦法完全是循和平途徑調整生產與生產者的關係。不必剝奪私人權力，也無須沒收財產。從心理的基礎漸次革新，必可避免改革過程中的衝突。

（譯自美國民族週刊）

## 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李友邦

美國著名民衆讀物「幸福」雜誌，於去年八月間聯合「時代」與「生活」兩大雜誌的編輯，發表戰後和平方案，其中包括兩個備忘錄，一個專門討論戰後英美關係，一個完全討論太平洋關係；前者詳論大西洋和歐洲的問題，後者有將南洋羣島嶼建立新印度西尼亞國，更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全文範圍雖大，然動機欠光明，方法少合理，對戰後中國領土主權之處理，尤爲荒謬，此項提議，實爲帝國主義殘餘思想及歷史榮榮之自私交織而成，近似狂響，原無足奇，第以該三雜誌在美確有大景讀者，其思想影響所及，當不在小，吾人實有糾正之必要。關於東北四省劃歸蘇聯，非本文範圍，今試就台灣共管問題，予以指摘。

原文第四章提議將「夏威夷向西，中途島、威克島、關島以及日本代管的島嶼、琉球、小笠原羣島直至台灣」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並且說明：「……國際行政當局應接收島上所有日本財產……爲了尊重中國的優越的利益，台灣應劃在中國關稅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爲聯合國審要以它爲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雖然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由於台灣的國際地的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他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得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這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據第四章的說明，是爲了「……供給菲律賓一種比他自己最近未來

所能建設的更爲有效的防禦能力」的「這一種保衛菲律賓的方法」。故不願破壞盟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盡改變友邦的歷史版圖的無賴。在第五章中更明白地指出：「我們在亞洲的目的，不僅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的堡壘，而且是對日本實行嚴光遠大的政策，使任何侵略根本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彷彿說要建立太平洋安全防區，將日寇與出產豐富地區的南洋與中阿隔絕，使之不能死灰復燃，好讓台灣不與其父母之邦的中國脫離，就不能盡其在太平洋應盡之防禦任務似的；而另一方面，則對菲島靖變方法，將「成立一個商約來代替獨立法案中的經濟條款」；「務使其一政治上獨立」與「經濟上自由」，爲的是有把握在戰後菲律賓的斷、椰子油的生產以適應美國人爲市場以外的市場需要」。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帝國主義思想的滄流與「歷史光榮」傳統的自私在作祟，把死去的世界從墳墓裏再發掘出來的把戲。所以儘管他們在第四章末聲明：擬建立這一個設防島嶼連接而成的橫越太平洋公路，不是想在東方造成任何新的「均勢」，但我們決不會給盟期寬綽了視角，失却透視的能力。他們提議的作用，在這裏必須給予指出：在使台灣脫離其祖國上，充分地對中國是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惟怕中國奮發以後，將妨礙其在南洋的利益；故先事拆除我東南海疆的屏障。攫取中國南部國防海空軍的根據地，以保留其控制中國的地位；在東北四省劃歸蘇聯上，則將在中國北部爲美國對日寇設下一個強有力的屏障。同時如果照案實行，則將使中蘇難以和平相處，他對日寇始終沒有把「解除武裝」放在第一位的決心；只企圖在威嚇、利誘以及隔離、防禦上來找出解決日本事件的辦法，不願要主國威信的損害，大西洋憲章尊嚴的掃地；「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權讓與者，（英美）兩國俱欲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這誰要歪曲它，誰就失却了決

勝的力量！

這個方案，雖不一定能成事實，但其反應，給予聯合國作戰上的幫助，必然抵不上蒙受的損失。第一、他否認台灣居民四十八年如一日的革命的要求，更否認中國五年半堅苦抗戰的紅意，他將聯合國之間起着不可解離之關係，第二、他給予聯合國失地上一切仍組織對淪陷區人民以侮蔑該國政府之宣傳，一如汪逆偽組織之對中央政府親美之不當然；第三、當大西洋憲章宣佈以後，軸心國即在廣播中諷刺此項文告為第一次大戰中威爾遜總統所倡之「民族自決」的重演。如今該三雜誌竟以以役世界，分割國族為戰後和平之保障，軸心國將更可以此為有力之破項了，第四、台灣如為了菲島及南洋羣島之保衛，而不得回歸祖國，則美國必然在太平洋上以另一種姿態為愛好正義民族之敵；第五、兜過自己行動的恐嚇的大旨，是便利日閥對歐戰了的華民作激發的宣傳資料；第六、「時間在太平洋上是有利於日本的」。此項提議，徒為盟友間預伏造成一種不應有的糾紛，分數反攻力量，就是給予日寇以坐大良機。此外如對朝鮮越南緬甸之處理，均足以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戰禍，人類浩劫之火藥庫——東北四省。這些，不能不說是聯合國家思想與論界對和平上的欠忠，對作戰上的失着。我們呼籲全世界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化工作者，給一切有害於聯合國爭取勝利的思想以嚴格糾正。我們必須配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戰事上雖勝利，和平上實失敗。我們反對披着和平外衣的炸藥血腥的「善後主義」。這是我們對和平應有的責任。中國為國難和平重建的要角，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為了領土主權的完整自主，我們必然要繼續奮鬥。台灣及東北等失地不取復，中國的獨立自由境地仍未達到，則中國必然不放棄戰爭！因為三民主義國家的立場，無侵略他國的意圖，但有恢復本國領土主權之決心；中

華民族無奴役他族的野心，但有爭取爲自己主人的天籟，故日寇佔領事件，不能影響中國的史頁版圖，更不能影響我們民族一貫奮鬥的方向。

我們要戰事的勝利，更要和平的成功，我們之所以堅決地反對這個滿佈殘殺爭鬪的提議，就是爲了拒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一個忠於世界和平的民族應該是一個較會記取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的民族，在不公平的立場上是建立不起真正和平的，同樣，在不合理的原則上，也建立不起永久的和平的，艾登會這麼警惕我們「要產生世界長期的真正和平，最緊要的應該排除倚賴過去光榮，獻惡新理想的錯誤心理，尤應防止戰爭一旦結束後，疲立與自私的觀念的復活」。

是的，舊的世界雖已死去，但我們目前還要防止其在活人的腦子裏重新活躍，我們不容許任何國家用一切古老的不澈底的手法來處理戰後世界的新秩序！

## 戰後世界文化的趨向

毛禮銳

簡單的解釋，文化是人類活動的總成績，凡學術思想，行爲習慣，以及生活的方式和用具等，都包括在內。文化的力量很大，小而言之，每個人都受他的支配；大而言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盛衰，都視其文化之高低而定；一個國家要強盛，必先建設其文化；世界要改造，亦必先

改造其文化，德國人、日本人，並不是瘋狂，是受文化力量的指使，顯出好戰和侵略的野性與罪惡。愛國精神與「超人」思想，是德國的傳統文化；太和最和武士道，是日本的傳統文化。今天德日的侵略戰，大部份可以從文化的觀點去解釋。另一方面來觀察，軸心國家的火併，也是我們的盟國放廢助德之所致。然而我們的盟國，為什麼早不合力制裁，坐視兇殘日熾，到今日才來聯合對付呢？這也只有從文化的觀點才可以解釋。

這些情形，自「九一八」以後的國際動盪，都可以證明，再說到中國吧。這樣一個虛弱的國家，為什麼能够單獨抵抗頑強的日子，而堅持到這樣久呢？這也不能不歸功我們的文化，中華民族固然酷愛和平，企求大同，但一至危急存亡的關頭，總會有英雄豪傑挺身抵抗，國民也能立刻團結共禦外侮。索考往史，大都如是。

戰爭和文化的關係很大，能破壞文化，也能創造文化，每次戰爭都是人口的大移動，文化的大混合。試一考究西洋文化的發展史，羅馬帝國的東拓，匈奴帝國的西進，都有功於東西文化的混合，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又何嘗是純粹漢人的文化？歷代南使北伐，戎俗夷風，都流傳混合於漢族的文化裏面了，若元代地跨歐亞兩洲，對東西文化的混合，又何嘗沒有重大的影響呢？戰爭不但促成文化的混合，而且促進文化的改造。文化原是流動的，富有傳染性，那怕任何保守的民族，假使有一種外來新文化傳佈來了，而這種文化又為本來文化之所不及，那終久是要接受這種新文化的。不過在平時幕籟文化的接觸傳染，其混合速度很緩，要經過長久的衝突才會被採納。並且靠這種方式，不容易在短期間突創一種與舊文化衝突性更大的新文化。若經過戰爭之後，便可以縮短文化混合的程序，並且創造新文化的可能性也更太。因為戰爭可以刺激人們對於舊文

化的反省，增加人們對於新文化的認識，擴大人們的眼界胸襟，使創造力隨處保守力。例如歐洲中古時代的十字軍運動，使大批的歐洲人和東方文化相接觸，引起了好奇心，引起了對於現實世界的注意，宗教生活漸被懷疑，現代的人本精神漸漸抬頭，加上別的力量便造成了現代的西洋文明。上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無論勝敗的國家，都對於自己的文化下了一番檢討，引起了不少的改革。有的改變政體，有的提倡國際和平。就是我們中國，也顯然受了重大影響，如「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教育宗旨由軍國民教育變為發揚共和精神，是顯明的例。

這次世界大戰的規模比以往大，其影響亦必更大。固然我們不能存過大的奢望，以為這次大戰是世界最後的一次戰爭，以後可永享和平，戰爭愈慘酷，人類所受痛苦的經驗愈深，以後便不願意再有戰爭，這是心理學上的原則。可是有些人類的行爲，不完全受這個原則的支配，希特勒和日本軍閥何嘗不知道戰爭的殘暴呢？但是他們不顧一切犧牲，來滿足他們好戰的野心。在我們抵抗侵略這一邊，那更是不能以怕犧牲而願求和，於是你死我活的長期大戰，仍不能免。所以我們不能斷定，人類從此可以永享和平，絕無戰爭了。但是，戰爭的痛苦，是可以使人反省的，也有避免未來戰爭的功效的。上次世界大戰後，和平的要求很高，雖然國際聯盟沒有達到任務，但全世界人類權在希冀和平，不願再有戰爭，所以各種反侵略及和平運動的團體先後產生。這次大戰本應早已發動，其所以遲遲實現者，人心之不願捲入戰禍，也是一個原因。我同盟國家係被迫聯合作戰，抵抗侵略，則其所感覺於未來和平的重要性必更深切，更由於這種感覺而體認過去一切和平障礙之所在，戰爭因素之為何。各個民族國家，也必從這次戰爭中來檢討其文化的優劣，加以一番選擇。

中國的文化，西人向來缺乏真切的認識，只是概括的認為是落後的國家。民族的輕視，橫豎的侵佔，都由此而來。西人雖然也有對中國文化認識較清楚的，喚起他們同胞的注意，但終於沒有什麼反應，依然如故。可是在五年多抗戰以來，給人家認識了，中國真是一個神秘的國家，天災人禍不斷的發生，生產技術這樣落後，政治及教育等等條件都離「現代國家」的標準很遠，為什麼能夠單獨抵抗準備了幾十年的暴日呢？這件歷史上神奇的事，不由得西方人士不去研究，恐怕不但我們的盟友會這樣好奇去研究，就是輸心國家的侵略者，也會吃了一驚，要求明白其中的所以然。據說希特勒就派遣學者到中國淪陷區調查研究，認為中國的家族組織是一個制勝的力量。中國在這次長期抗戰中，吃的苦頭難處很大，而所得却更多，並可以自棄了，一方面給人家認識了我們的文化，一方面增加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更一方面促進了我們採取西洋文化的決心。從前對中國文化的改造的議論紛紜，有的主張純粹西化，有的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純粹西化之說，於理固不合，於勢亦不可能，那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改造，能够一刀切斷過去長久的文化傳統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雖然是以本國文化為中心，採取西洋文化，但是文化是一元性的，不能二元的存在，所以今後中國文化的建設，必須根據本國固有文化，吸收西洋文化的優良部分，混合成爲一種較能適合生存條件的新文化。

參加這次大戰的國家雖然很多，而主要的：在軸心方面是德、義、日，在同盟方面是中、美、英、蘇，今後掌握世界大權的必為同盟國，而在文化方面，則必為各民族國家文化所混合成功的一種世界新文化。這種世界性的新文化，其質素是世界各種文化所昇化的結晶，淘汰了一切污濁的成分，使人類在進化的程序中登高了一步，較能得到美滿的生存。各民族文化的特質，不

能設從此就滅，這是不可能且亦不必要。不過凡有妨礙於人類共同生存的文化，應該消除；人類共存共榮的文化因素則必須接受。各主要國家的文化，都有其卓立於世界的特質，這些特質有的只能供給本國之用，有的則可供獻於世界全人類。譬如英美的「民主自由」是應該成爲世界文化，而英國的內閣制，美國的總統制，則不必求全世界的統一。中國的家庭制度，不必叫別人效法，而其要和平期大同的文化，則爲世界性的文化所必具。又有應該消除的，如民族的歧視，優勝劣敗的觀念，帝國主義的思想，以及種種不合公理和人道的制度，都應該掃除。西洋的工商文化，過於重實利而輕道義，以致國際間的矛盾不能剷除，上次大戰以後，列強仍在工商業上競爭，經濟上只求自己富足，不顧他人生存。今次大戰遂無法幸免。中國重道義而不講經濟建設，遂坐視國貧民困，引發列強的侵略。科學的工商業文明，非配合着精神的道德文明，則科學愈進步，人類的殘殺愈甚。所以今後世界的新文化，必爲中西文化的合流；換言之，即爲科學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並進，大同的世界新文化即從此產生。

## 戰後世界經濟改造問題

張運權譯

〔編者註〕本文載於美國哈佩爾氏雜誌，足以代表一部分美國人對於戰後世界經濟改造問題的觀點。本文首先就國民所得，顯示各地經濟水準，繼則檢討自十九世紀英國以迄現代美國經濟發展之結果。最後作者主張以提高生活水準爲改造經濟中心；主張經濟先進國家，

國內經濟改造重於國外經濟的發展，並主張「抑制國內生產力的膨脹」；對於落後的國家，並應「協助」其開發資源，發展工業化。本文或可供讀者對改造戰後經濟問題意見，作一參考。

「戰後經濟需作改造」一語，已為一般人所流行傳頌，這句話現在是空泛的，或帶有願望的企圖與善良希望的渲染；它需得同討論「戰後」該當做些什麼的號召配合起來，戰後，假如國際勝利了，那麼將來久已擾亂世界的一切的煩惱，必將如同陽光底下的空氣一般散失盡淨，或者亦是接近於盡淨。

正是因為戰爭的噩耗，使得感覺了二十餘年的暗示，具體明朗化了。全世界的經濟未曾聯系起來，再也不可能採取歷來所行的道路，而且尚必須完成其一些工作，凡抱着善良，希望的人！包括有從事偉大政治的人，都堅信需要限制自由，尤其是經濟的自由。

我們須採用社會改進派十字軍們，所思想出的策略，我們更需採取他們研究得出的方法，以嚴格地區別，使我們適應於戰後混亂的計劃，與克服這項混亂的計劃，二者這一尖銳的區別，即是構成「復原」(恢復戰爭的損失)與「改造」(社會經濟生活澈底的重整)的區別，後者的基本範疇，即在於全盤生活水準的提高。

大多數人以為對生產與貿易的各種各樣的統制，就是對於我們所遭遇到社會經濟問題底答覆，並被此種信念所蒙蔽住，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不現實的，目前改造的呼聲，正是兩次世界大戰之

想問內進行的一个劇變，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這個劇變將會由一個錯誤，引導成爲一個新的錯誤，種類雖不同，不幸的後果還是一樣的。

爲使能夠得到聰明的改造；我們必須知道在工作開始的來臨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們必需清楚地理解，過去時代中世界發展的成就，以及它在今天所到達的行程，我們更常用漸進的思想，去揭發接近對此問題的解答，再者，我們要經常嚴密地觀察，一切足以歪曲我們改造目前底誤解時，以免使我們重新陷入傳統的觀念，改造世界，比較把它從納粹的手中拯救起來，是件更要艱鉅的工作；因爲我們必須要在，已經被戰爭所疲憊，而又遭逢到許多隨伴而來的復原工作，這又是需要吸取吾人的精力大部的時期裏，來做這項工作。

二

世界上一个富裕的國家，應該願意去改造它本身的經濟，同時亦需要盡其可能的力量，去幫助貧窮的國家來發展它們的經濟，至少要做到使它們免除被剝削而貧窮的地步，我們亦須要知道如何地，把富裕的國家與貧窮的國家聯系到一起來，關於這方面的形勢的具體的觀察，可得自克拉克的經濟發展情況一書（一九四〇年倫敦出版），他根據他所稱爲國際所得單位的統計學上應稱的名稱，計算得每個人民的實質所得，準此作成了一個國家的分類，我們得到這樣的一個圖景：大勢爆發之前，地球上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在極端窮苦的生活着，百分之十生活於相當的富裕之中，其餘的部份，則可排列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

這幸運的百分之十，是住在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洲、大不列顛、瑞士、荷蘭、愛爾蘭

自由邦與阿根廷，在這等國家之內，由於所得分配的不良，我們知道落人的極端的情形仍是存在的，此則並非我們這裏所要理想的。同這些享受相當富裕的國家相對照的，就是這些極端貧窮的國家，佔了盛行的地位，這即是中國、英印、荷蘭，以及這些地區以外的亞洲的大部份，非洲的大部份，大洋洲除去澳大利亞、新西蘭或夏威夷之大的大部份，與拉丁美洲的大部份的區域，這些地方與國家，傳統地是富有的國家運用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未來，對於它們的問題，當其中大部份的注意力來討論，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我們還可以找出一長串列的國家，分散在四大洲之上，在這一串列的頂上是接近於富裕的國家有法國、丹麥、瑞典、德國、比利時，以及南美的烏拉圭，隨之即是稍次於水準以下的挪威、西班牙、智利、南斯拉夫與巴西。在這中間層再下面一點的，則是趨近於極端貧窮的歐洲國家，如希臘、芬蘭、波蘭、義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葡萄牙；遠東的國家如日本及菲律賓；近東國家如土耳其及敘利亞；非洲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埃及、摩洛哥與南非，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在過去都會經為帝國主義所窺伺過。

使這個圖景更清晰起見，這裏可作幾個總結，五大洲中僅有兩大河達到了相當的富裕——北美與澳洲——前者立於一個更高更穩定的水準之上。

對於歐洲，可以採用法國經濟學者戴拉西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得到最好的理解，依照他的意見，可以分為兩部份的歐洲，建立在煤鐵資源上的工業化的歐洲，與建立在農業上的附庸的歐洲，戴氏曾在地圖上劃了一個圈子，圈起工業化的歐洲，這範圍是挪威的赫爾仁，到瑞典埃斯得哥爾摩，下來經過但澤與波蘭的克拉科，到匈牙利境內的布達佩斯再從那裏垂下來到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它的邊緣披過西班牙北境的巴塞那與畢爾鮑畫過塞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到蘇格蘭的格拉斯

斯哥，由那裏再回到貝爾格，完全在圈子以內的有英格蘭、法國、比利時及德國，這些國家，不是屬於相當的富裕的，亦是在相當的富裕與極端的貧窮的中間層的上部，歐洲的國家立於這中間層國家的很下面的，即是接近於極端的貧窮的，統統都是在這個具有魔力的圈子以外。

亞洲同非洲是世界最貧的大陸，這兩洲中沒有國家能達到接近相當富裕的程度，日本在政治上雖是遠東最重要的國家，亦是僅列在中間層的國家的下面，近東像土耳其這樣的國家，也僅僅是剛期的超過極端貧窮的界線。非洲國家列得最上的是阿爾及利亞，但他的水準與日本的恰好相當，至於除此之外的非洲地方，都是處於可憐的狀態中。

此地必需再強調一下，上面的分類是根據足為繁榮或枯萎的決定的因素的，每個人民底真實所得所製成的，它未曾告訴我們每個國家以內所得是如何的分配法，同時它也確未曾告訴我們。對於政府如何運用其通過徵稅所得來的那一部份的國家收入，日本在該表上雖然落在下面，而在國內尚有許多富有的私人與企業集團；而且他把國家收入的大部份，消耗在軍費上面用來炫耀國家的武力，這也是衆所週知的事實，所以一個國家可能是以假面具出現於世界的，但是，要增進生活水準，僅持既有的收入是不夠的，亦是很顯然的。它需要採取提高每個人的生產力的步驟的，假如用於軍備的收入，能應用到社會的福利上，日本人一定會好得多；講福利的國家，比較講武力的國家要好，這是真實的，但是如果沒有澈底的國家，他亦不能達到一個甚高的水準。

總之，我們世界的貧窮現象，是緊緊地伴同着農業耕作及殖民地制度——即是說這等條件下的食物與原料的生產，這就是愈是依存農業國家愈是貧困。凡是貧窮的區域事實上都表現着對於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立於「殖民」的關係上這一特質，即使在歐洲以內，這亦是實情，因為歐氏

戰後問題

圈子裏面的國家，對於圈子裏面的國家，即是立於殖民地的關係上，現在再自這同一的立場，改用另一方法，作一次國家的分類，劃分為以原料輸出為主的國家，與以工業品輸出為主要的國家。這與先頭的國家分類互相參證，得出了下面的結果：

原料輸出國家

荷屬印度	(貧窮)
赤道非洲	(貧窮)
南太平洋各島	(貧窮)
墨西哥	(中下)
中美	(貧窮)
巴西	(中)
美國	(富裕)
加拿大	(富裕)
澳洲	(富裕)
南非	(貧窮)
阿根廷	(富裕)
保加利亞	(貧窮)
羅馬利亞	(貧窮)
南斯拉夫	(貧窮)

工業製造品輸出國家

大不列顛	(富裕)
法國	(近於富裕)
比利時	(近於富裕)
荷蘭	(近於富裕)
瑞士	(富裕)
美國	(富裕)
其他	

其備。

輸出原料而又能避免貧窮的國家，可以據此提出兩個特點：農業經營上有高度的生產力，且已消除小農與農莊式的生產；再則工業的發展已可觀，對於此點後面尚有討論到。

討論到如何分配開發世界的資源問題（戰後經濟改造的基本工作），我們必須解決生產技術問題，以及資本投資與貿易的問題，這裏的問題決不是技術的問題，他雖不是易如反掌，但卻也可以無須多大困難的來解決，這祇是應用各方面既有的知識的問題，另外一方面，關於資本投資與貿易的問題，還需要詳實的研究可以解決，但如果我們真心想提議貧窮的國家，戰後富足的國家所立的水準，則作者相信，我們必須在這些地區以預，建立起新的開發機構，為了使經濟方面進步最大的一個世紀，立於領導地位他國家，就是大不列顛帝國。

### III

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環球發展的活動，在經濟史及歷史中，極富有記載，從任何角度來看，它都顯示一種輝煌的故事，它包括像美國、加拿大、澳洲、南非、阿根廷這些國家，以至亞洲同非洲大陸的地方，相當而尚不乏重要性的史實。這已經顯有對地球面積比例上，個人的部份了，它包括活的商晶有棉、羊毛、棉花、生金、各種基本的金屬、橡皮、糖、皮革、乳製品、蔗糖。這是現代人所需用的一切事物，雖然我們也許會誤認在這種發展中的官方的意識形態，但若不知道去理解十九世紀中英國人，對經濟發展的極大貢獻所生的直接間接的作用，那不是等於盲目呢！

關於這所說的早期部份，下面是一個簡述的總結：

十九世紀已發展成功一個高度互相依存的<sup>1</sup>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勢力的均衡，是建立在較漸次形成的國際分工上。世界變成由一個中心點，對四圍經濟依存部份輻射的，緊密連繫的宏大的經濟底盤。這個中心即是建立在礦產資源豐富的基礎上的歐洲西北部的工業地帶，倫敦是這個體系商業與金融的心臟中心的外圍，擴張成爲無遠弗至的圈子，這要有契約的畜牧農業，穀物生產及林業的地區，在比較偏僻的地方有開放式的牲畜，五穀，食物，真蠶繭的生產，中心地的大量生產品的密接有節奏的交易，即依賴它的可能由這完成的世界經濟結構的輪殼中，抽取它所需用原料。

工業的位置，以及國家間地區間的生產物的互換，正是由於人類資源物質分佈不均衡的直接後果。機械技術與技能方面進安速度的不均等，亦有極端的重要性。在這些方面的條件之下，英國若不多保持這種專利權，一直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商品貿易中得來的利益太少了。英國運用新的工業技術，不能或遲的要與他處成立廣泛的貿易關係。工業落後國家的原料，現在一齊交換成各種各式的製造品，這無異在其中投入了它的價值。

除這世紀的中葉，經濟的國際主義，已擇到達了它的全盛時期。

這以後怎樣了呢？這點還有重要的意義。

這即是英國人登那，他們可以像輸出產品本身一樣來輸出生產商品所需用機器與技術，結果促成了現代技術的國際傳佈。英國對於機器與技術專利的專權已開始動搖了。這是一宗有無限重要意義的發展，這是世界過去七十五年以來所發生的事實，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說明的基

本因素。

技術限制，使得英國在歷史上可以不必經過濼濼經營的階段。因為他的工業的機構就是建築在這一塊基石上，對於德國亦是如此，對日本也盡了同樣的作用，技術，亦命定了抑接。此外如加拿大，澳洲，以至於巴西，阿根廷都受了它的利益，隨處可以見到，產業的興起是近世各國歷史的基本要素，發展的程度雖區區異得很厲害，但我們不可忽視它的行程尚在權衡中。現代技術的國際化——機器及機械工具的貿易——並未成為堵塞其自身作用的推動力，亦未顯得山窮水盡的跡象，而且它却指示未來進步的加速，他是以往，尤其是明天世界的經濟關係的基本要素。

在英國輸出機器技術與技能開始的一刻，他即已在毀滅他於十九世紀所享有的特殊繁榮的基礎，他已有意無意地犯此等基本要素，渡讓到國際的經濟關係中去了，機器技術輸出開始時，對英國是極其有利的。英國的資金流到遙遠的世界，去開築鐵路以及其他的交通。這即包括英國亦在內，建築上需用的器材，亦是由英國運到海外，因為運用的方便，英國資金得到出路去開發新的耕地，地產，集散站，農場以至於礦藏，流轉來的是償付供給英國消費的，不可思議數量的食糧，與進行生產的原料，英國的船舶沿海上來往的交通，銀行與保險公司空前地興盛起來——但與當進到下一階段時——在國外建立製造工業的階段（英國人慣常的是從英格蘭的世界各地）於是未來的煩瑣的根基業已奠定了。前面引文中所記述的互相間的關係，已開始在削弱。英國的貿易已開始慢慢地轉形，國外各地的工業，發展到可以不必依靠英國供給的階段時，英國本身的工業，祇能在對於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在特殊商品的販賣中，繼續得到繁榮。

這樣的情形，仍可能維持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英國所以還能夠同固有的主權打交匯的，祇是因爲對於他們已經能夠自給的物品的貿易。英國工業調整的過程，完成這一個新的局面之後，將形成本國國內設置工業區的出現，這些區域以內的工業，從前曾經盡力過，現代技術國際化的，現在已變成他的犧牲品了，這種結果即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

這件事實還有另外的一面，技術輸出開始後不久，就出現了關稅壟斷，年青的英國的鋼鐵工業，不能忍受美國鋼鐵製造品進口的競爭；同時新英格蘭的棉紡業，亦不希望在美國堆棧中存留的曼徹斯特的商貨，所以稅則很快地被他用來保護幼稚的工業。美國新實行約，自治領及其他的國家亦都效仿實行，自美國流出的製成品的自由的洪流，與回來的原料，一齊遭遇到阻礙了。自治領同母親的經濟衝突如是開始了，而且這衝突永不會停息過，自治領要求增加他們的製造工廠，購買大量的原料與食糧給英國，別的國家亦是作如此的要求，以住的四十年中，英國曾屢次推遲，通過各式各樣的特惠稅則；來調整英國與各自自治領間的矛盾，最卓著的一次，是一九三二的渥太華協定，英國終於採取對於本身特惠兼保護的態度。澳大利亞學者漢高克解釋這次的成功是表示，「不僅對於海外帝國的進口的緊縮，亦是對於國內停滯的一個覺醒」。但是渥太華計劃，到了一九三八年仍不免於崩潰，這僅僅是因爲英國沒有法子挽救自治領所能送出來帶全部的商品，其他國家以各自自治工業的長成，不絕地與英國市場離開了。

英國不再能獎勵自治領增加主要生產了。假如自治領要想增加生產，他們必須在大英帝國範圍以外專到銷路，但是這又有什麼地方呢？他們祇好通過工業化的方法來解救，新西蘭就採取了這條解救的路線；但是很顯然的，這也能使得英國成爲輸出的國家，雖然這次大戰已經爆發了，

而大英帝國集團，仍得而遂嚴重的經濟困難，十九世紀的英國，是根據國際的分工，經常擴張其果規模的生產與貿易而繁榮的大本營，由於國際分工的不存在，他亦不復存在矣。這是因現代技術的國際化摧毀了他。

這般過份的強調了全世界工業建設發展的影響，要說或遺棄極的畫圖，尚須探討論到食糧與原料的過剩的問題，過剩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歸根結底，還是由於比較需要所要求為大的大量增產。將不然是由於一個原是輸入的國家，現在決意在本國生產這種種類的物品，目的就是想展期一個可能抵抗戰時封鎖的經濟，或是因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而需要避免運用他的困難得到的外匯資金；其次就是擴張帝國的勢力一團。法國的龐大利益在這種世界大戰的期間，會對於小國及多種的物品，實行增產，這種努力的结果，使得原來供給的國家陷於過剩的困境，過剩亦可能是由於一個原是輸入的國家，因為種種複雜的原因，對於在實際上與他互為貿易關係的國家，失去了建立或保持健康的進出口關係而造成的，早在三十年前，德國對外正常的貿易關係毀壞了時，他一向在巴爾幹及南美購買的食糧與原料，在這些國家之內都已成為過剩，過剩亦常常因為對於當地條件的無自然限制的生產，各別競相開發本國的土地從事這種生產，如小麥、糖、棉花即是如此，有時過剩却是由於一個國家，為了避免其項過剩，轉而生產另一項尚有供求盈餘的物品而造成的，如巴西因咖啡沒有需要，轉而生產棉花。

事實上有些用來應用於農業與原料生產的技術，較適用於工業製造的是更為普遍國際化的生產技術，這一切所造成的困難，使得農業如工業一樣的需要保護；國內市場的優惠，如仍不能給予滿足的節，則必須實行限制生產，最後的結果，不僅障礙已經開發的產區的大量的生產，亦將

予預到可能在特殊情形下，開拓的新的產區。

例如澳洲已開墾了赤道中的富庶之區，在那兒建立了農業工業，但是這項工業，經不起國際市場的競爭，所以它得轉讓的在國內市場上，予以特惠的保護。銷售不定的糖，可以送到英國，以帝國物產的資格，在這裏可以佔得一席有利的地位，售盡之後可換回它所願意接受的物品，但是這種的制度並不能應付無窮，殖民新地區以從事此種生產，仍為法律所禁止的，然而當日本決定開墾澳洲北面的委任統治地的時候，它却不迎合這個局面，祇知道行糖業基礎的擴充，這是否什麼呢？這就不願國際分工，但求這些島嶼結合到日本內部的經濟，因而在日本的市場上，給它以優待的地位。

正如同英國以外的地方，在國際壟斷的背後，發展成功的製造業，所以農業的發展，慢慢地亦採取了同一的途徑，因此世界農業中的分工已不復存在，要在公開的國際市場中翻轉新的關係，已大有困難了。近年來新的生產區的開發，多半祇是對於狹窄的市場而發展成的，並且對於立於競爭地位的供給者方面，予以閉門羹，如果不是這樣，則富有生產能力的地區，將永不會得到開發，法生在「青島上帝」一書中告訴我們，不列顛帝國擁有非洲大塊的富饒土地而不去開發它們，並把這件事視作不敬，但是他亦無可如何地把困難歸之於市場的缺乏，這實在是很結核的核心所在，如果他去觀察一下新幾內亞這塊大島嶼，或者是非洲羣島，或者是南美洲的廣大土地的話，他將如何地發生同樣的感慨，並遭遇到同樣的難題呢？這就是本大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世界局面。

目前世界的潮流所趨，國家對於工業製造的統制正在增大，政府「干預」企業已成了流行的

病症。現在大戰中重要的交戰國，不斷地增強與擴大國家的統制，假如不算成爲極權的國家的話，本將要到達極權了。有些現實主義者們，希望在戰後能放棄它，但每個國家之內，差不多已經用尖銳的法治鬥爭，爭取掌握它的權柄，因爲當戰爭時，國家（或是能夠動國家權力的政府），正能決定適應戰爭需要的生產的性質與範圍，所以在戰後，它可以提議：運用這些新添的機器來提高生活水準呢？或是用它來保障生產所有人的地位；或是通過軍備及空軍的公共建築工程——像你所能想出的方法，來炫耀國家的米米。但希望這一次戰爭，引導恢復自由市場制度的「班人」，必被註定了失望。

#### 四

我們已經集中注意，十九世紀英國型的工業與農業方面的國際活動的衰落，連伴地寫到資金信貸與貿易的情形。現在必須證明美國經濟的地位。它的地位亦是一種怪樣。世界上不少別的國家是它的副本，但是拾討起來，它並不如英國容易瞭解，美國的經濟史更要複雜，更加難於整理。

美國經濟發展的開端，即是對於以一個被爲商業金融中心的「西北歐洲的工業地帶」，建立了互相間密切的關係。美國體系下的世界經濟的發展，進步到它的穩定範圍時，那麼美國就是一個最顯著的受益者，正好像自治領的歷史學者所說的，它佔有了大英帝國本身自治領的上風，美國受它歷史一團線隊的嚴密政策的影響，尤其是在內戰之後採用的保護政策，目的即在發展它的工業和國防。美國得道這樣輝煌的成就，這「先例」對於其他各新運的國家是太重要了。

但是後來事實的表現，在國際經濟的地位上，合衆國卻不成爲英國的第二，它成了一個絕對第一的國家，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財政的問題被解決了以後，同時兼是食物，原料，工業製造品以至資金的輸出陣地，達成功有這樣的可能性的經濟體系，是不能够牽十九世紀的英國來比較的，它所需要幾種極稀少的而且可以隨意接受的進口貨物。美國這口寶字的龐大，是由於它的經濟機構的龐大，但在任何重大的災異之下，它們是決不會與英國海貿易商品資本輸運方面所能收到的數量來比擬。

這是不顧一切而採取英國的路線去追逐國際經濟體系的理論，在兩次大戰之間拼命努力使得美國經濟沿着十九世紀英國的路線發展，這種努力已歸於失敗了，因爲美國需要以國際市場的價格來買賣，但在購入上，即使是在那點看限的數目以內，却要想成爲嚴格的國家主義者，美國已經見到它的困難所在，但是却依然無語，希望它的複雜的經濟機構，能在國際關係的綜合中得到滿足。其實如果要使得美國成爲英國的第二，唯一的法門，除非是用政策來毀滅那些造成與十九世紀的英國或在某些種類上不相同的經濟的極大部份，而使得成爲單獨的形態，這就是屬於農業的部份，美國應當毀滅農業上所存有的出產，以至供給本國內部消費的生活的相當部份，這是事實上美國根本就不願如此的做法。

許多工業已在發展中的新進的國家，都已採取美國經濟的形式，雖然不是複製，它們現在正力求發揚於工業的發展，但對於它的前途，終不免有茫然之感，它們作者的意思是想像歐洲，地中海，大西洋，阿拉伯起運類的國家，經濟的情況是怎樣呢？這部份將在後文調查一覽中，對國際經濟作一以很好的說明。

阿根廷所苦戰的問題。是農業擴張與工業發展得愈高。而布衣諾斯利新及其所代表的廣大農業區域，則是免向下衰落，今天阿根廷對於原先自給自足的企求，已意見紛歧而與其本身的情形相矛盾，以食物的價值與工業的生產品來說，其中已發生嚴重而又痛苦的裂隙，鄉村需要的是對外的互相貿易，城市則要求擴充工業，但鄉村所認識的對外貿易的滯通，是沒有資金的目的的。它僅能使得阿根廷永遠墮落在國外的粉帶上，城市方面亦自己承認工業區域成的困難的局面，它無法解決得了。

目前的戰爭，是給予新進國家的城市以好機會，但是這種情形並解決不了何等的問題，我們仍然不知道怎樣勝利地進行，農業與工業同時作高度的發展；尤其是要在兩方面同時並求有好的道路。

僅有一個國家，也許可能相信它能進趨古典的道路而發展，這就是日本，但是日本想效仿英國的體系而失敗了，它失敗的原因是當它被歡迎作爲購者時，而不受歡迎作一個出資者，作爲出資者的日本，它須得與古老的國庫出資者的英國，及新進的國際出資者的美國發生衝突，同時它還與準備向其購買原料的國家如澳洲的生產中的工業相衝突，所以它想成爲另一個英格蘭已經太晚了。

德國亦是可能走向這條古老路線的國家，這實是它最真心企圖的願望，並且常常談過實行它的計劃，而結果正好成爲這條路行不通的好例證。這種體系，是決不能在自由的世界裏順利成立的，史德萊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到紐約時報撰文，揚露納對於戰後貿易關係的提議。

在這面納粹歐洲的經濟地圖上，本大陸將被分割爲原料的與工業的許多範圍區(節)，在此

種新經濟制度之下，將出現國際的勞工與經濟的組合，每個區域的生產，都按照它的力量，而且互為補充。由英國儘量最原始的形式，以柏林作為中央的清煤所，使相互間的貿易，置於德俄指揮之下。

假如這不是一個有計劃的翻版，而且是在武力實行下與武力維持下的翻版，那麼，這是什麼呢？我們已在清楚歐洲原料生產的國家，將被解除工業化，以保證德國可以佔有它的全部國內的市場，這裏似乎可以駁倒作者的意見，——企圖恢復十九世紀已崩潰的制度，而又能進步至較高的水準，已不復有它的前途，但事實證明，美國並未能使得它成為前進的主果，納粹亦僅能用武力來恢復它，日本也公然企圖在它的火東亞英菜園以內如法複製。

美國人現在應該特別注意拉丁美洲的問題，本洲在經濟政治及地理各方面的理角上，均極待開發，美國在這項工作中可盡一部努力。因為發展世界的經濟，消除貧困，自為美國特負的使命，專家對於這話曾作極端的說明，拉丁美洲尚有許多事情需要去做，而且是技術上可以做得到的，作者亦曾未見到對於充分開發拉丁美洲，有何不可解決的技術障礙的記述，存在的特別困難的問題，是在資本與無資本方面。

以上所提的意見，似乎足以駁倒作者的論，但是對它一予檢討，它尚不能獲得空虛與齊良希望的人們所允允的目標，美國認為需要一種制度，能使得利成為不均的分配，造成國家間相互的經濟利害，以代替排外的自私自利，這是美國要組織於拉丁美洲的權權，但是美國能做得到嗎？

最緊要的關鍵點是因為美國生產的性質，使美國不能供給拉丁美洲，屬於其溫帶的物產的

市場，所以這些物產必須權歸何國以任向歐洲以及大洋洲去尋找銷路，這點是衆所周知的，不論如何物產亦沒有辦法，因此應當研究英國輸入的物產，以便利其向拉丁美洲的資本積蓄及貨物出產的原料來源。類似的物產，主要的是礦產、雜項農產品及特殊種類的商品，這些商品爲美國與拉丁美洲建立商業主要的成份。

很顯然，美國尚未達到可以不必需要他人供給物品的階段，但美國不可不將其向來取自拉丁美洲貨源以外的鉅大數額，提出來給拉丁美洲呢？例如橡皮與奎寧，當然我們可以鼓勵拉丁美洲從事此種生產，這種種物產的生產原來都是在拉丁美洲發現的，而因爲它們在商業上有強烈的需要性質，而被移殖到其他地方，它們可以無困難的再搬回到南美，這裏僅不過是一項項目單子的兩小伴而已。

假如我們跑到拉丁美洲，開發它們無限的潛藏，作成我們所需要的熱帶商品的供給者。我們就應當建立能源源供應這些產品的市場。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得擔保這位新的生產者在我們市場上的地位，否則我們將把我們的投資投到水裏了，如果我們保證它們的銷路，我們即是損害既有的供給者，將市場轉給它們。

比爾斯在沃羅美利加一書中，曾討論到前面的問題，他希望拉丁美洲開發起來，使美國可以不必依靠這些既有的生產者，比爾斯在他的論證裏，加入了強烈的反英偏見，因爲我們這裏所指的熱帶物產中的多數的產額，就是從英國的錫蘭下得來的，稍次於反英，他亦是反荷，他解決的感到英國與荷蘭，不僅是販賣的商人，同時亦是獨佔者，它們以往在橡膠與奎寧的價格方面，會不強硬地向美國勒索過，僅視以前美的生產，來推測這種獨佔者，同樣的他亦會堅持他的對經濟

包圍的防禦，與布洛克制度勝利的意思。

但是我們如果根據前次大戰後的事實教訓，則無論在拉丁美洲實行這種論調的全部或一部，我們亦解決不了世界經濟的困難，或者我們可以聲言逐漸解除原有的供給者，脫離我們的市場——在各方來說這都是世界上的最大的一個——於是造成新的更大的過剩，我們給予增加生產的方便，而更進一步的顛覆了舊有的貿易制度所構成的國際分工，總之，最後我們須得接受，我們假定所要避免的經濟危機。

我們沿着這條路線發展下去，我們將會發現自己已須得採取保護的策路，把自己的市場束縛在這幾項生產品之上，不論我們情願與否，而將慢慢形成西半球的布洛克，這根本不是我們認為所情願的。

## 五

我們必須有一個有意識的程序，當作討論本問題的一個貢獻，作者提出以后的幾個前提：

(一)「經濟先進的國家，爲了提高生產水準」目標，應該有從事內部改造的責任，這項工作，需要增加收現能生產的商品（小麥這類除外），以至於未來可能增長的供給量的能力，怎樣實行這一點，作者認爲首先當在提高生活水準的基礎上，不是從事農業或工業的擴張，而從事於股勞動的生產的擴張，把國內一切的服務都集中到教育娛樂及文化事業上，國內的改造，可以減低對國外冒險發展的吸引力的興趣，一九三四年，國際經濟關係與國家政策委員會在它的報告中提出，「國內改造對於投資者，不及新興的國家中的原始建設對於投資者，能保有那樣

額大的報價，爲了這一點理由，從事國內改造需要作一次艱難的鬥爭（在指對國內的資本家——譯者），但無論如何，一定要堅持國內的調查。唯其如此才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這不是向國外冒險所能做到的，讓我們首先認清這最要緊的原則。

（二）世界貧窮的國家，在資源許可內，應當儘量許可它們走向工業化，但這又當緊決的指明，這是假定在提高國內生活水準的主導原則之下，這節社會，不是聽他們模仿日本，還早會擠進國際市場從事競爭的。當它們國內的生活水準提高了時，它們亦可以接受大量的原料——與自己同氣運的及異氣運的——來穩定它們的生產，派爾爾在他們的有趣的亞東永久和平一書中，寫有如下的段落：「日本國內所得的再分配是必要的（節略），日本的農民不能維持生存需要的水準，工人的工資水平，僅及於手工匠。下層階級需搜在經濟上，予以社會，國內的改善，總之，假如日本能立於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上，日本國內成分的改組，與它對外的經濟建設的要求，有同等的重要，如果貧窮的國家不重複日本的錯誤，那麼就應當在經濟建設的一開始，在全部的入口中，展開社會的革新。」

（三）在改造的初期，像英國這樣的「個國家，也許可以在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與商品方面，做一筆大的出口貿易，但需得認清這般現象不台永久穩固的，輸入的國家得到機器應用以後，它們就可以監督國外製造品的需求。」

（四）這一點是要求，原來是供給的國家，須對於它的出口工業保持嚴密的注意，使已經繁榮的工業部門與地單，一時不再發展起來，以保證維持正常的平衡，實際上，較簡單底製造品將首先受到打擊，最後需要調整的才到特殊商品的部門，終於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勢將被迫集中

到特殊的工業部門。美國副總統萊士強講：「多方面的國家的永久利益是對的，作善此地的整個的論點，就是說那些利益不能再採取像十九世紀的分配，我們必需用事實作我們政策的根據。」

(五) 待我們「指英國」可以明白的知道我們可以製造何等需求的數量，我們就當小心翼翼地進行，原於與食糧的新生產區的開發，假如一不小心，我們勢必被迫採取我們已承認我們所不需要的布魯克制度。

(四) 俟因應付戰爭時經濟的需要，我們亦應當經常留心非常時期過去之後，如何廣置新開拓生產區，以及它對於舊有的生產區的存在影響。

(六) 最後，再回到基本的前提，唯有提高生活水平，因之需要增大，這樣合理性質的發展才有可能的地位，現在已經是具有高度水準的國家，有領導從事這項工作的義務。

此刻正是研究方法問題的時機，但是一切傳統的方法，對於這個目標顯然是不適用的。誰領導這項工作，那要讓它向這個方向進行。

## 試論戰後國際經濟體系

甄悉達

「戰爭已無空世界各方繼續巨大的變化，在這巨大變化中，發生了一個新問題的前芽，這種新的前芽便是各古實論的後裔的哥里經濟新秩序，一般的觀察，以為世界將形成三大經濟制度，一個是以德國為領導的納粹主義的經濟制度，一個是以美國為領導的改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一個是以蘇聯為領導的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是這三大經濟制度，究竟能否建立，建立後是否能夠戰後低昂其定健全的經濟基礎，消滅戰爭於無形，頗值得我們研究的，現在試以概括的說法，來分析一下：

### 一、純粹的經濟制度

純粹的經濟制度，包括德蘇的「新歐洲經濟集團」，和日寇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這一經濟政策的唯一原則，是想像領導的區域，——歐洲和東亞——組成自給自足的經濟圈。

德國經濟部長艾克氏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表的談話，代表了新歐洲經濟集團的內容，其要點如下：

- 一、將德國一切經濟辦法行之有效者，推廣至全歐，並以此為改造歐洲之標準。
  - 二、貨幣制度僅是國家財政制度之一部，廢除以黃金為通貨之基礎，創立穩定之兌換率，以勞力及生產物為支柱，由物價工資之穩定，求貨幣價值之穩定，新貨幣即馬克為中心推行全歐洲。
  - 三、以多邊因證鑑定之辦法進行物物交易之清算制度，使缺乏之物品有完備之供給，即在緊急時亦得獨立，不受牽制。
  - 四、由經濟政策各部門之合作，以增強歐洲各國經濟之聯帶關係，促進戰後生產並開發各屬地，造成一個所謂統一的歐洲。
- 艾克氏認定歐洲統一之後，只要從貨幣交易，生產等方面去計劃改革，全歐不乏資源，即

可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其實歐洲正有許多物產的缺乏是無法自設解決的，第一歐洲不生棉花，羊毛，橡皮，咖啡和可可等，第二是缺乏非鐵金，按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平均，全歐洲不足之銅二十五萬五千噸，鉛三十五萬噸，鋅四萬六千噸，第三煤油問題，至為嚴重，歐洲每年約消費煤油二千七百萬噸只能自給一千二百萬噸，第四食糧問題，雖然歐洲主要食料平均每年生產二萬七千八百萬噸，輸入一千萬噸，不足不過二分之一，但因兵災的荒歉，近年已到處鬧着饑饉，食糧問題又可分四個區域言之：一，德國所欠各種食品即輸入的比例如下：至剩餘百分之七三。六，脂肪類百分之四四。七，肉類，青菜，果實等百分之十七。九，這些食品鄰近諸國，只能供應百分之四十二，北歐及斯比丹諸國，產乳類及魚類有餘，但穀物銅鐵不夠，三，只有巴爾幹食類可以過剩，但因戰時關係已經不足，據估計全歐洲需要小麥四千三百萬噸，生產不過一千四百萬噸，四，義大利參戰以後，國內一星期只有兩日售賣肉類，只有星期六及星期日可買到生果，現在用麥與豆代其咖啡，由此可見歐洲需要原料及需要市場甚殷，不特德法在佔領區需要翻制，即在全歐洲所有原料統統歸德法使用，也無法達到自給自足，準備與安全的地步，所以歐洲必須依世界市場而生存，一旦世界的貿易完全中斷，歐洲所受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

至於日寇在遠東高揚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純粹與其所謂「新歐洲經濟集團」頗多相同之點，其目的也無非是幻想着獨霸遠東，以謀自給自足，但因中國的抗戰，英美的橫阻，將使其幻想無法實現；中國之於美國是工農與金融資本發展的潛能區域，荷印之與美國是橡皮與錫的生產線，印緬其於美國是印度洋與太平洋各領地的中樞，所以日寇要成就「大東亞新秩序」，首先就要中國抗戰停止或消滅，次就要集團退縮於新大陸範圍內，不向太平洋北岸發展，可是在張黃

上國際形勢，已經中英美三國團結推廣的方面日趨鞏固，以中英美三國的龐大物資與人力而論，我們可斷言日寇「大東亞新秩序」的建立終將成爲幻滅。

最後我們認爲德義日的納粹經濟制度所標榜的是自給自足主義，它們又說什麼「生存空間」或「共榮圈」，這只是企圖壟斷世界資源一套慣用的術語，但據地質學家的證明，世界不獨沒有一個資源能夠自給，也沒有一個能以自足，就是一個得天恩最優厚的國家，即使如美國一樣，加上最發達的工業，要完全適應本國需要，不假外求，而可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完全爲不可能，既不能自給自足，就必須交易互惠的，納粹企圖以拉奪替代互惠，就除非地球由一國統治，則戰爭勢將永無已時，假若我們依照納粹的帝國主義利益去想來，在他們每一軍事侵略的進展當中，又帶來了新的要求，他的軍事愈進展他的要求便愈擴大，新的要求便愈加多，非至達到他們的世界統治，能够支配全世界的一切，市場與資源，納粹經濟制度所標榜的「自給自足」的目的，是決不會實現的，這不特不能實現，而且是構成擾亂世界和平的根源，因此我們假若幻想納粹的經濟制度，來奠定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說，在戰爭的因未除去以前，戰爭的果是不能免的。

## 二、英美的經濟制度

英美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可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現階段已爲衆所非難的制度，自此次大戰爆發後，就有人注意到戰後經濟改造問題，首先就是英美人士企圖改良資本制度，有許多學者文入已經提出了不少的建議，他們主張取消稅協定，甚至經濟同盟，來削減各集團內的關稅壁壘

，拿物物交易，來減少各集團內的貨幣作用。

英美政府當局對於這個問題，也從未忽略過，去年八月十四日所發表的羅邱宣言，就是很好的證明，就這宣言全文看來，英美兩國希望改善世界局勢所根據的共同政策第八點，都是最後重建世界和平的原則，這一文獻，具有歷史性，與上次歐戰時期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件有同等重要，可無待言，分析這八點的內容，特別注意於戰後的經濟組織，其中四五六三點。可說是今後英美國家建立世界經濟制度的根本，歸納言之，不外自由貿易，經濟合作，和安居樂業的保證三項；就中自然要以自由貿易最為重要，使全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不分勝負都能平等的享受各地的資源，根本打破納粹國家的自給自足之說。

至於經濟合作，在宣言裏只提示了一個原則，其目的很顯著的是爲了補充自由貿易的不足，而實行統制國際的經濟，因爲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國際貿易也是自由的，仍不免於大戰，所以有些主張自由貿易之外，建立一種國際的統制制度，以調整生產和市場問題，則世界經濟戰爭或可幸免。

此外關於保證各國人民安居樂業和生活裕如，則牽涉的問題太廣，這裏不過想就資本主義的弊端加以糾正而已，所謂拿黨業國有來代替某些私人產業，已經是前世紀所有的事，全部國有化，即實行也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好像談極通，而事實上必不可能。

實際上這些辦法，在每個國家的領域之內，早已實行，現時每個國家的經濟組織早就建築在互助合作之上，然因資本制度這種東西，一旦開始發生，利與弊勢必都順着它自身發展的邏輯逐日增長，成了經濟恐慌的週期律，私有財產制和商品生產制，是資本制度的基礎，也即是其弊害

的根源。現實經濟制度的紊亂，實因資本生產制的供求律失去生產力與購買力的均衡，形成了各國武裝的不合理，而各國武裝的不合理，便造成了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企圖以改良資本制度，來實行上次戰後所要求的「各交戰國之再造」與「恢復其繁榮與安適」，仍是免不了資本制度所構成的經濟恐慌週期律，暴風雨要來。

### 三、蘇聯的經濟制度

蘇聯是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領導者，這一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為根據的，他們認為物質是社會進化的基礎，政治，經濟，文化都是建築於這「基礎」上，要改造社會，只是從生產制度着手，才是基本解決，因此它們認為在封建社會將崩潰前，它是內在矛盾障礙生產的發展，就必然有資本主義的出現，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現階段，因經濟的無政府，而使生產力受了障礙，也必然有另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它，所以他們又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在現階段，是日漸失敗和崩潰的氛圍中，誠然資本主義在現階段已成爲不合理的制度，因它的經濟完全是自由戰爭的政策，唯其是自由戰爭的政策，所以產生無政府狀態，致造成經濟長期的恐慌無法解決：

這一恐慌的現象：一方面有大批食品被焚毀或投諸大海，一方面有人餓死肚子，過盡死待斃的生活，這種現象是何等痛心，何等不合理的事情，至於共產主義制度，適與其相反，因爲各盡所能去生產，各取所需去消費，爲欲實現此經濟原則，當然共產主義的經濟要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發展，並能以大規模生產適應大眾需要，才能解決過剩生產和市場爭奪問題，但是我們要問，

這種經濟制度，是否能夠實現？就要看領導國的革命的經驗，帝國主義在世界中是衰弱的一類之破壞，這破壞間能不能把它全部瓦解，因為每一種主義具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所適合於某國國家的主義，未必能移植到別一國家內，在某一時期可適用的主義未必適合於任何時期，因為各國國情不同，所具備的主義條件不同，不能一概而論，至於現在的蘇聯，不但它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者，它自身早離開共產主義而變為民族國家資本主義了，比如改行新經濟政策，兩個五年計劃，雖想獲成功，只是部份的實現了，有國營的理想，究未達到公有公營的境地，以及近來到處和人家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維持集體安全，也沒有到各國內部去煽動社會革命的能力，即其證明。

#### 四、結論

基於以上的論點，我們認為戰爭摧毀了一切經濟組織，戰後世界經濟組織必然有一大改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欲求將來世界真正永久的和平，及人類真正的幸福自由，對於含有侵略性的世界經濟的戰爭或壟斷獨佔等舊制度也須廢止，過去的一切弊病，在於資本主義的以富強為立脚原則及以爭利潤為中心的經濟制度。所以戰後的世界經濟制度，要避免破碎的錯誤，要消滅足以引起戰爭的因素，要以人類永恆的理論為中心，以建立起和平的繁榮和世界經濟基礎，但是納粹所提揚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也不是英美改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更不是蘇聯正在實行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而是中國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原理，這一原理可以作為建立戰後世界經濟制度的參考，因民生主義經濟的主張；由自給自足到互給互足的大同樂土，絕不是狹隘的納粹主義經濟，同時志在養民而不在賺錢，故主張生產與分配水乳交融，而不是主張生產

與分配由不均衡的結果，而造成大戰的慘局，這不外是像資本主義經濟，不是人類共有共榮，戰時生產，是不能懷此的消滅鬥爭的民生經濟，同時民生主義的經濟思想，可是他不能偏於物質，又不偏於精神，乃是完成社會主義，又不將經過階級鬥爭感採取為極高複雜的心物綜合原理，作為社會進展的原動力之一種糾正經濟思想，所以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是世界經濟制度極完善的，必然成爲戰後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基礎。

## 戰後世界的經濟問題

顧維鈞講

我無法估計究竟到了多少人。講演定七點半鐘開始，但是當七點鐘我趕到銀行界進修服務社的時候，這個重慶最大的公開的會場已經擠得一塌糊塗了。

聽衆曾經幾次鼓掌，一直到聽見「請讓開路」的聲音時，掌聲才廣泛地爆發開來，這回是真的來了。

主席陳炳章氏報告，原來的題目「英國戰時經濟問題」，經顧大使臨時改爲「戰後世界的經濟問題」。

顧大使首先客氣了一番。並且說明原題曾經在別處講過，部分的見過報；而後者，「戰後世界的經濟問題」，又是他極感興趣的題目。

他說上次大戰後二十年來，世界仍然處在經濟的混亂之中，爲什麼呢？這裏有許多的解釋，

有人說由於戰後各小國的建立，惟從政治上着眼，沒有考慮他們在經濟上是否站得住。有人說德國賠款的數目原先沒有規定，後來雖經規定而無實際辦法，確屢次減少却不能使其面額償付。有人說是戰後生產費大增，銷路日窄，於是工人失業，購買力一天天低，世界便不景氣。有人說，因為擁有資本的國家投資給德國，在方式上和時間上都沒有考慮到如何收回，和如何不生擾亂。

他以為今天沒有必要來判斷這些情形是否與戰後的紛亂有關。但現在第二次大戰又打起來了，有人以為是經濟問題沒有好好的解決之故，願大使說他不完全贊同這種說法。但戰爭是早晚要完結的，同盟國家的勝利是早晚要到來的，戰後經濟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却真正值得研究。

「第一點是很明顯的」，他說：「從前的經濟制度已經不再適宜，我們要接受這種教訓」。他說補救的大原則已經發現了，那就是大西洋憲章。那裏面的第五條，是這樣的意思：「今天應當提倡國際間的經濟合作，目的是增強經濟上的共同發展，和增強社會的幸福。因此他說：「世界經濟合作是大戰後的基本原則。要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以合作代替競爭，使世界能得永久的安甯。」

至於如何實現，要經過些什麼過程，還須一層一層解決，還須仔細研究。

他說從去年二月二十三日簽訂的英美租賃協定上可以發現幾點，與將來建立新經濟秩序有關，那協定的第七條說：「美對美價值經濟援助時，應當設法使之不妨礙兩國商務；並且應設法推廣國際的貿易。所用的方法是對內對外都要採取某種辦法，使可以擴充生產，排除障礙，解決失業問題；同時增加消費與交換，因為這是自由人的基礎。通過這些，以實現大憲章所規定的目的。」他說，從此我們就可以推測將來世界經濟的方向。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租賃協定，比如和我國

的，都有如此的規定。這就是一種默契。去年五月底在倫敦簽訂的英蘇二十年攻守同盟的第六條，也規定彼此在戰後進行經濟上的互助。第五條規定國際上應該彼此共同促進經濟上的合作。爲恢復歐洲的新繁榮，英蘇尤其應該合作。

「換句話說」，他繼續道：「這些都是以經濟合作爲出發點的。打倒競爭制度，代以合作原則。這是戰後世界經濟的基礎」。

實行起來自然頭緒紛繁，他說他只提出幾個具體問題來談一談。

第一、上次戰後只就政治上的須要解決問題，不顧及經濟上的需要，前車可鑑，不能再蹈覆轍。

第二、此次使勝國使全世界的人民受苦，當然多少要他們賠償犧牲。用什麼方法使之還約償付，並且能讓他們負擔得起；要記取上次的教訓。

第三、農業因要如何工業化，使不受舶來貨品的侵害，工業國則要如何能夠達到糧食自給。這種農業與工業的比例充應如何；對內則使都市與鄉村兩不受害，對外，則與世界的新秩序有關。

第四、幾十年來各國都設法增加出產，競爭非常激烈。一方面高築關稅壁壘，限制進口，統制貨幣，又統制外匯。另一方面，資本家們極力節減工資，以期減低成本，甚至別國自己有相當生產的貨品也因另有政府的補助之故，大量傾銷。這樣一來，不僅妨礙了進口國的發展，把他們人民的購買力日益削弱；同時也減低了自己國家裏人民的購買力，降低了他們的生活程度。今後應該怎樣打銷這種入超的觀念，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第五、戰後各國資本家們再向德國等國投資的事，是免不了的，要注意如何避免政治上的苦處。

第六、上次大戰後不久，因一般購買力低，供過於求。於是許多國家的許多工廠都停工折廢，把技術家整批辭散，失業工人更大為增加。巴西則甚至把咖啡當柴燒，或者拋在海裏，以期供求平衡，挽救價格的暴落。難道那時候沒有人要喝咖啡嗎？各國都還要咖啡的，只是人民沒有購買力。所以生產與消費如何能得平衡的問題，必須把從前的觀念翻過來。以前以產量適合用量，以後要以財源適合產量。要提高生活程度，推廣消費，使人人可以飽暖安居，過很好的生活，這也是一個問題。

第七、是移民問題。如何使人口過於稠密的地方到得調劑，使地肥人稀的地方能好好開發。增加世界生產，增加人民幸福，這問題也是應該注意的。

議演完畢，時間不算很晚，還有工夫回答問題。有人問道：「大西洋憲章以世界永久和平為目的，以世界經濟合作為手段。但美英政治家對憲章本身的解釋便各不相同，然則大使覺得實行的前途會怎麼樣？」

「這問題誰也不能肯定答覆。」這位老外交家答道：「但人人可以希望它完全實行。」

人們哄笑起來，這真是一個典當的外交家的聰明的答覆。如是有入提出第二個問題：「我國政府對大西洋憲章的觀點和意見怎麼樣？」

他說今天以個人的資格來講話，不能代表政府，但據他所知，那次羅斯福會談，發表這備憲章後，我國聲明表示贊同，後來盟國共同發表宣言追認這些原則的時候，中國也簽了名。

有人問英國對印度的政策，大使個人有什麼意見。他回答說與剛才好相反，他身為駐英大使，對駐在國家不能隨便發表什麼意見。

接着又有人問了經濟的移民的等等問題，他都給以一個老外交家所能給的最適當的答覆。人們欣賞了他的機智和詞令，於是哄笑着擠出門去。

## 戰後的經濟建設工作

漢森

(譯自本年四月外事季刊漢森及金德爾柏格氏合撰)

美國現正處渡一個心理上的大危機，凡關於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與他國的關係之種種基本概念，皆須重新加以考慮，十九世紀之時，數百萬歐人離開大陸赴新大陸，覓取機會開創優良生活，美洲西部的廣大森林，肥沃平原，豐富礦產，以及潛藏的資源，激發了他們無止境的企業精神，當時的美國人，很有實幹的決心，無論是久居斯土或新近移入者，都有決心在新大陸建立一個新社會，在此新社會中個人的機會，不啻在舊社會裏那樣受限制，當時的美國人，很少直接關心歐洲的事情。他們只希望過自己的生活。有許多美國人現在仍是這樣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我們不能再只顧自己，不管他國的反響，即往日視為遙遠之邦，我們亦不能不有所顧慮，我們開始知道歐洲問題及亞洲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十九世紀人類的任務，是工程方面的，是在建立生產力，開發資源，建立大工廠及訓練技術

人員。二十世紀人類的任務是在樹立全球人類之間更安全更互惠的關係，此種任務需要同樣的發明，同樣的膽量及同樣的大膽領導，需要世界大量的資源。

此次大戰爆發以前，美國每年須耗十億元左右的安全維持費。將來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每年須付出數十億元，充為美國對獨立國際安全的貢獻基礎。將來不僅要維持適當的軍隊，且有許多特種的軍備，國際軍事安全計劃之外，尚須擬定一個範圍廣大的國際經濟發展計劃，促成全體的繁榮，并提高全世界生產及消費的標準。

第一次大戰時所擬的戰後計劃，大半着重於政治方面。大家覺得倘能建立一個優良的政治世界，經濟問題亦必因自然的趨勢而與此政治世界相適應。第一次大戰的戰後計劃，一直進行至一九二九年，實有相當的成功，但自該年及隨後若干年世界經濟機械的崩潰，凡爾賽條約所添設經濟的政治措施亦隨而瓦解。

上面所舉似嫌過簡。但由此可知戰後計劃，必須兼顧經濟及政治兩方面。將來一定有許多有關經濟問題的契約及文章，證明政治與經濟之不能劃分。羅德施之「自由」歸入「四大自由」之內，亦就是承認有此必要。羅耶及各同盟國簽訂的大西洋憲章在第四條及第五條裏面亦承認這一點，第四條規定各國與據平等的條款，可以參加世界的貿易及利用世界的原料，第五條規定國際合作以改進勞工的標準，經濟的調整及社會的安全。

這是一種基於理想而不問凡響的辦法，現在還有許多關心國際安全問題的人們，只知道政治的調整及經濟的機械作用，如關稅及貨幣之類的事情，我們對此應稱之為消極的辦法。他們所主張的調整辦法及機械作用，當然很重要，應該用適當的方法促其實現；但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

這些傳統的舉動是很不合宜的。現在漸漸有許多聰明瞭未來國際安全的基礎，應當是一種很有控制力的經濟秩序，它能夠維持全部的繁榮，能在技術及生產力的可能範圍之內，儘速提高生活的標準。我們要維持目前各種制度（包括政治的民主政制及私人的企圖），則對於種種有關人類及資源的開發計劃，無論在自己國內抑在國外，都應該採取大膽的態度。

將來的問題很多，政府在戰後經濟生活中應該負什麼責任？政府以外之企業是否依同業公會方式組成，限制其經營程度？國際貿易係根據待遇平等的原則呢？抑或各自為政？每一國家各盡力之所能單獨與其貿易國從事最有利的交易呢？世界將來是分裂為零散的國家，分裂為國家的集團，分裂為若干地區，分裂為大陸或半球呢？抑或每一國家皆專心致力於製造，自己產量最多而且銷售範圍最廣的某種貨品呢？

這都是些實際的問題，現在絕不能作確切的答案，以為將來計劃之根本，或為一種不能預測的未來情況之下的合理政策之方針，我們只能說：各國政府在戰時必須多負責任指導經濟生活，戰爭結束之後，它們或將負更大的責任，以消除本國的失業現象，為收入不豐的國民建立較高的最低限度生活標準；政府在戰後的統制程度較之戰時，雖然會稍為鬆弛，但必較戰時嚴格，政府將來與其國民的經濟生活究竟干涉到何種程度，無人能作肯定的答覆，戰後的同業工會競爭，貿易平等，外匯統制，以及長期商品購買契約等類的事情，究竟應當怎樣處理？現在亦不能決定，在現時研究這些問題復是重要，我們由此可以認識新的社團勢力，並設法使其適於社會的及經濟的目的，不過本文只討論戰後統制政策各種比較基本的任務，特別是有關國際合作的事情。

讓我們先來討論總統「四大自由」的演說，「大西洋憲章」所提出的目的吧，這兩個演說明

的缺點，是範圍太廣，同時又是太狹，大西洋憲章有幾部分很是神秘，關於平等利用原料一點，是戰後經濟機構的廣泛聲明，欲使其漸次明確，似有加以註釋的必要，無謂的自由，勞工標準的改良，以及社會的安全，這種種理想，尙等有了特殊的國際合作計劃，能消除失業及增加落後地區生產力的時候，方能實現。

就上述觀之，戰後經濟政策的較大目的，似應爲下列各項：（一）擬定積極的擴充計劃，以完成及維持全體的就業；（二）擬定開發計劃，以提高全世界的生產力；（三）建立營養、衛生、教育，及住宅的最低限度較高標準。我們敢斷定凡爲完成此三種目的之，則國際合作皆爲戰後經濟方面的基本工作。

## 二

欲消除大規模的失業，必須以國際的合作着手，而不是依賴個別國家的單獨行動。各國的重要任務，當然是以解決本國的就業問題，而除此之外，尙有較次的重責，一個國家爲了安全本國的就業，對於可能與本國製造同樣貨物的地區，自應強化運輸其貨物。同樣，一個國家爲了將運帶的就業，由外國勞工轉移至本國的工人，亦不應切斷由豐富源地輸入之進口貨物。

不過，國際共同負責以消除失業，其任何不遜只此而已。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除受其他因素影響之外，常受國際收支的影響，國家由外國所得的收入，如果超過對外的支出，國民的收入就增高，但在支出超過收入，它的國民收入就減低。

國際的關係，對於一國的國民收入，既有此種種影響，故一個國家要以單獨的行動恢復本國

的就業，很難不切斷其國際貿易。一國的國民收入若增加，購買進口貨的費用亦隨面增加，而此種費用是付給外國人，外國人也許在自己國內消費，也許在外國消費，純粹根據國家立場的消滅不景氣政策，雖能惠及他國，然其效果，終有限度，但是各國若能合力來消滅不景氣，則凡屬實行擴張政策的國家，其所努力的工作，一定不會在國外消滅。任何國家都不會敢在三十年代所常見的一樣，爲了更有效地恢復本國的就業，不與世界上各種勢力發生關係。

英美兩大民主國家這有世界上大部的資源，在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這二十年間不能充分地運用這些資源，實在是一種慘痛的失敗。他們沒有適當利用其資源，因爲它們讓大批的失業延長那麼長久的時期，同時沒有阻抑經濟的節省及經濟衰落對於整個世界經濟的惡影響。這種失敗實爲今日世界紛亂及糾紛的基本原因之一。吾人不應忘記，在兩次世界大戰的中間，我們看到西方世界有一半地方的自由企業及自由政治制度已廢滅無餘。我們若欲使民主政治制度不遭遇同樣的厄運，我們就應當設法善用經濟的資源，不要再陷過去的覆轍。

我們對於就業問題，若不採取新的態度，則經濟的衰落又會引起混亂和戰爭。單是擊敗軸心國家，並不能獲得國際安全，單是建立國際保安隊，亦不能維持國際的安全。凡週密的國際安全計劃，必須包括各大工業國國內經濟擴展的調整綱領，以促進及支持全國的就業。

在現代情況之下，影響世界一般繁榮的最重要因素，是各大工業國的國民收入水準，假使美國仍舊爲強烈的工業波動所左右，世界上就很難有安定的希望，近二十年來，事實告訴我們，美國的繁榮對於世界的繁榮，其影響是如何的宏大！例如美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對於美國的進口就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大規模生產的產量一增加，國民收入達到了相當於全體就業的水準，我們就

增加原料的輸入，特別是由加拿大，遠東，及南美等地輸入，亦有由其他各地輸入的。有了這樣的收入水準，我們遂不願高額關稅，由較前邊的工業國家購入大批珍貴的奢侈品，此外尚有一個因素，那一次大戰以後，我們因國民收入甚多，對國外旅行的費用亦空前的增加，將來航空旅行發達，這等旅行費用，或將超於二十年代。我們可以說：美國國內的繁榮，遂將購買力遍佈於全世界，並有增加世界貿易的趨勢。

各國合力消除失業，必須從「經濟調整」方面着想。英國的出口貿易問題，以及它的失業問題，單靠建立一個繁榮的世界，具有大量的購買力及高度的國際貿易量是不能解決的。兩次大戰的中間，英倫失業問題最嚴重的紡織業及煤炭，這兩種都是出口工業。英倫西北部的勞工，應該遷移一部分至南方從事建築住宅及製造消費物品，以應國內市場的需要，英國將來必更設法使其生產技術適於世界市場的需要。落後地區，向來失業嚴重生產及消費皆極低下，極難設法恢復其繁榮。

我們並非主張消滅不景氣政策所得的收獲須為革命的收獲。休戰之後，由戰時至平時之調整過程時間很長。

這題過渡經濟及復興的時期，在此期間各大工業國皆應設法使本國能全體就業。但擴展政策若不採取普通商業的辦法，不用津貼及其他不合經濟原則的方法去強迫輸出貨物，以改善本國的就業情形，不以他國的犧牲採取一國的利益，若一國的擴展不因他國之緊縮而失敗，則各大國以及依賴各大國的一羣小國，就較易取得和維持全體的就業。

由三十年代所得的經驗，我們知道經濟的脫節是會在一種累積的過程申過及全世界的。一種

的經濟脫節可以引起他國的經濟脫節，要阻止脫節的累積過程首，先須採取一致的政策，用國內擴展的辦法以改進黨業，不依賴片面的政策去增大一國的進口貿易，因而妨礙國外的就業，美國應當承認此種計劃與美國有極重大的利害關係。

三

戰後時期，美國須與其他國家合力增加世界的生產力，在此方面，我們已有了一個開端，如供給廉價電力，防備水災，避免土地貧瘠，及教導有效的農業方法之類。但特做的事情尚多，美國以外的地方，實際生產力與生產潛在力之間的差異更大。

現在有許多人很知道增加生產的必要，各國政府現在都感到應該在其國內及其鄰邦增加生產，工業先進國家及工業較為落後的國家，應協力調查世界的資源，戰後須實行若干開發大計劃，如重建多瑙河流域的農業，（不用農夫耕作，而用機器耕作），開發亞馬孫流域，防備黃河的水災，以及其他同樣重要的工作。第二次大戰以前，蘇聯得外國私人技術的幫助，建立水電廠及鐵鋼企業，但是它難借得外國資本，因此蘇聯人民爲了供給所需的資本，不得不束緊自己的腰帶，有好多年幾乎陷於飢餓的境地，戰事結束之後，其他國家將從中開發，需要資本，如果沒有外資來源，它們亦只好採取極端不幸的辦法。

在國際政府的庇護之下，各國應當有利用資本及技術的機會，債權國當然應該知道將實行的計劃是否能完成所期望的效果，當然應該知道債權國自己能否儘量供給資本和技術，能否盡最大責任以促其計劃的成功，有了這種種保證，債權國就應當甘心情願的放款，起初是貨幣的放款，

後來或將轉為輪機，鋼鐵，水泥混合機，以及水蒸機等物的借貸，貸款若須利息，利率應極低，償債時期亦應延長，債務國的生產力一增加，自然有還債的能力，若欲維持世界的繁榮及全盤的就業，則償付方面應加以控制。

過去的外國借貸及投資方式，就債權國及債務國的立場看來，都已不能適用。現在必須成立新的機構，設立一個開發公司，負起重大的責任，國際建設財政公司，或者是刺激國外投資的適宜機構，在此一方面，須有一個國際的開發公司以進行工業發達後國家的大規模計劃，在另一方面，須有一個國際的負責當局，俾私營公司對外投資可根據保險原則，獲得最低限度的保證，同時它們的業務活動應因此而有規律。

在此計劃中美國的利害如何，有些人一定會因為此種計劃會刺激配備資本的出口，而有動於中，有些人會認為開墾荒蕪的土地以及建築鐵路和公路，將使私人企業有機會設立新工廠，及開闢邊僻地方的礦山，尚有一些人希望改良地區增加生產力，能使美國貨物的銷路，無論是直接輸出或在各國分廠製造的貨物，亦從而增加。我們腦中所想像的這個開發計劃，其直接支出的費用當時不能在貨幣面上十足收回，但是一般言之，國際開發計劃實有促進我們國內開發計劃的間接效果，而且這種計劃乃是為求國際安全的投資，其所需費用，應當歸入教育青年，維持保安隊及消防隊，維持陸海軍等項費用之內，此種支出的利益雖不能以金錢或數字來衡量，但確有它的實利巴爾幹，農民，印度的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以及中國人生產力的增加，也許不大引起多數美國人的注意，但在長期間內，他們對於美國經濟及政治的安全必定有所貢獻。

生產增加，消費亦隨而增加，往日在生存標準之下過生活的人們，其生活情況亦必顯着改善，因此，到了世界要處理地增加生產問題的時候，同時亦須開始增加消費的範圍及效能。此事正如消除失業及開發落後地區一樣，半為國內的工作，半為國際的工作。

為防止缺乏知識教育浪費的消費，須賴教育加以矯正。此事須由各國政府負責。此項所入不敷出的人民往往地狀況，亦是國內當局的責任。同時交換研究的機械及技術的改良，都是「種國際的貢獻」。我們由編纂經濟學及國際勞工局過去的的工作，已很熟悉這些方法。

在營養方面，尚有許多地方有待國際的協助。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大衆，其日常食物無論是量和質都完全不合乎營養的標準。只有經過國際的協助，改良普通食品的選擇方法及降低食品的價錢，他們才能過次享受適宜的食物，從白質與維他命得到正當的均衡，特別是「一些所謂「衛生食品」如牛乳、雞蛋、糖類、水果及有葉蔬菜之類。為達此目的，各國政府須設法製造出賣食品（為了國家的自給）所用的浪費方法，多產牛乳及蔬菜，並在最後開發各種生產。美國是一種輸出農產品的國家，美國人民要得到適宜的食單，以一九四二年的數字為標準，尚須增加生產，牛乳須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雞蛋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蔬菜須增加百分之九十，要備與這一工作，倫農業技術沒有高速度地進步，必須分用一部分現在從出口食品生產的農場工人，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在食品方面遠不及美國人，他們原來就是輸入食品或者勉強可以自給的國家，為了漸次享受同樣的食單，必須大量增加食品的輸入，並擴大生產衛生食品的土地面積。

由此可見國際合作的必要，現在種植農產品的土地須設法加以調適，技術及機器的便利須由農業先進區域及於農業落後區，負責當局須籌劃種種方法，俾人民大眾在其購買力範圍之內，能享受適宜的食單，公共衛生當局政府農業機關以及農業經濟學家，都認為國際合作可以完成這些工作，許多國家，在此次戰爭過程中，滿次明瞭這是破壞五穀收成及廢除國際貿易正常通道所引起の問題，將來戰爭結束，則益一定合要求政府推行改善營養、衛生，及住宅的大計劃，這種國內的計劃，若經過國際的合作，必能更有效地執行。

五

戰爭結束之後，世界上的基本經濟任務是，消除或減少失業；改良生產落後的廣大地區，增加消費並將其納入更有效的軌道。人類的勇氣及創作天才因此種種必益加奮發。

美國如果決意負起領導的責任，幫同完成這些目標，它應知道此舉耗費必甚浩繁。但是這方面的耗費，總沒有新的不景氣和新的世界大戰那麼多。後者實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担負，我們過去沒有經濟政治及經濟的責任，今後我們必須準備在此兩方面有所貢獻，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維持世界和平的政治責任，同時須承認我們有完成及維持世界繁榮的經濟責任。

# 戰後經濟問題

李卓敏譯  
徐傑倫速記

美助理國務卿格拉第講演（十月五日在中國農民銀行）

今天我覺得非常榮幸，有機會和大家見面講話。我到中國來，看見中國後方的人民，處在空襲的危害中，很難安定，且能特別困苦，爭取抗戰勝利之來臨。這一點，我的印象很深。此次我到中國來，覺得很榮幸，很愉快。

願總經理要討論戰時經濟問題。我們要知道，在戰爭的時候，破壞不僅是形體上的；生命的傷亡，房屋財產的摧毀，為數極大，但還都不過是形體上的破壞，此外最重要的，還有機構上的破壞，這種機構，是人類藉以往還，歷史賴以傳遞，和平秩序賴以維持的機構。物質上的破壞，將來建設較為容易，但和平被破壞後的重建，恐怕是較困難的問題。當前世界上的最大的敵人，就是軸心國家，他們將所有的國家之傳統組織設法破壞——這並非他們在戰爭中聯帶產生的結果，而是他們主要的目的。他們要破壞和平的機構，以引起世界的革命。他們所破壞的財產房屋，——這只是物質上的破壞——不過是他們的手段，而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破壞各國的和平，摧毀各國的機構，使各國改變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放棄其文化和哲學，改革其歷史傳統的組織，而採取侵略國的生活方式，採用侵略國的社會思想。於是好個國家，都被迫就範，軸心國

的目的便達到了。至於消滅德國軍隊主力，僅係其手段而已。自從一九三一年日本強佔中國東北四省，跟着李東里尼開始侵略的工作，接着極權國家就把侵略工具準備齊全，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我們優美的哲學，輝煌的文化，完全毀滅了。現在我們最大禍而臨，首先要急消極權國家發達的五種方式，進而能影響我們自由正義的邊境。這極權國家在歐戰沒有開始以前，早在歐洲各國和美洲海峽國貿易，來吸收世界的原料和資源，破壞他國在世界各處的貿易權。德國明謀已得極密成功。當時美國國務卿赫爾對此信譽看得很清楚，所以赫爾將贈與他國對外貿易通商，破壞極權國家的貿易，以答覆他們的行頭。赫爾說：「赫爾氏援助赫爾氏對美國對外貿易進行起惡劣的計劃，若有功績。」赫爾爾赫爾的存心，是將一種和平的方法，使世界和平國家安樂奮進。簽訂互惠條約，把每一個國家賦稅減低，實行自由貿易，使世界和平國家結成一體精神。當時我們知道很遠：德意兩國正竭力搜括世界資源，尤其是作戰的原料，可是他們對極權國家說：「我們很窮很苦，英美法德俄蘇我們，我們窮不過原料。」在一九三七年，德國建立設一個世界原料研究委員會，聯德英美、日三國派代表開會討論，但德意又加拒絕。我是委員會之一，當時我們在委員會的報告書上記載：「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對於原料，都可以在世界市場上購買，並不至受極權的勒索。不過這博通和寬闊的方式來獲取原料，是引起國際戰爭最容易的方法，我們絕不能贊同的。」但德意始終不願意接受委員會的議決案，即是主張用強迫或戰爭的方式，以謀奪取人家的物資。一方面他們說買不到原料，一方面在國內早已保存了許多戰爭需要的原料，準備戰爭。後來，一些極權國家因為要用搜括原料的貿易方法被控制而崩潰了。那麼戰後經濟建設應如何？戰後世界各國當然要獲得集體的安全。我們將來所組織的機構，

要做到無條件。一個國家不能隨便破壞別國的利益。以往國聯的組織是失敗了。美國沒有參加在內的，這是它失敗最大的原因之一。在一九三一年，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時候，可以說國聯到了放棄緊的關頭。國聯如那時候出來做調解，決不會失敗，可是世界和平國家坐視日本侵略，不加干涉，於是德寇有恃無恐，慢慢地也起來侵略他國了。所以戰後我們需要確立和平機構，要成立很有效力的集體安全的組織，不能單靠條約或協定或諒解，因為模稜條約或協定，勢必重演戰前的番臉面失其效力。現在我眼中，美、英、美三國的人民，沒有一個再能信任和使給國家簽訂的協定或條約。所以戰後的機構不是由民主國家用武力以維持和平，用原料統制似新濶自由政策。那時極權國家都要完全解除武裝，由民主國家以其海陸空軍的力舉，維持世界和平。在經濟方面，我們要統制原料，使極權國家就範，這是極權國家在戰前所採用的方法，以後我們可以之選諸其身。我相信以英美兩國財力資源之豐，定能收效。過去民主國不能合作，因此二次隊戰一起，極權國幾乎獲得勝利，今後我們要聯合起來，重建這和平的機構。戰後我們絕對不會和這些不守法律的國家再在會議室裏談判，然後簽訂條約。將來一面由民主國家把維護公約，迫使不守法律的國家來遵守；一面由民主國用經濟力量，保護和平機構。美國、英國、中國、荷屬印度，以及蘇聯，需要聯合起來，造成一個國際聯盟的領袖。那些不守法律的國家，不能列為聯盟國。這幾個戰勝國，須用長久的時間，監視極權國的行動，直至他們放棄侵略的思想、機構、和生活方式為止。同時我們將保護世界大多數國家享受太平，很快速的互相貿易，沒有關稅的障礙，不受人為的障礙，而國外投資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如果極權國家真覺悟，放棄他們的侵略思想和侵略的機構，而要參加我們的集團，我們才歡迎他們進來，不過這須受戰勝國的監視。

上次歐戰以後，我們已經受了深切的教訓。因此我覺得將來的和平，是負責的和平，不是條約的和平；由戰勝國監視侵略國的行動，使世界各國都享受和平康樂的幸福。如果將來再不能達此目的，那是我們的錯誤。

## 飢餓仇恨與戰後問題

馬塞爾威爾  
李 滄 譯

——擇在和平設計者面前的一些難解決的現實問題——

原文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哈登斯」月刊

過去幾月來，據我所知的一切已經發表的若干「和平計劃」和重建歐洲的「圖樣」中，都斷言在歐洲要產生若干穩固合作政府，將來當這樣的一批政府產生的時候，這些和平建議的價值是可以試驗出來的。然而在何種計劃或圖樣有機會實施以前，歐洲必須在經濟破產和社會道德的敗壞中恢復轉來，這種破產和敗壞是自從三十年戰爭，或者說自從中世紀黑暗時代以來所不會有的。

在停戰之日到來時，大難後歐洲國家將沒有有效的政府來參加和議。相反的，只有成千成萬的絕望的個人，因為這是一個難的戰爭，當德軍戰後解決的時候，整個納粹歐洲也必然一同恐懼，關於戰後歐洲，有許多事情是不可預言的，然而不幸地，有許多戰後的環境精

果，但是可以用極端確切的話來預測。

### 一、飢餓

在停戰之日普遍籠罩着歐洲人民的是這樣的問題：「我們如何能找到東西吃？」

實際上，多年以來全歐洲大批的居民是生活在飢餓線上；其中如希臘和波蘭人遠遠在飢餓線下。今天他們在定量分配的制度下，每天還可得的得到一小份糧食，然而當和平之日到來的時候，他們這一份糧食都不可靠了。

波經這長期吃不飽的人，是生平想像不到飢餓是如何能控制着受敵的人們的情感和理智的。我曾經研究過，完全的饑餓在最初的三天是很難過的，以後反而比較緩和和不覺得難過，然而長期的吃不飽就完全不同。他們的想像力，不論是醒着和睡着都集中在想吃東西上頭。如沒有堅強的意志控制着，他們不會想到其他的事物，吃不飽的人繼續不斷的希望吃飽的要求所致的精神狀態的敗壞，比身體敗壞得更加利害。對於這些長年餓肚皮的人民，我們是難於期望他們有比較正常的舉動的。

### 二、財富的破壞

在停戰之日我們將發現歐洲一大部份財富受到敵人的破壞，被槍砲和炸彈所破壞的物質反佔着最少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種損失只佔全部經濟損失百分之二，這一次，雖然空襲之破壞極大，然而物質損失的百分數依然很小。

戰爭將以多種方式破壞工廠，炸彈和火燒所破壞的工廠，碼頭，火車站，公共建築和住宅的損失總計將達許多萬億元。

因為糧食的需要和食糧的缺乏，牲畜的屠殺和死亡將達到歐洲耕畜總數的一半。從停戰之日起，即使耕種和牧場都能豐富地供給，也須有三五年才能飼養起來。

### 三、土地的荒蕪

整個歐洲土壤的變壞，平均將達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因為在戰時常用歸種和老人耕田，人力的缺乏對於土壤的變壞起的作用並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人造肥料，糞料和牲畜的缺乏，農業工具的破壞和土地的過度使用。其次是因為交通不暢和價格飛漲，阻礙了農產品的分配。在第一次大戰中，歐洲的基本農產品如穀、小麥、燕麥、大麥的生產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法國減少百分之五十八，在這次大戰中，沒有關閉，農產品產量減少的程度將更大，歐洲農產品的產量在平時本已在最低限度的需要以下；而在停戰日到來時，可能再減少三分之一或一半以上。

### 四、機器和設備的窳敗

這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很廣泛的，由於戰爭的要求，使工業經濟枯竭到了極點，一般地說來，在戰時，爲了以幾何級數來增加生產，只有用一架機器作兩架三架用才是有效的辦法，這在戰爭的第一年固不大覺得什麼，然年年如是，它就一天一天至於不可收拾了。在這種程度的疲勞中，德國及其附庸國的經濟都是站立不住的，遠在一九三五年，德國就將它的工業機器的效能發

到了頂點，而英國則在一九四一年開始。

此外，工業機器之過度消耗和破壞是因為代用油，劣等零件，不熟練工火之妄用機器，一再地停車修理和怠工所致。

工業設備中機器壞得最利害的，是運輸業，戰爭把車頭，運輸車，路軌和枕木帶走了驚人的數量。如要把它補充起來，必須直接犧牲軍事工業，運輸業較少程度的退化會使生產大量降低。從重新建設的觀點看工業破壞最壞的是：在戰爭中，一切機器應儘先用到軍火工業中，因此當和平到來時，國民日用品工業將損壞到非常可憐的地步，民族經濟各部門設備缺乏平衡的現象更加使生產降低，戰爭將使歐洲只能製造戰前工業的一小部份，假如從停戰之日起，法國工業能得到充分原料的供給，第一年中它至多只能達到，戰前生產力的百分之五十。

### 五、日用品的缺乏

戰爭所帶來的廣泛的貧困，使每一種日用品耗費殆盡，這些因為與戰爭事業無直接關係，所以也就沒有補充。人民所急需的東西有：鞋、衣、廚房用具、針線、抹布和電氣設備等，如果把你的家庭每天所需用的東西列成一張表格，那麼，在歐洲現在的家庭中，實際上這些東西都沒有，即或有，也快要用盡了，這種使用用盡了的貨品總價值，比炸彈所毀的工廠和住宅的價值要超過好幾倍。

真的，人類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還能創造奇蹟生活下去，然而日用品必需品的缺乏對於國民力量的發揮在各方面都有很大阻礙，至於影響士氣之大，更不用說了。

## 六、生命的損失

沒有問題，成千成萬的青年，在他們年富力強能從事生產的年齡，遭受到死傷，一定構成民族財富的很大損失。設有一個人知道，從現在到屠殺截止的時候還有多少人要被屠殺。可是，就冷酷的經濟學的觀點看來，在歐洲的經濟上，這些人力的損失並不構成最嚴重的損害，他們畢竟是人力總數的一小部份。並且人力，正如其他生產工具一樣，是可以補充起來的。

對於歐洲生活機構發生更嚴重的影響的，首先是那些還沒有死的人們底衰敗的體力與腦力，傳染病和營養不良症容易殺死了多少歐洲人，我們還不太清楚，然而鐵一般地糧食定量分配的結果，的確使生產力大受損失，沒有人知道戰後死亡率將達到何種程度。

在歐洲國家中，營養不良所產生的最嚴重的結果，在上次大戰亂難的日子中所成長的半饑餓的德國孩子們。都是希特勒瘋子羣中最好的後備軍。目前，在非人的窮困的條件下成長的孩子們的數目比以前更大，幾乎普及全歐洲。再過十五年二十年，這批孩子們恰好成熟，可以參加第三次大戰了——除非……

這樣，就物理的眼光看，在停戰日到来的時候，歐洲的實際財富（以平常產生財富的物體和設備論）將遠在常態以下，讓我們假定只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吧，在開始時，歐洲的實際生產力將因各種看不見的無數的因素更加降低，例如交通的無組織，公認的權威機關的缺乏，社會秩序的紊亂，逃亡與遷徙，因饑餓所致的精力持續力的降低，長期苦難所致的道德的破產，軍隊復員所發生的失業，以及在有秩序的金融制度已不復存在的世界上尋找市場的困難。

## 七、財產所有權的混亂

人們在停戰日擁有的財產，在歐洲差不多必有主要的普遍的先佔權，如金剛路這一種財產所有權問題提出解決。將來動盪個重建歐洲的問題。在歐洲，納粹新秩序已經掠奪了財產所有權，就是最簡單的土地權也成問題。

在某種程度內，市，填不動產的所有者將享受自耕農的權利，而他們的抵押債券則因通貨膨脹的關係，變成沒有價值了，同時，握有抵押債券的銀行和個人也將看見他們的財產落空。

財產權很複雜的地方，司法上的問題必定很難得到解決，今天，當戰爭正進行之際，在大部份的東歐的大工業和銀行等中，德國的股票佔着統制地位。德國人特地印不兌現的馬克，或者以用武力奪來的貨幣收買股票。他們在大陸上實際已「合法地」佔有並統治着一切重要的工業與金融機關，而一切這種公司的付款，也只有納粹的柏林作「保證」。

在停戰日，這種「保證」將變成一場空。那麼，究竟歐洲工業的所有權與金融資本的掌管權將賦與何處呢？

我們站在一旁說說是容易的：所有納粹在戰時所施行的一律宣佈無效，一切財產應該恢復原狀，然而相反地，這種措施在停戰時常常是被認為有效的，並且當時的法律可以在檯台上支付一切正當簽字的契約。難道有一種條約能够把一切在戰時所訂契約取消麼？誰能分別出自願的生意與在強迫之下訂契約？而且，我們不要忘記，在所有納粹統治的國家中，將有一小部分但是有力的一部分集團，這些集團的利益就在維持納粹留給他們的現狀。

我們不妨假定這次戰爭後的財產所有權將比第一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更加渺茫，更加流動，大概有可能，在決定什麼財產是屬於什麼人的時候，某些租野的政治統治權必將規定租野的標準，幾千幾百萬人民只有忍受他們的損失，重新開始他們的事業。

### 八、土地所有權的混亂

什麼地方是小農佔優勢，什麼地方的統治權就比較清楚些。小農經濟一般的在德國，比利時，斯堪的納維亞，意大利北部和德國的大部份佔優勢，其他地方是大規模地經營土地——如在普魯士東部，意大利南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蘭——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類似封建的關係常是司法上難於處理的問題。農民可能老實地突然用合法的要求起來要求他們主人的土地。而且絕大多數的農民會這樣做的。無論如何，他們會這樣想，會有這種行動，把土地收歸已有，特別是當同情他們的軍隊通過在附近的時候。

### 九、金融的混亂

過去六七年之歐洲的儲蓄差不多完全投資在戰爭中——這就是說它的價值很快地不存在了。這些「投資」的唯一辦法，就是從估價國家中搶奪來（摺回本錢），這種贖物德國人已經搶了很多！凡是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了。然而在目前，這些統統被消耗殆盡，可供搶奪的儲蓄品並不多。全歐洲的農民、商人，以及醫生等的儲蓄的最好的一份早已在戰火中燃燒乾淨。除了寫在賬簿上的白紙黑字的「財產」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來表示這些儲蓄了。

一般的說：歐洲戰後的金融機關將完全不能存在。農民們和商人們將沒有什麼真實的東西存入商業銀行，因為這些人除了身上的一張皮以外，他們不能儲蓄什麼——銀行也用不着儲蓄錢，因為主顧沒有購買力，銀行的「準備金」只是儲存在柏林的紙頭，要等納粹「征服了」全世界的時候才能兌現。那些擔負重建歐洲金融機構的人，大概必須從零開始。就金融狀況說，歐洲在停戰之後的幾個月中恐怕將回到中世紀去呢。

### 十、錢用在何處

自從一九三一年維也納信託局成立以後，貨幣在歐洲基本上是一種真空真空的東西，在理論上貨幣是可以隨所有者的意志兌換某種有價值的東西（如黃金）的。然而事實上，在過去十年中，在歐洲或其他地方就沒有兌換過。人們接收鈔票完全是為着上面寫着價值多少，買險收用，在停戰之日，這種冒險將使零到整個歐洲自己身上來。

只要市場上有充足的貨物，這種冒險並不大，但是當戰爭的準備，開始把貨幣塞進了人們的口袋，日用品的供給減少，貨幣用在日用品上受到限制的時候，通貨膨脹必然在角落裏醞釀着，因為被警察禁止之故，所以通貨膨脹在表面上並不十分利害，一切商品供給和價格均國家統制着，新的經濟法律的處罰很重。把貨幣在鞭子之下管制一個長時期這是可能的，但並不是永遠可以如此。

今天歐洲的貨幣完全無疑問地是為人的，及不過是寫在膠簿上的主觀的價值準備，當警察統制解體的時候，歐洲的全部貨幣必將爆炸。

## 十一、失業工人

就經濟的意義說，基本的事實是十幾年來歐洲工人受着長期失業的痛苦，這種影響在停戰之日將開始漸漸明顯起來。

三十年來歐洲經濟的繁榮完全是戰爭的繁榮，在那些年頭中歐洲並沒有解決過這退兩難的經濟問題——因失業以致購買力減低，同時減低生產和因減少生產以致增加失業的問題。它不會企圖獲得全部的生產勞力，也不會給人民的需要以適當滿足。相反地，它犧牲了這種企圖，它寧肯犧牲國民儲蓄——寧製造不經濟的貨品——戰爭的貨品，戰爭經濟——我們不嫌重複地說這話——對於國家財富並不增加什麼，結果反破壞其他經濟部門，這一筆補救賬以後是會明白的。

準備戰爭乃是對於經濟危機的一個虛幻的解決。這大約是真的，假如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幾年間的任何時候，歐洲曾經有一個廣泛的裁軍協定，那麼與此俱來的失業將使得經濟不景氣尖銳到歐洲的每一個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可能，這種預測嚇住了那時的政治家們。他們決定大規模地從事於製造軍火，因為這是從經濟的阻塞中跳出來的易走的道路。

今天在歐洲的軍隊中約已動員二千五百萬人，在各種軍火製造業中約動員七千五百萬人，臨時補充的女工雇工以及供給軍需——如食物衣服等——的人還不算在內，在停戰之日，這一個龐大的一萬萬人的數目必將遭到失業。那時歐洲條件東西都需要，然而條件東西都溢錢去買。——單單從事解散軍隊的機構——將成千成萬的人從戰場轉移至個別的家庭中——就是一個龐大的困難工作。然而經濟問題困難更大。大部分的產業工人必須等待軍火工廠轉變成非軍火生產的

工廠。這些轉變過來的工廠又必須等待着「有效的社會要求」，有甚麼實質的購買力來支持它。成千成萬的饑餓的人們，在沒有得到工作成爲生產者以前，是不能變爲消費者的；而工業在沒有消費者以前，又是不能雇用他們作爲生產者的。

## 十二、市場的缺乏

第一次大戰結果的時候，某些經濟學派特別強調因戰爭破壞而創造的廣大歐洲市場。這些預言家說：「歐洲將需要一切。社會對於商品的要求一定是空前的」。

的確，一九一九年的歐洲對於一切商品的「要求」是空前的。然而在沒有購買力，戰爭固然創造了「要求」，然而同時都毀壞了「要求」的能力。在戰後十年中，美國「賣」給歐洲的大部分貨物是用投機的通貨膨脹的馬克和不兌現的公債「付款」的——換句話說，掃根結底沒有付。總而言之，我們不妨說，在停戰之幾個月中，除了聯合國或者可能創造的信用以外，歐洲就不會有甚麼內外市場。

## 十三、社會階級的衝突

這樣，在再建歐洲中將過着一種局勢，在這種局勢中舊的和穩固的這義被破壞了，戰時人爲的這義亦將摧毀，權力機關被粉碎了，商業關係與條約被撕毀了，或者是不讓它存在，各人將只顧他自己，不過某些新舊階級的階級利益將更加顯著。

實際上所有這些階級，在停戰之日對於真實的利益究竟在何處的問題，將是很複雜的，就總

的方面看，最安定的和最自信的恐怕將是西歐的小地主們，其次是他們的佃農和雇農，產業工人將遇到不可預知的危險，並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工人集團——這種事實將迫使他們構成強有力的政治集團，職工們，小店員們和手工業工人們將是一些可憐的個人，極容易受煽動家煽動，小職員和公務員們因為職業穩定，比較安定，但非常害怕物價高漲（因為在物價和通貨膨脹之中，他們的工資總是提高得最晚），這些人在社會中將形成一種不談話的集團一同被籠罩在阻快或恐怖中。舊派工業家們和大地主們將在真空中與來跑去，等待着計謀者獲得一種新的特權，這種特權保證他們的舊地位，恢復他們駕馭經濟的地位。

最後，在停戰之日另外還有很大數量的一羣人，這種人並不立即可以歸入我們剛才分類的一羣中——每天都可能被解雇的軍火工人，暫時在軍火工廠工作的女子和老人，不斷回來的復員了的或者逃離了的士兵，此外還有流氓幫，間諜，及黑市專家。這種人在戰時是在戰爭的掩護下謀生，當危機出現，他們就祇有搶劫。

一切這些陰影和衝突的階級利益將大大增加社會的混亂，歐洲將是這樣一種，歐洲破碎的，貧困的，道德破滅的，當聯合國企圖建設一個永久的世界和平的時候，他們會遇着這樣的歐洲。他們還必然會遇着更多的東西——一種看不見的糾纏不清的東西，這種東西有力量將他們的最好的智慧變成毫無意義。

#### 十四、仇恨

歷史上還不會有過這次停戰之日將要爆發的兇猛的仇恨。人質成千累萬地被屠殺，全體人都

過着流浪生活，妻離子散，像運牛一樣運到很遠的地方去，全部人民有系統地被強迫，被壓去他們的身份地位，許多區域許多民族計劃地被迫受戰，因而，比這種驚慌的高級更壞的，將是復仇，這種復仇對人類的正義說又是應該的，假若不加阻止，那些受着這種變態和侮辱的人們必將報復，縱使他們的仇恨，至於在若干年中阻礙有秩序的重建歐洲工作，當然，這是不能讓它這樣的。然而要阻止這種人性的正義的復仇行為，需要高級的政治智慧和智識。

因為你不能消滅這種仇恨，軍隊不能這樣作——因為他們會親自分得一份的，法律不能這樣作，因為使律者有他們自己的法律，這種劇烈的仇恨必須讓它在激烈的行動中發洩幾分，否則它將變為流行病，其爆發的方式令人不可想像。

## 關於穩定戰後世界通貨問題

大剛報

美國財政部近向聯合國政府提出戰後幣制計劃，主張設立國際平準基金委員會，另創國際金貨幣單位，以現金為準則，俾隨時可以兌換現金；其基金來源，以黃金與政府證券為之，由各參與國分担；共分担數額視所存之黃金外匯與全國流入及其貿易額變動情形酌定之，但至少須分担五十萬萬美元，由聯合國與聯合國聯盟而國負担一部分基金之參與國家組織管理局負責管理，至管理權限於各參與國家之國庫，以中央銀行入各國之財政機構為參與國全體之國際銀行，以為鞏固戰後金融之基礎。同時英方亦擬有盟恩斯計劃，其內容與美財政部所擬案

之計劃，大致相同。

此項計劃之目的，在使各參與國通貨價值之穩定，以防止各國匯兌統制，所以規定此項國際金貨單位，完全係以現金為基礎，各參與國家，出售或購買通貨價格之匯兌率，非經管理局之許可，不得變更；因此各參與國間，從此對於競爭性之通貨貶值，可以避免；卡特爾統制生產之現象亦可打破，此種措施，對於世界經濟前途，是大有裨益的。

吾人鑒於過去國際間之鬥爭，皆由經濟之不調協而起，此項計劃如能使國際貿易開放，以打破國際卡特爾主義，則此項計劃可謂為維持戰後和平之基本方案。我國為聯合國家之一，同時又向內門戶開放主義，所以吾人對此項計劃之措施，寄予無限之期望；惟以此項辦法，尚有一點頗有商榷之必要：

第一、為組織問題，按照美財政部新聞發表計劃第六點規定，管理基金之理事會，其投票權係依照各參與國之基金負擔額為定。然而各國間之財力強弱不一，強者可以操縱投票權，結果必難令人滿意。吾人不欲求國際合作則已，如欲求其國際合作，則此項組織，必須以國家為單位，不應以基金負擔額為標準，方能達到貨幣合作之目的。

第二、為範圍是否予以參加的問題。此項計劃之目的，一面在求聯合國家之金融合作，一面則在阻止未經許可之國家對國際間之資金活動。據美國羅斯福總統通貨計劃，主張完全以聯合國為會員國，如當前之敵國被強參加，則將對之實行特別之條件。殊不知完全以聯合國家為會員國，不許敵國參加國際之資金活動，則此項計劃實施以後，勢必形成國際金融之兩大壟斷，使敵國未經參與之一切國家形成另一經濟集團，以相頡頏。這兩個經濟集團的互相衝突，彼此傾軋，則

不但戰後金通貨不能穩定，且將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因素。所以吾人認爲穩定戰後世界貨幣計劃，應採廣泛之開放主義，使戰敗國家均得有參與此項組織之機會，共同在同一的匯率之下實行交換，以求彼此合作。無論任何國家皆不得壟斷或獨占，必須使國際貿易完全開放，則所謂穩定戰後世界通貨，方能消弭未來戰爭的禍根。

## 如何穩定戰後貨幣

廣西日報

最近，同盟國間關於戰後問題的商談，甚爲熱鬧，例如戰後和平機構的建立問題，戰後糧食問題，以至戰後貨幣問題等等，或則集會商討，或已提出具體建議，而一般人士對此問題的興趣，亦不下於對當前戰局問題的談論。

據倫敦五日中央社透電：戰後貨幣制度，美財政部已向盟國提出長項計劃，建議設置聯合國與其他各與國間平等基金，以五十萬萬美元爲最低額。基金以參與國之黃金，貨幣與抵押品爲來源，各政府所繳納金額以各國擁有黃金數量，貿易平衡情形，與國家收入爲規定多寡基礎。該計劃並建議創立一國際貨幣單位，每一單位約合美金十元，可隨時易爲資金。基金當局有權要求任何參加國購買任何參加國之通貨，以彌補一國對另一國之貿易入超額。該基金可發行債券，在任何一參加國家內銷售或貼現，但須獲該國政府之同意。參加之各國，應遵守下列各點：（一）該基金所規定之匯率，非經基金當局之許可，不得更動；（二）某一參加國家，認爲時機成熟

時，即取消一切外匯限制（資金之移付，得爲例外），非經基金當局許可，不得增訂限制辦法，基金當局亦有權建議取消限制辦法。又各參加國家將採取嚴密聯繫，阻止未經許可之國際間資金移動。

爲恢復戰後世界經濟，創立國際貨幣，穩定貨幣的對外匯率，防止資金的大量移動，自然是一個極必要的措施。因爲一國在戰爭時期，支出浩繁，債務增加，每致通貨膨脹，幣值跌落，即或因措施得宜，一時的通貨在戰時雖不致過度膨脹，但戰事一旦終止，被破壞了的生產事業不能立即恢復，而軍隊復員之支出不會減少，付付成務，尤需大量現金，所以歷史上也不乏戰勝國家的貨幣制度導致崩潰的先例。美國本爲生產高產發展，資金亦爲豐裕的國家，但據美財長上月二十三日發表之談話，估計戰後美國之債務，可增至二千一百萬萬美元，而指出「吾人必須嚴防戰後通貨膨脹」。亦即是說，也同樣要處理戰後的貨幣問題，而且世界經濟，早就因爲國際間的關係日益密切，一國的貨幣發生問題，往往會影響整個世界，對於戰後同盟國家甚至整個世界貨幣問題的應該未雨綢繆，預立計畫，其現由也正在此。

不過我們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經濟環境皆自身需要與各先進國家究有若干不同，因此吾人對於戰後貨幣問題的解決，應該尊重獨立自主的原則。因爲世界經濟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的階級，資本力量比較雄厚的國家，得以金銀勢力支配一切，而操縱世界市場，分割殖民地，也以金銀資本爲其先導，幾十年來世界的惶惶不安，從經濟上觀察，他在往表現爲國際間的金融戰，或者說是貨幣戰。戰次同盟國家抵抗侵略的戰爭，既爲爭取人類的自由與平等，並爲維持世界的永久和平起見，戰後國際間的貨幣計畫的確立，應該充分尊重各個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絲毫不含

有支配世界市場，終制國際貿易，而東據經濟落後國家發展前途的危險。

我們可以推想，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在戰時因為要支撐最艱苦的局面，使幣金問題往往往運送嚴重的困難，到了戰後，為恢復生產，安定金融，所有整理通貨，以及限制外匯，防止資金運送，基於上述原則，也不能不有獨特的辦法，自不能與先進國家等齊觀。

戰後吾人願意附帶指出，根據英首相邱吉爾的演說，同盟國家明年始能擊敗希特勒，然後於部份復員的情況之下，集中全力，閉塞英日。雖然這主張，即美國人士，亦多表示不能完全同意。但吾人已可測知遠東的戰事畢竟是長期的，而且勝利以前攻守之實，雖有盟邦協助，但大部份陣落在吾人自己肩負上，如何改善當前的金融政策，克服戰時通貨問題的難關，俾能支持戰事，求取勝利，其重要實千百倍於戰後通貨問題的解決。

## 戰後世界問題

葉疾

——于斌在洛陽國際問題座談會講——

在洛陽，這是一個極難得的盛會，尤其是在于斌主教於臨離洛陽以前，抽出一點寶貴的時間，來出席洛陽第三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更是寶貴的事情。

尤月八日的清晨，天色微明，馬路上行人稀疏時，文化人却起身特別早，一個個精神抖擻的

走向國公廟的中原社會教育館，去參觀這一個極有的盛會。于主教穿著一件淺灰色的襯衫，碩大的身軀，豐滿的面龐；雖然是奔波於西北與中原的長程旅途之上，而並不顯疲勞，反而精神益為健全與興奮。

當六點半的時候，由中央社主任張友民主席，宣佈開會，致詞云：

「今天，是洛陽文化界第三次國際問題座談會，又蒙于主教光臨指導，更是榮幸，于主教在國內外都享有盛名，對於國際問題見解尤精，我們在洛陽可以聆聽于主教的偉論，諸位也可以發表意見，請于主教指正！」

一 陣熱情的凜烈寒聲中，于主教在長椅子的中間站立了起來，首先感謝各位的熱情，天一亮，就來出席座談會，其次是為時間匆促，也沒有準備，只概略的談一談「戰後世界問題」：

「目前國際戰爭，已經入於淨化階段，現在世界上只有侵略與反侵略兩大戰線，雙方毀譽驟變，勝負之數未定，討論戰後問題，雖然觀之，似嫌過早，但自去年十二月八日美國對德宣戰以後，國際局勢為之一變，世界視聽亦為之一新，我國五年來之浴血苦鬥，業已引起全世界主張正義之國家之重視，全球各愛好和平民族寄與以偉大同情，中國在這次大戰中及戰後，實居於舉足輕重之地位，若對戰後問題不能未雨綢繆，及時考慮，則在將來和平會議席上，難免不重踏上次覆轍。今天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略加介紹以盡拋磚引玉之憾焉。」

政治問題：談到政治問題，便令人聯想到政治哲學。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大覺悟，那是國家絕對性問題；從前人們對於「國家絕對性」似不重視，並無非議，而今方知國家主權，非絕對的面為相對的，若是「國家絕對」，則祇求速達目的，逞其野心，而不擇手段了，此實病心所以能不

斷一切，燃起戰火之一大主因，若國家主權過於膨脹，而不加以限制，最後勢必釀成戰爭，所以說：「國家主權是絕對的」一詞，在今天已無任何重大意義，假如國與國之間能安以道，接以禮，國家雖多，亦能太平，否則和平祇是夢想，以前在君主專制時代，有人提倡「國家絕對」之說，以固君權，而利統馭，在民主思想抬頭的今天，此說已成明日黃花。其次，談到戰後國際義務問題：上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和平會議為幾大強國所操持，以致弊端百出，乃釀成今日之戰禍，且與同盟各國，貌合神離，同床異夢。東北事變一起，國聯隨即壽終正寢，故今日各政治家對此問題，觀察各異，主張不一，有主張國際聯邦，有主張國際聯盟，有主張修正充實國際聯盟，前二者近乎夢想，後者幾成世界上各政治家之一定想主張。

戰後經濟問題：這次大戰，是「有」與「無」之戰爭，即是缺乏生活空間的國家，與有生活空間的國家之戰爭，互相爭奪市場，爭奪資源，明乎此，則戰後經濟問題，應注意到資源分配問題。第三、美國務卿赫爾所倡「貿易自由」之說，此役英人主張最力，戰前各國對德限制太嚴，戰後提倡海洋自由，貿易自由，以達機會均等。這個問題，在歐美各工業發達國家，本無所謂，但對中國，實為一致命打擊，如果中國也同樣打破關稅壁壘，則我國方興之幼稚工業，必遭摧殘，我國經濟必定整個經濟破產，是中國不亡於日本，而亡於世界也，故戰後和會席上，切不可不加詳察，隨聲附和，而自隕於不救之域！我國應當提出一個例外，即是在中國工業達到平等地位後，始再撤去關稅屏障，以維護民族工業之充分發展。

戰後軍事問題：裁軍問題，即軍備縮減問題，以前明言提倡裁軍，暗則率率擴軍以備火拼，故戰後裁軍，應由戰勝國家秉公制成本案，同時裁量，以漸進的精神與物質等重，裁軍問題，各

方對之主張不一，議論紛紜，有人主張組織國際空軍，以家變改爲商船；國際專家主張，祇有國際空軍，用以制裁暴行，維持國際秩序，故國際建軍問題，難以空軍爲最宜。

文化問題：我國政治思想，自古以來，即有大同思想，全球有六萬萬人信奉基督愛精神，加四萬萬人信佛大同，則戰後在文化思想方面，吾人宜將世界大同思想與博愛精神，向世界廣加宣揚，但近世紀羅武主義國家，不知駕馭自然，而自相殘殺，建立宗教信仰，實爲當務之急。在中國，我們的倫理傳統，純在道德圈內，歐洲則建立於宗教之上，則吾人應融歐亞兩大思想，而達大同之治，我們尤應將我們的意見提起世界的注意！

子主教的講話完了以後，又是一陣喧嘩，接着是討論，金先生、彭先生相繼提出了戰後民族自決及民族平等問題，並由于主教分別解答。

在座談會結束的時候，掌主席作了一個結論，同時對空軍位權研究發展問題，將所得的意見提拱出來，作爲未來戰後世界秩序的建立時的參考。

## 戰後的世界

福建新報

。英國把希特勒打倒。也許在兩年以後，我們如果相信邱吉爾的話，戰後打好了；無須好整以暇，把戰後世界，當做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並且在目前，討論戰後世界或民族問題，更登會警告英國國會，也許會引起糾紛，妨礙同盟各國的團結。

不過沉默的英國紳士，都會皺着眉頭，懷疑到戰後世界，會不會回復到凡爾賽條約的時代；那末我們在此地，亦不妨捫臆而談世務了。

幾百年來，國際關係，過於複雜，爲簡潔起見，讓我們提綱挈領地說：一部近世史，就外交論，是英風本位。

從處女女王起，英國兵艦，永遠跟在商船後面；米字國旗，一天二十四小時，看不見太陽沉落。第一是由於英倫海峽，把三島與大陸隔離，從諾曼人到了英國以後，無人能渡過這一道天堑，歐洲大陸，常有戰事，鬧得千里無煙，疥癩滿目；英國儘可避免淪陷，閉關休息。第二是宗教革命，把熱練工人，從大陸趕到英國，把紡織衣鉢，傳給英國；爲英倫的工業，立了一塊奠基石。第三是英國地處新舊大陸的航路要衝，所以商業發達，雖然後於西、葡、荷蘭各國，而最後勝利，仍是屬於英國。

我們回想，在一八四六年，英國擁有一千七百餘萬紡錠；而集合大陸各國紡錠，未及一千四百五十萬。英國的生產力，甲於歐洲。怪不得對於拿破崙的大陸封鎖，他能够單獨支撐，並且贏得清鐵爐的勝利。

然而花不常好，月不常圓；英國在世界的地位，無形中亦有漪變。

十九世紀中，英國的外交家，敢注目於帝俄的動向。英國特印度爲寶庫，蘇彝士運河爲其鎖鑰，帝俄想衝出黑海，而英國恐其危及近東；克里米亞戰役，因此而起。等到德國中興，鐵血宰相，起草柏林條約，硬把波黑兩洲，託與國代管，俄人在近東的雄圖，化爲泡影，不得不經過過伯利亞的冰天雪地，向遠東另覓一世界。英國又不得不有英日同盟，其結果遂爲日俄戰役。

帝俄從此不足畏了，而德國代興，英國又相形見绌，英國由德國輸入鋼鐵，從一八九一至一九零一年為十三噸；後此九年，為六十萬噸；到了一九三一年，至超過一百萬噸。歐洲的鋼鐵工業，德國佔着第一位；雖敢於躍躍欲試，想向英國奪取壟權；因而濟南三〇鐵路與三〇鐵路的路，因而發生上次歐戰。

英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是贏了。不料世局又有突變。

第一是西方列強，忙於上次歐戰；日本乘機侵略中國；以近水樓臺，積極推行大陸政策；把門戶開放的口號取消，而代之以獨佔政策。

第二是帝俄消滅，蘇聯代興；其口號為反帝，其國力經過五年計劃的建設，且超過帝俄，而其外交路線，因為地理的關係，似乎有多接受帝俄衣鉢。

第三是凡爾賽條約，並不足當被德國的金龜咒；徒引起德國民衆的憤激，而予希特勒以煽動的機會，造成了他的領袖地位。

因為國際情形變幻，英國可以比一個人，少年時代，像春花一樣地消逝；只留些無數皺痕，刻在多思多慮的發禿上面。已不識從前的那樣活潑；而懷疑一切，擔憂一切，他的外交，因此就採取姑息政策，結果在遠東地圖上，添了一個傀儡國，有些人以為日英會因此衝突；而南方至今尚未絕交，在歐洲方面，德國退出國聯，撕毀了凡爾賽條約，而仍舊恢復軍備；還要合併奧捷，消滅波蘭；英國讓步至再至三，不至有第二次大戰。

最後勝利，自然屬於我們；但是勝利之後，世界或國際關係，要怎麼調整呢？

（一）把德國解除武裝，如大西洋憲章第八款所說；而日分裂為幾個小國，使德國回到普法

戰爭以前的狀況，這樣辦得到嗎？在短期內是能夠的。然而德國民族，可以永遠給人家壓下去嗎？倒不如斯大林說得快：我們要打倒希特勒，而不是要打倒德國。

(二)對於未來世界的機構問題，祇後由英美蘇三國議決，連中國都不必列席；豈不是仍舊為秘密外交，與梅特涅的神聖同盟，有什麼分別？充其量亦不過像巴黎和會一般，起初會談還有十個人，後來減為四個，最後只剩着三個巨頭，在爐邊談話。

(三)再來一個什麼國際聯盟嗎？我們亦不能無疑義了。

左邊去，為什麼國際聯盟，必須為強國代表？為什麼一個英國，會化為幾個單位；而聯邦的美國，在國際內只算為一個單位？為什麼國際議案，須經全體通過，纔算有效；而任何一國，都有單獨否決權，並且可以隨便地退出國際；結果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全世界人士，對於這項會議式而又不能行使權力的國際，都感覺失望了；將來的國際或歐洲委員會，會不會又蹈其覆轍呢？

(四)還有弱小民族的命運，要如何決定？

殖民地仍舊為殖民地麼？或則只有熱心國的殖民地，變為國際共管嗎？中國並不是熱心國，為什麼台灣與東北，亦必由國際共管？在過去，太平洋有許多島嶼，由國際委託日本代管；結果還不是佔領嗎？大西洋憲章第三款，「領土改變，凡未經有關民族的自動同意，英美不願其實現」，我們看過了，不覺懷疑，不但在歐洲，除了納粹以外，沒有人會同意於希特勒的饕餮鯨吞；請就亞洲舉例，安南人何嘗願意為法國藩屬？我們應該讓安南獨立呢？或則亦不妨曲解為法蘭西領土的改變必須經過法國（與安南有關的民族）的同意呢？這樣的條文，豈不是自相矛盾；何如歐

前途的民族自決，說得是多麼明白？

(五)世界所以不安，由於有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尤其是鋼鐵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什麼叫做強國，內則貧富相懸，引起勞資衝突；外則生疏過剩，必須爭取市場，或高築關稅壁壘，西洋人似乎沒有讀過我們的禮運大同篇，沒有研究過我們的民生主義；而徒斤斤於貿易原料的取得，無論何國，必須享受平等（大西洋憲章第四款）。這句話就是實行了，世界就能夠無事麼？

我們覺得世界實有一部分人，天天在醞釀戰爭，歡迎戰爭。壞蛋並不止一個希特勒，孟子說得好：兩入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今天的鋼鐵工業家，無異於古代的矢人，惟恐不戰爭，戰爭的聲浪一起，他們的股票，立刻會提高價格。西洋人最提倡愛國，而西洋的鋼鐵，工業家，最不要國；否則我們試問：誰把烏克蘭後關槍的專利權，分與德國？誰把飛機炸彈賣給日本；炸毀了在華的教堂醫院？

人類原來糊塗如此！所謂科學家者，也許比普通入還要糊塗！經過了兩次大戰，都有應該澈底的覺悟；否則無數人的血，又算白流了！若何調整戰後的世界，我們常得只有這幾句話，不能不說。至於實際問題，讓世界的政治家，在歐洲或亞洲委會裏去討論好了。

# 戰後要怎樣

M. Douhair

第一次大戰結束了的時候，歐洲大多數國家的農業都陷入嚴重的情形。土壤的肥沃消失了，牲畜被殺死了，不但儲藏的糧食都霉爛了，而且營養不良，影響了人民的健康，尤以中歐各國為甚。

戰後不久，曾有一度短時期的繁榮，因為當時需要大量消費物品，包括糧食，和建築材料。這種繁榮一過之後，各國便面對着嚴重的失業問題，結果因為沒有國際合作計劃，各國政府都不得不採用短期的高度國家主義化的政策，不大顧到長期的影響。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二十年間，各國政策，都為憂懼心所左右。其始也，因缺乏經濟和社會的計劃，而對於經濟的影響發生憂懼，其次也，因短視的政策，在政治關係上，有了不可避免的影響，於是大家對於戰爭發生憂懼。

戰後歐洲農業復興的時候，世界又面對着人口過剩的問題，同時事實證明了貧乏，消費低減，和營養不良，仍繼續存在。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東歐及海外的輸出國家裏，物價暴跌，其結果自然更使全世界農民減少了購買的力量。

## 未來的戰後問題

現在，我們開始考慮戰後所必將發生的問題了。上次大戰的經驗，不是很有用的指導嗎？我們就要遇到同樣的情形。歐洲塌壞了，土壤的肥沃消失了，牲口減少了，人民營養不夠，故對於糧食，對於農業的採集，倒有迫切的需要。我們在海外各國也許需要剩餘物品，並且需要大量糧食和原料，至少最短期間內是這樣的。

雖然美帝國主義的產物，在戰後一個很短時間內，也許銷路很好，因為歐洲需要貨物以恢復商業，需要材料以復興農業，但是，更遠的前途，就有許多困難。

我們不能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各自治領方面，集中於經濟的國家主義，是沒有用的。無疑地，我們在戰後，將有更好的生產的設備，不過，我們的製造能力，却偏於製造軍火的生產了。這班工人大多數必將願意投從事於製造的工業，各自治領的全部本能，和他們的戰時經驗，必使他們偏向於大規模的製造廠和高度的個人生產力。結果各自治領產物將不供給美國大量製造品以適當的市場，於是美國必須另找輸出的市場。

### 帝國間貿易的實驗

一九三二年，英帝爾自謀解決其經濟的困難問題，筆者認為在英福利二字裏面，彼對也許發現解決戰後經濟問題的適當辦法，或者唯一的辦法。這使我回顧到了一九三九年之間的生活標準，營養程度，以及關於歷代這些問題的成就。羅斯福總統在第三屆就職演說裏，（這是美國國會裏的第一次三屆就職演說）說道：「我們所期望的，是一個建築在四種主要的人類自由上的世界」。接着他說：這是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貧乏的自由，免於憂懼的自由，他又繼續說

道：「那不是千年後的幻想，這是一個確定的基礎，以建設一種在我們現代和後代都可實現的『世界』。至於貧乏的自由，就是設有充分的糧食，適宜的住宅和衣服，合理的娛樂，及其享受的方法。

帝國的主要生產者所直接關心的，是糧食和衣服的原料，現在，假定將來和平解決辦法裏，有一部分規定各國必須採取各種政策目的，在使公共衛生，達到紐西蘭澳洲荷蘭在一九三九年所達到的標準，因此，他們必須以適當的衣食住為經濟政策的最要事項。這如果辦得到，就祇有歐洲各國辦得到，其影響於主要物品的世界貿易，也是很大的。於是第一個結果，就是歐洲各工業國的國營農業，就要大着促進其主要糧食的生產，尤其是牛奶，水菜，和蔬菜，同時，可開墾的區域，就大都利用以生產牛麥的食品。第二個影響，就是小麥，玉蜀黍，其他飼料，肉類，牛奶產品和水菓輸入的需要，必大增加。同時，要有更適當的衣食住，必需要大量的羊毛和棉花。也許戰後各國不能即時改善生活的標準。這有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現在才试着試提出兩個可能的答案吧。

### 羅斯福的第四種自由

第一、我們要重溫羅斯福總統所說的第四種自由。他說：第四種是免於恐懼的自由。若以普遍的說法演譯出來，這就是說：全世界都把軍備裁減得根底斷，不許任何國家能採取侵略的行為，而對付那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將來如果在和平解決辦法裏，我們能夠實現這種切實的期望，各國就不必支用鉅大款項於軍

備上，能够把經濟資源的更大部份，專用於社會福利事業。

第二、筆者敢說：工業國家，如英國，西歐，美國，日本，就要發現他們不能不想法子把提高生活標準一事，列為經濟政策的首先事項。主要理由，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工業工人那樣要求，雖然這大概是不免的。我的理由是：在戰後的世界，各舊工業國家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替他們的製造品，找到適當的市場，那是全世界必須有一種改善住宅衣服運輸和享樂的普遍運動。

如果各工業國，真要看見世界生活標準迅速提高，世界的文明享受的要求繼續增加，則英帝國的主要生產者，也一樣要的。

因此，全世界都有免於憂懼的自由，就是我們的主要利益，如果要得到這主要利益的話，我們就要帝國裏各國，和其他一切國家的經濟政策，都着重於較好衣食住和社會福利的其他因素。自然有許多困難情形，必須加以克服。但是，我敢說：要得到大量人生日常用品，實比每月製造二千架飛機和武裝新的軍隊，要容易得多。

世界前途如何？關係全在於各國是否一致實現，羅斯福總統的第三種自由——免於貧乏的自由——全世界都是如此。

# 新世界的商務協定

威羅斯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三月號「大西洋月刊」

〔波士敦電訊〕三月號大西洋月刊載有美國國務卿威爾斯論文一篇，題為「新世界的商務協定」，茲摘誌原文如下：

在歐戰結束以後，歐洲全部和亞洲大部的地方將變為悽慘而難於居住的地方，其情況之劣無法想像，飢餓、仇恨、疾病，這三種可怕的戰爭副產物廣佈蔓延，甚至較近代以前任何時候尤為普遍。使生活還能忍受得下去，甚至使人們還可以過活，其責任將在一般殘死者身上。

世界的其餘部分，如美國，拉丁美洲共和國以及不列顛自治領，若與歐、亞附屬國當然算是很幸運了。血肉與財富的消耗的確不在少數，不過我確切地感到，我們卻不至於看到我們窮強遭受屠殺，工業遭受摧殘，田莊被敵人佔領而荒蕪，致人民飢餓而死，或者是眼睜睜地看見窮朋友被拘作人質。最單純的人類情感，將驅使我們而與那些迫切需要衣、食、住、醫的人們，共享我們這些較好的幸運。

不過，類似這一類的救濟絕不會持續長久，遭受摧殘的國家的人民，勢將重新奮鬥以求自救，使田莊重新生產，交通工具恢復舊觀，普遍建立文明生活的物質基礎，這大半是根據他們的自覺。

做準，但是使他們能夠前進的根據，其基礎必須建立起來。因此之故，未來新世界的特型，將來大部分當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態度政策，尤其是商業政策。如果我們和別的未被蹂躪的國家抱定志願，堅決地向着減少貿易的障礙那個方面前進，那末歐洲許多國家和偉大的中國民族也全可以循此方向前進，並在那一個根據之上新建立新的經濟。如果我們無此意志或者意志不大堅定，他們勢將另作建立新經濟的計劃了。因此美國人民必需決定，並且在最近的時候明白揭示他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立場和意志。

自一九三四年起，美國行政當局的政策即有明白的表示。美國的國際商業政策和其他美政府所實行的政策一樣。其基本信念乃在自始至終為美國國民進一步地獲得正永久的福利。關於外交範圍之重要原則有二：其一為獲得可靠的和平，其二為建立繁榮的世界。舊政策逐漸減少商業障礙，設法阻止今次戰爭，縮小它的範圍，然後獲得最後勝利，凡此全要以此最大目標為根據。保持和平乃為第一個大的目標，美國人無不如此承認。第二個大目標（建立繁榮的世界）也很重要，因為它為第一目標之所依據，而且如果沒有它，我們經濟幸福便不可能。自然，經濟的繁榮為我們所最關切，但在近代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生產或商業的國家——甚至美國——能够在饑饉的世界上繁榮，其理由正如一個大商人如果沒有賴主和貨物來源必致破產一樣。

進一步言，如果不能得到繁榮的結果，世界永難脫離戰爭的威脅。所以最後我還要聲明，這成此次和任何一次的戰爭，大部還是在於經濟的覆滅。但是無可懷疑，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德國人民、工人和中產階級感受了很大的刺激，致使他們的處境失常，終於乃直接受魯希特勒那樣一個領袖的統治。……

歸納起來，我們全是人，而人全需要食、住、自由、和平和安全。最聰明的道路便是團結起來，如果能這樣，這幾種人生要素全不難獲致；但是如果我們不幸而被仇恨、嫉妬和競爭所分裂，當然是一無所有。而人類的命運最終只有一個。

現在的人類對於生產，農業科學化與交通的方法和技巧，知道的已經很多，他們可以全世界的資源和原料的基礎，而為全世界創造滿意的生活。因為這個原故——因為在過去一百年中科學、技術和生產都有進步——這一世紀才能夠成爲一般民衆都有幸福可享的時代。

有用的物品和服務如能效率很好，繼續不斷地爲人類生活，對於資源的開發，如能聰明地利用分量和交運的適當有效，那麼任何地方都不致感受恐慌了。

生產首先必須充足。這就是說人民可以依照他們的特別技術而自由選擇他們的工作，一方面要看他們的工作效率，一方面看他們對於工具是否能夠用純熟。在使第二項生產能夠得到穩固地位之先，一定要供給大量的資本，散佈大量的智識，並要施行很好的訓練。在美國我們不能好好地生產香蕉，同時鋼鐵也不是單靠煤、鐵和石灰等天然資源就可製出的。達成全世界所能享受的生活標準的基本要素，即爲生產分配的範圍不只限於國內，而且要及於國與國之間。在不能獲得生產分配的地方，我們絕對不能望其免於需要之苦。

這對於一部的美國民衆似乎是一個難以接受的教訓。我們的確比其他許多國家繁榮，的確我們有着較高的關稅，但是把這兩種事實連爲因果的人們，似乎忘却我們比較繁榮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不難尋找。第一，我們有勤奮、聰明而富於野心的民衆，他們承襲老的遺產，再加上技能和努力，在鼓勵自由發展的政治組織和以大膽爲催動的廣大資源之下生存着，工作着。

而我們在這一個大陸上各州之間得以自由貿易。那些贊助處到十三州商務糾紛的登督之士，寫下了合衆國的憲法，經過大的政治鬥爭才使憲法得以採用；更遠那些法官的發明，他們根據憲法的商業理由，把各州間所創立商業障礙予以廢除，使當我們在世界中獲得最大最高的自由貿易的益處，因而美國的工業，農業才得到發展的可能，這一個發展不是在於說明商業障礙的特質，而是它可以作為我們獲得自由利益的證據。

許多美國人，實際上所有的經濟學者，常有這種意見。不過在國際方面我們却在相反的一個方向推進。……我們把關稅壁壘築得相當高，許多人採取報復手段，其結果乃造成各國甚至我們自己的較低的生活標準，如果不是這樣，相信大家更為幸福一些。

人類的經濟行為是很耐人尋味的。一方面我們為了交通的改進，不惜耗費大量的精力，智慧和資本以求其省力省錢，另一方面我們却又要建立關稅壁壘，首先我們要問，誰要我們造橋、修橋、築港，以浩大的開支充作鐵路、公路和空路之用？如果我們真的覺得它們對於紐約和加里佛尼亞兩州間的勞工生產互為有益，則行之於加州和英格蘭間又有什麼二致？

沒有一個負責的政治家建議美國應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他們所提議的，以及日見增加的，聯合國家答應同我們共同尋求的，乃是：「大家同心同德，共同參加對於成為人類自由幸福的基礎的生產。勞工，銷售物品的交換的努力；破除國際貿易間所有條約上的差別待遇，以減低關稅和其他的貿易障礙；」總括一句話，他們是在企圖達成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經濟目的。

我們如何能由上述議，向着完成的路上推進呢？顯然是在藉着兩國或多數國家間之逐步談判。在美國，說到關稅方面，談判和行動的機構早已存在，這機構包含一九三四年協定，一九三

七和四〇年修正過的商務協定，然該協定以此為根據下令和外國訂立關稅，並為實行美國在條約下之義務起見，宣佈修改美國的稅率。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我們即根據修正的條約而行動，並且在這些條約下產生了三十個協定，在訂約的時候，我們曾經運用了不少的經驗，並且不曾忘却條約中許多具體的和抽象的利益。

在去年十二月廿三日同墨西哥簽訂的協定便是商務協定實際進展程序中一個最好的例子。其中規定關於墨西哥向我們輸入的幾種重要物品，我們已允減低關稅，或者限定以現在的水準為標準，同時我們對墨西哥輸出的農產和機器製造品，他們也要減低稅率。每一個國家給予對方無條件的特惠門待遇，所以在此未來遇有墨西哥同別的國家條約而減低關稅的時候，我們則以立即享受其益。反之，美國如有條約，墨西哥所能享受的亦同。

這類的談判有一種很大的方便，那就是它能够在競爭結果以前進行。沒有人能夠詳細知道，在後任何國家的國外貿易會變成什麼樣子，不過天然的資源，氣候和各種的技能是有永久性的，同時這些都是主要形式的輪廓，以此等客觀條件而訂立的協定，不會錯誤過甚；即便有錯誤，也不妨在緊急條約中加以限制，如這次美墨協定便是這樣。

根據一九三四年而談判商務協定的證據，若無國會同意把它延長，則本年六月初即將滿期。所以國會對於此事的處理即為我們對於未來意向之真正測驗。……如果他們能夠以多數和各黨意見一致的政策而把這事解決，那麼主要的問題即算解決。果能如此，更是顯示美國人民，或他們的政府，能够依此大西洋兩岸，與國宣言和租借法協定，所表示的姿容，希望而行動。

## 論戰後集體安全

浙江日報

戰爭在發展中的趨質，使這次世界大戰已揭開了帝國主義擴張戰爭的另一方面，而是向全人類革命，用武裝暴力的衝突何種和平，這一前途是確定的，因此在進行這一戰爭的過程中，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戰後集體安全之建立。各聯合國的領袖以及各方人士對此問題或近頗為注意，而各報議論發表尤多，或資標榜，或示俱備，如魏氏之發表大西洋憲章於前，我 蔣委員長亦以其主戰者論宣示於後，而最近十中全會宣言更揭揚國際政策，聲明我對戰後問題之一貫立場。我人於此，不禁竊有所感。

網上次大戰結束後，各國因受戰爭的慘痛教訓，咸願維持世界和平，俾資休養生息，如訂定和平條約，組織國際聯盟，僅限軍縮，限制軍火生產，表面上之和平空氣，籠罩一時，遂人耳目。然而各國主義的內在矛盾，却正與日俱增，戰爭隱苗仍潛滋暗長，列強紛紛行動，既莫不與和平之旨大相逕庭，遂假而釀成今日人類第二次之大屠殺。此種罪惡因素之產生，追源溯始，實由於龐大的和平基礎之未臻鞏固，以致底消滅戰因，而後天的國際聯盟對暴力之制設，復未能執行盡力。蓋凡前和約，純係分贖形式，對於敗國之處置既不合理，對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之利益更置諸顧後，而列強本身之分贖對象，亦乏平允。在此種情形之下，殘敗國則咸懷復讐之心，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均抱追求解放之望，而列強則互存猜忌，勾心鬥角，遂漸愈烈，致爆發今日之大戰。

。意前志後，滋生風俗，我人應毋忘此冷熱歷史之教訓，注意今後和平基礎之建立。此其一。

夫欲談戰後之真正和平，必須根除戰爭之因素，組織國際平等互助之團體。我 將委員會曾謂：「除非對世界一切不平等之民族，願意待以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公道，我輩任何人將不能有和平的前途」。的確，惟有公道，才能使彼此間不致有任何戰爭，並消滅由戰爭所形成的敵對形勢。而對戰敗國的處置，亦必須合理，除懲罰其禍首及解除其侵略武裝外，對其民族之自由，國家領土及主權之完整，決不應有搖撼之束縛與損害，更須積極扶助其發展，而予以參加世界進步之新機會。例如：政治必須無分畛域，無分黨派，無分階級，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使全人類從此無政治的鬥爭，無權力的搶奪；經濟必須提攜互助，酌盈劑虛，使世界從此無經濟上之畸形發展，無市場及殖民地之競爭；尤應無分種族，無分國界，實現「四海一家」之大同世界，蓋惟如此，則戰爭之因素可除，而永久之和平可望。此其二。

其次，關於國際平等互助之執行及其機構之組織，上次國際聯盟之欠缺，或如玉龍盧先生所定義：「(一)未能絕對禁止戰爭，在某種情形之下會員仍得訴諸武力，(二)決議案倚無侵略之定義，(三)無制裁之自由，(四)國際本身之不健全，(五)各國人民對集團安全信仰心之缺乏。」今後對此一機構之組織，無論其形式如何，制度如何，其本身必須健全，對盟約之訂定尤須周密，不惟須建立國際警察，限制各國武力，尤應絕對禁止各國間之武力鬥爭；嚴格地履行裁軍縮減軍火製造，且限制軍火科學之發展；凡國際間之衝突，不論任何性質，任何原因，一律以和平之方式解決。一面確定侵略之定義，及其懲罰條文，如有違反公約，破壞和平者，則依法懲處其禍首，猶憶上次之國際組織，仍有未加入之國家，及加入後而任意退出者。此亦為破

頃國際組織和平之最大因素，今後對此應嚴加注意，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必須一律加入，加入之後，即無所謂退出，否則即以破壞和平論處。此其三。

總之，我人欲求此次戰爭之真正勝利，除擊潰核心勢力，剷除暴政及消滅各式帝國主義外，應立即成立適當的國際組織，以奠戰後互助合作之根基，從而消弭侵略，防止戰爭，庶登入類於狂席，造世界於大同。未雨綢繆，易容稍緩？惟我聯合國諸領袖及世界有識人士亟起共圖之！

##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

大成日報

報載太平洋學會在美發表報告書，宣佈該會討論「太平洋之戰爭與和平」一項問題之結論，生要（一）戰爭結束後，應由盟方之亞洲軍政暫時佔領東京。（二）應將日本完全解除武裝。（三）撤去日本之所有屬地包括朝鮮滿洲及委任統治諸島。太平洋學會雖為對於太平洋問題較有權威之學術團體，但其會員多為各有關國家，實際政治家，故歷來之意見，悉能見諸實行。此番該會對戰後太平洋和平問題預作研討，觀於報載會中互相諮詢之熱烈情形，足見與會人員討論本問題時之慷慨極其客觀坦白，故其結論所提供之意見，實至可寶貴重視。吾人對此亦願略早所見，以供世人參考：

吾人首先須指陳者：討論戰後太平洋問題之主要目標，乃在於「今後如何確保太平洋之永久和平」一點，但在討論此一問題時，當先追究今日破壞太平洋之禍首。故「戰後如何處置日本」

一項問題，實爲研討戰後太平洋問題之中心，中國已遭受日本之數度侵略，歷年低耗，所受生命財產與道義上之損害，真非筆墨與數字所能形容計算。故對於戰事結束後，由盟方之盟國軍隊暫時佔領東京等三項辦法，自然表示極端歡迎。尤其對於負擔暫時佔領東京一項任務，中國在地理上歷史事實均無不容辭！就中國人民內心所蘊蓄的情感而論，豈但希望暫時佔領東京而已，凡屬中華民族之子弟，無不願踏平三島，報仇雪恥！然吾人非完全情緒應用事者，太平洋上之永久和平，亦決非完全情緒用事所能求得，故吾人雖贊同暫時佔領東京，但決不以此爲主要目的，誠如太平洋學會中之中國代表所云：吾人之目的，不僅要求擊敗日本之政府，而在喚起日本人民使之覺悟和平之可貴，從而消取和平勿取戰爭。故「暫時佔領東京」一項主張，是否應付之實行，吾人以爲應視日本內部之情況而定，倘日本之人民，實能覺悟其過去聽從軍閥從事侵略戰爭之錯誤而幡然覺悟，並自願接受全部解除武裝，及「放棄殖民地及武力佔領之土地」，而願與盟國共同致力於世界之和平建設時，應同盟軍佔領東京似無必要，當可免除執行。否則，日本人民如不覺悟，則當俾東京一地應予佔領，凡足以使強暴的日本死灰復燃之各重要地帶，均應由同盟軍長期佔領，直至日本人民相信和平可貴之時爲止！以免重蹈歐戰後放任德國之覆轍！十年之後，再使日本成爲擾亂世界和平之隱患！

戰後將日本完全解除武裝一點，爲確保遠東永久和平起見，自屬絕對必要。惟吾人與據歐戰後處理德國之經驗，對此有必須補充說明者：吾人以爲解除日本物質之武裝其事較易措手，而解除日本侵略主義者思想上之武裝其事困難，必須有周密之計劃，方可必其成功。否則則雖保日本侵略主義者不假借其他名義，或潛謀武裝復活。故同盟國家於完全解除日本之武裝以後，必須須

(六) 近茲據此大使陳慶華之日本軍艦夜首，係後人知所乘機，(七) 日本之言作事業與國民義者，贈出因組成一檢製機，予以監督料，(八) 滿底橫毀日本軍工氣之基礎，使日本本要心份子永遠無可憑藉，如此經數十年之控制，然後日本侵略主義之遺毒可以肅清，解除日本擴張之目的始能貫徹！

此外，太平洋學會報告中，對於新泰日本之所有屬地一點，內容包括朝鮮滿洲及委任統治諸島云云：此原則與吾人之要求完全相合，惟在措詞上有須糾正者，即滿洲乃完整中國之領土，非日本之屬地，其地今據印(一) 據日本強佔，但中國及同盟國家並不承認此武力所造成之事實。故此點應分列兩項，一、為迫日本退出武力強佔之地區，(二) 為承認日本所有之屬地。如此聯名而宣願，且與中國抗戰之初旨，可以相符不悖矣！

上文所論，皆為徹底摧毀日本侵略主義之必要手段。惟吾人此次犧牲之目的，既在建立世界之永久和平，自不能以達到報復為快，而將日本永久置於「受人控制」之狀況下，使日本民族與世人結讎。故同盟國家於擊斃日本之後，一方面須防止日本再事侵略，一方面必須將日本人民之思想加以改造，申言之，同盟國應即將民主主義之思想灌輸於日本民衆，使日本人民得識陣軍人寡頭政治亦成立自己所主持之政府，以與和平之國際合作，此實最根本最積極之方法，如此則非但遠東和平可得保證，且使日本本身亦可獲得拯救！解決此一問題，吾人以爲應注意下列三事：

第一：中國必須完成三民主義之建設，中國之主權必須完整無缺，非惟日本應自一九一九年以來所佔領中國之領土完全撤退，並將自甲午戰役以來所擴張中國之領土如台灣、琉球、旅順、

「天運等全歸歸還中國，即各國在中國之治外法權及各種特權，亦必須全部廢除，果使中國之民權政治得以實現，中國之人民生計必苦解決，則中國可以立即成爲一獨立富強之國家，一方面可以杜絕日本侵略主義者覬覦之心，一方面可以對日本侵略主義者執行警察任務，以保證遠東其他弱小民族之安全。

第二：戰後處置朝鮮、越南、緬甸、泰國、荷印，及南洋委任統治各島，必須採用孫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所定之原則，並根據大西洋憲章之諾言，以公平信實爲本。其力能獨立之民族，則當由同盟各國共同扶助其獨立，其不能組成國家之土地人民，國際予以合理之管理，如此則這連無抱憾之民族，日本侵略主義者即無從施其煽動惑惑之技倆。

第三：援助日本國內有力之民主政治團體，使重訂日本之憲法及國策。將日本所有之資產，用以改進民生，增加人民之福利，國際對於日本之借款投資，亦以用於改善人民生活生產爲限，同時使日本之教育及宣傳政策，與國際之和平原則相吻合，倘能使日本改而不辱，使日本人民之生活，不致因戰敗而加困苦，則民主思想之灌輸工作，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以上述三項辦法中：尤以建設獨立完整富強之三民主義的中國爲最重要。蓋中國如能完整獨立富強，則方列一軍直接大有裨益於戰後處置日本問題，間接即爲遠東和平減少一種複雜因素。第一：中國之土地，現在尙可容納日本移民，其關鍵乃須中國有力迫使日本之移民，受中國法律法令之約束，不致成爲實行侵略之另一方式。第二：中國之資源極其豐富，一經開發後，尙可供給各國之需要，其關鍵亦在中國須有力發展以支配此有餘之資源，而不受外人之支配。否則即是引起戰爭，但以上二事，皆須以中國之獨立富強爲前提。

吾人於討論「戰後如何處理日本」一事，非惟不敢取從日本方面着眼，抑亦不敢取從中國方面着眼。蓋戰後處置日本之最後企圖，不在滅亡日本而在領導日本走上共同致力世界和平建設之途，故日本今日雖為吾人之仇敵，但吾人決不專顧本身之利益立言，以蹈過去之覆轍！就今日之形勢而論，軍事上之擊敗日本已無問題，然擊敗日本後處置日本則問題較複雜。惟對此亦有一項原則可循，即同盟國家本身必須整團團結密著，守住此一原則，則縱有若干困難，亦必可迎刃而解。茲後，吾人願忠告世人一點：即戰後之日本問題，與遠東問題不能分家，戰後之遠東問題，與整個世界問題亦相聯繫，故於討論戰後日本問題時，必須連帶注意戰後之國際擾攘。關於此事，美國塔德萊氏曾提出下列七項意見，頗堪供世人參考：一、每一國家有不受攻擊的安全保障。二、以和平的調整方式解決國際糾紛。三、防止以戰爭為目的的壟斷。四、各國有取得原料和市場的保證。五、改善各國經濟條件，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六、國際重新合作管制並逐漸禁止麻醉品運送。七、各國移民政策和移民手續，應採用自由主義為原則，中國、日本、以及其他東方國家須和西方各國同等看待。

## 戰後如何處理日本

贛南民國日報

「除廢專政建立和平的世界問題，已為友邦元首羅斯福、邱吉爾以及當局諸公所屢屢致意，近且有英國倫敦廣播公司討論「戰後如何處理日本」，還可見盟邦朝野的重大關心，已由抽象的問

題而到了個別實際問題了，這事對於太平洋的關係，——特別是對於我國的關係，——實在是太大了，我們不得不嚴重希望盟國對於這個問題，多多加以考慮和討論。

一、要討論到戰後如何處理日本，不可不先以第一次戰後處理德國為對照，凡講和約，對於德國的負擔，不可謂不重，可是始終未能束縛德國到底，反觀其再度跋扈，這不能不歸咎於對德政策的不一，以前政策實行的不徹底，向使一九二四年以後，對德的經濟制裁減輕，而軍事上的佔領，堅持到底，而且對於德國的軍備檢查，永如一九二一年的當時，那為德國產生到七千萬個希特勒，今天也只能對於德影，俯首貼耳，要想席捲歐洲，恐怕不會是最近十年或二十年以內的事，因為當時因聯處理德國問題，各國意見，出入甚大，於是德國得利用這個弱點，發揮其縱橫捭闔，竟至利用外交到幾百萬萬，以造成今天尾大不掉的局面，今天的日本，五十年來對於德國，是一步一趨，自九一八以來，熱心世界對於遠東不願過問，終至造成去年十二月七日的巨變，現在盟軍在各戰場，固然節節勝利，假使再過半年一年，也許整個勝負，就要穩定，但是縱使盟國海陸軍，都已控制三島，移橫行太平洋的海盜，全都解除武裝，或者盟國軍隊，進駐三島二三年，也不能認為日本便成死灰，永不復燃，須知日本民族性，是豐富於復仇性的海盜，當然戰後一時消滅這個海盜，並不是很容易的事，不過大家務要注意從前處理德國的覆轍，換句話說，就是戰後處理日本，盟國必須一致認清日本不是一個很容易甘心利用的民族。

二、日本人口過剩一說，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欺人的口頭禪，試觀其在東北經營二十年，而人口不滿百萬，乃至佔領東北以後，日本農業經濟的權威者那 韓教授，對於移民東北一事，尚認為絕大疑問，後來日本軍閥，強制移植在地軍人，至今東北日人，始略見增加，由此可見日

每年必須回南北美，南洋及我國移民的原因，並不由於糧食問題，而由於富強問題，甚至於關係的「第五條條」問題，試看日本進攻香港、新加坡等地，其成功的容易，完全都是移民關係，況且這次戰爭，日本人死傷已經不少，所以戰後人口過剩的問題，在戰後十年二十年內絕不會輕易發生，但是戰後日本必將口人口過剩，要求恢復各地自由移民，這事是斷斷不能容許的。總之，戰後世界和平，必須在大西洋太平洋兩方面，都要發掘盟國的同等力量，若有一天還要夢想國聯出現德國的故事，那世界和平的基礎，自始不固，而太平洋也就永遠不會太平了。

## 戰後的新中國

從今天起，還是一九四三年了，中華民國，也開始了他三十二歲最壯壯的年齡所應建立的功業。

我們的抗戰，將要滿足了六個年期，抗戰之火，已蔓延了整個的世界，上自天空，下至海，並冰雪覆蓋之地，沙漠不毛之區，無一處不為空襲恐懼的空氣所籠罩，「敵艦」派，「奸細」派的流着，地球真要爆發了。

但是，戰爭的面積愈大，也就證明反侵略的範圍愈廣，而正義的勝利也愈近，以偉大的戰爭，要說他何時可以結束，任何人都不能預言，而以反侵略勢力之日增，與敵寇日趨頹弱的現狀，以及人類所以能不早為禽獸吞噬的共奔來看，也可以說是黎明已到無前了。那末，戰後的新中

因是任何的。一個國家呢？凡我國民，和關心我們的友邦，莫不有一種驚忽而極驚每時的獅子，在獅子裏浮動着。所以我很在此大地迴響，折旋熾烈的昔日，來談談我們戰後的新中國。

請到新中國，不期然的會有各種神祕美麗的幻夢，如那一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錯，雞犬相聞，往來耕作，怡然自樂的桃花源，和那一雲接霄漢，黃金鐵地，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的極樂世界。但是未來的新中國，決不能磨滅，一不知有黃，無盡舞舞，而與世界離離，也不能把互立播種在「黃金鐵地」的地上。所以新中國仍然是「國父」一生心嚮往之，中華民族聖賢的奮鬥，五百萬戰士六年的浴血抗戰以求實現的國家——三民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一定是：一、自由的。二、統一的。三、和平的。

一、自由的。我們此次戰爭，是要締造一個自由的國家，否則何須乎苦戰呢？過去國家和國民的不自由，有兩種原因：一種是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種是民權的不確立，而後者關係尤大。譬如德意日等國家，雖其強大，而其人民亦尚極自由可言。並且人們的自由與否，多半是精神上的，譬如學生在教師監督之下來讀書，雖然是極當做的等，但是心理上總多少有些不快活，而個人自修的時間，也許超過了教師的規定，意態上就舒適的多了。所以民權若不確立，無形中人民和政府之間有了一通隔滯。政府分派下來的工作，縱然仍是為人民本身謀福利的，而人民的感覺還認為與己無干，而是為政府作的。這種錯覺，自然會影響到建設的進步。而三民主義的國家，人民有了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他自覺便是國家的主人翁，國家的事業，便是自身的事業。這時候即他的工作較增加了若干倍，他仍是快樂的，因為他認為這是自身努力的工作。人民既然孜孜不倦的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效能，政府於此亦只有嘉勉而不

會加以禁制的。當然，戰後不平等條約是不能存在的了。吾人在此血肉水火中所爭得的「自由」政府與人民更應如何的珍惜和愛護，——當然，是要同心同德的，謹慎戒懼，不敢失墜，匪軌重罰，以求苗長。外來的來勢沒有了，心理的建設成功了，國家的權威與人民的擴張，就在這自由歡愉的氣氛中建設起來。

二、統一的。我們戰後的國家，一定要成爲「正統」的國家。如果國家權力還有達不到的地方，那麼，我們將何以對待住血戰的將士，死難的同胞，以及爲了抗戰而受盡千辛萬苦的中華全民族呢？國父解釋統一說：「國家成於中央，經濟屬於同至」。我們的革命成功，和抗戰勝利，所感佩的是什麼？人人都知道，是要團結，而遺團結的重心，當然是三民主義。古語所謂：「兄弟急難」，「兄弟致災」，都是我們祖先勸勉慈惠同胞民族團結的名言。這次寇寇的侵略，在敵我強弱懸殊之下，前仆後繼，「愈挫愈奮」，卒以拖住敵人泥足，使之日趨陷落，此種「爾爲王碎不爲瓦全」的果毅精神，造作了全世界侵略者的慘痛，而鼓勵了抵抗者的勇氣。所以經過此次戰爭，凡我國人自必益發認識了已往一般散漫不相關切的態度，對於民族前途的危急性實大，益發了建立了三民主義的信仰與力量，更積極的團結起來。又文信國公說：「外之寇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經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寇寇，則心腹之大患也已」。真是千古不磨之論。我們更當痛定思痛，懲前毖後，從此人民有厭寇之心，政府無征伐之舉，舉國上下，而在同一的認識之下，以整齊的新步伐，邁向足食、裕衣、樂居、利行，走上「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大道。

三、和平的。我們的浴血抗戰，不顧一切犧牲，是爲着人類的和平，同時也是要將中華民族

擁護和平的精神，發揚廣大於世界人類的。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已爲舉世所公認。中國數千年民族思想的支配者，儒家一貫的立國精神，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都不肯爲的。近百年的歷史，是中國最黑暗時代。四萬五千萬人在不平等的條約下面，過着次殖民地的生活：飢餓、怨氣、流淚、流血。但是我們的先哲告訴我們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我們決不報復，同時由這長時間的痛苦，使我們立定志願，就是決不願意使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還有直不起胸膛，而不自飲泣的上帝子孫。我們的國父告訴我們說：「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強自治。」又說：「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我們民族的天職。」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決不侵略，決不欺弱，而以和平、同情、共濟的精神與力量，貢獻於世界。總裁最近在美國光緒論壇戰時爭討論會所發表的論文，尤懇切的說明了戰後新中國的立場。

這一次的瀛門，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大屠殺，所以國家都在集中人力物力，不用之於建設，而用之於破道毀滅，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其近因當然要算到十年九一八的暴日入寇，從那時起，中國即不斷在流血。而其遠因，期還要推數到鴉片戰爭後所產生的不平等條約。有了不平等條約的沉重枷鎖，中華民族，毫不易有圖強自立的機會。我們的古語有謂：「搜藏謀盜」，這個諺字，有着重大的意義。把我們這樣富庶美麗的土地，全無保留的放在一個強盜的門口，自然他天天在垂涎，天天在設法探奪。我們固然不能因此真想了強盜的罪惡，但是爲謀人類永遠的和平，不能不犧牲成來。上次世界大戰，是德國發動了侵略，而日本在亞洲向中國提出了廿一條件。這次大戰，是日本發動了侵略，而德國在歐洲逞起了吞併的野心。要防止這兩個強盜國家的此呼

按應。在亞洲有一個自由的、統一的、和平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實為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同胞們，兩千年前的素人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聖人所有志的政治，不但他自身沒有看到，兩千餘年以來的聖賢賢佐也都沒有做到。國父的全道遺教，也還是以「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為終極之望。這幾年抗戰建國的工作，誠然是勞苦艱難，而國父「相誠無間」所屬望的這個國家，已經在這黎明的曙光當中，望見了他的城頭。我們身當其時，應當如何的慶幸，如何的奮勉。同胞們，努力吧！努力前進！前進！

## 論戰後中外關係

胡秋原

現在各盟邦，特別是美國，對於戰後國際關係，討論得甚為熱烈。這無怪其然，亦非言之過早，各盟邦都是被迫作戰，作戰的最初動機，完全起於自衛的必要，但各盟邦不欲將作戰目標限於自衛，為了大滅戰禍，永建和平，必須在戰後使世界關係，立於合理基礎上。不僅如此，和平與勝利也不能分開，為了迅速打倒軸心，亦必有關於人類希望之作戰目標，於是產生了大西洋憲章，但這還只是一個原則，所以大家不能不研究，在大西洋憲章原則之下，應如何改造將來的世界。中國的形勢稍有不同，中國有一個立國原則，即是三民主義，中國之抗日戰爭，係由日本阻礙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中國作戰目標，自始即為三民主義而戰。但三民主義的意義，並不限於中國。三民主義的原則，是與九國公約一致的。大西洋憲章的根本原則，也可說與三民主義相

符了，自國所負首先實成大西洋憲章，就是說明中國與盟邦的目標一致。隨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就成爲聯合國之一了。

中國爲三民主義而抗戰，並爲驅逐強倭而與盟邦共同作戰，當然對於戰後世界建設，負有一定責任，也有一定意見。作者願以一個三民主義者的立場，發表一點個人的感想。

這包含兩個問題：第一，就一般而論，在我們看來，整個世界如何始能永保和平。第二，特殊而論，中國對外關係如何能合理。

關於第一個問題，簡單的說，我們認爲必使大西洋憲章原則普遍的徹底的實現。大西洋憲章八條，實有兩大原則：一即民族平等，二即經濟合作。我們承認在將來若干地域，必有一種過渡的國際共管制度，但一般而論，帝國主義及殖民制度必須終結。其次，將來各國爲其生產力提高，不會有完全相同的經濟政策，但一般而論，普遍的經濟自由主義與合作精神一定重新確立。這兩點是世界和平的基礎。而爲羅斯福總統所表示的，大西洋憲章本是一世界憲章，其普遍實施，自然疑問。

爲了使這世界憲章充分實施，有三基本前提：第一，必須完全解除日德義及其脅從者的武裝這是不成問題的。第二，必須確立戰後各國的臨時疆界。最近胡佛先生提出是一點，我以爲十分重要。因爲各國領土疆界如不能得到基本的同意，一定成爲新糾紛的種子。這自是一個極繁重問題。不過，我們如能充份顧及歷史的事實自然的條件，這究竟是不難解決的。第三，必須有一個有效國際機構，擔任調解和建設的工作。還要自有許多理論的實際的問題。例如許多人認爲，一個有權威的國際組織，一定預想國家主權的削弱。在我看來，並不如此。我們固不曾成對主權之

神祕解釋，但主權無非是一國全體人民之意志，主權之至上是對內的。一國主權之至上，在不侵犯他國主權之至上，出了這個限度，危害國際秩序，當然應受公法制裁。胡漢民與顧維鈞主權，並非一事。因為將來的和平秩序，是國家間（即國際）的而不是超國家的，如果這國際組織有其權威，他是由聯合國共同賦與的，而其責任，只在處理國際的問題。假使對一國內政不能無所干涉，只要是在其妨害共同安全之時，這與該國主權完整，亦不矛盾。我們的目的是要樹立國際自治制度，並非成立一個世界國家（如威爾遜先生所提倡的）。只要這組織是以普遍安全而非以局部安全為目的，採取民主方式，有切實制裁方法，同時聯合國對其忠實擁護，自能作和平的有效保障，如果這一機構能在現在樹立其規模，必更有益於現在之作戰，和將來的建設。

關於戰後中外關係，亦即戰後中國外交，可分三方面來看。

### 第一、是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問題

戰後中國對日關係，是同盟國對日關係之一部分，我相信中國對於日本不會在同盟國共同要求之外，有何特殊要求，中國與日本過去所有不平等條約，已在對日宣戰時完全宣佈無效，樹立新關係的條件不外二點：第一、中國與同盟國一樣要求安全保障，這包括解除日本武裝以及交回失地。交回失地，自以中國曾經行使統治權的地方為限，然在其他地方，如將來同盟國將一致同意採取某種國際統治方式時，我相信中國也一定贊同。第二、必須懲罰戰爭魁首，並以某種方式賠償中國公私損失。美國有許多學者認為必須暫時佔領日本本土，也有人認為無此必要。以作者個人見解而論，這是很必要的。這不僅足以粉碎「皇軍無敵」的神話，尤其可表示同盟國的武

力是仁義之師。同盟國此時可以宣佈，日本愈是頑抗，則將來駐日之期將愈長久，至於日本落來的內政，將因其武裝解除而自然解決，不會有什麼問題。

中國之所謂安全保障，不是要成立一種東方凡爾賽條約。中國人民痛恨日本侵略者，但中國對日本一般平民，只要不甘心附和侵略，對之毫無敵意。戰後中國願與日本和平相處，共存共榮，但足以使日本侵略可以復活的危機，中國必加以防止，這也是所有太平洋國家必須防止的。因此「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這一原則，必須充分實現。日本因必須由中國撤退，亦必須由所有「非日本地域」——朝鮮、琉球、越南、暹羅、緬甸、菲律賓、馬來、英荷屬南洋等地撤退。而對於這些地方的戰後問題，中國自必尊重盟邦及各地方人民的意見。不過朝鮮獨立，此不可異議的，因為這是日本侵略大陸的樞樞，至於日本將來的經濟出路，中國必與盟邦共同作最善意的考慮。

## 第二、是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問題

遠法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可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時期，清廷對於西方世界，採取一種自大的排拒政策。在第二時期，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世界以其優越勢力，取得並擴大在華特權，繼而奪取中國藩屬，進而分佔在華勢力範圍，雖然美國提出偉大的門戶開放政策（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記得的，這也是今天中美傳統友誼的基礎），多少緩和這一運動，但已衍成兩程不幸的結果：第一，中國衰弱了；第二，日本參加侵略中國的運動，而且強大了。特別因為西方希望在太平洋製造均勢，更幫助了日本的強大。於是，在第三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由於中國弱而日本強

的結果，日本對華開始激烈的侵略，並且進一步消滅西方在中國和東亞的權益。九國公約曾經限制這一運動，但沒有終止這一運動。於是，日本便向中國和西方先後挑戰，中國和西方也勢必共同攜手，抵抗日本的侵略。這便是目前的事實。

這次戰爭以後，中西關係不是回到第三時期，第二時期，也不是第一時期。而是要開闢一個新的時代。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不希望回到開明時代。但還有許多西方人因為過去的經驗，以為中國多少還有一點閉關舊習。其實，所謂閉關乃至排外，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是一時之事，只是清人入關以後的事。中國在漢代，兩次開通，希望打通西方道路。在唐代，長安是世界商業文化的中心，自是以迄宋元，均設海外市舶司，獎勵對外貿易。明代尤其注意海外事業，直到明末，徐光啓等對於西方學術宗教，即有欣賞接受的雅量。不過清人入關，情形一變，清人因難成功林爽文朱一貴的反清運動，多以海上海外為根據地，因而有一種「恐海病」，不獨不願西人東來，也不願華人外出。必須了解這一點，才不難理解何以清廷很早與俄人訂約通商而對海路貿易則不願開放。後來海上運入的鴉片這一商品，自然也增加了中國人對於通商的猶豫。凡屬閉關思想，都限於兩種心理：一是自大，二是自卑。中國今天恢復了平等感，當然樂於和西方接近。況且中國是太平洋的一個國家，中國不能孤立，也不願孤立。並且，中國深知國際互助之益。今天的抗戰，將來的建國，都需要西方的合作。

但在第二時期和第三時期，中國所受於西方者，是一套不公正的待遇，或一套不平等條約。這有害於中國，也有害於西方。這不但是中國所希望廢除的，也是九國公約所希望廢除的。因此

今日之謂，正深中爾與西方共同撰擬不平等條約之惡果——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建設中西新關係，有兩大問題：一是取消不平等條約，二是經濟合作。

我們回觀中國所受不公正待遇，還不是「不平等條約」五字所能代表的，因爲許多不僅是「不平等」，而且也未經過中國政府簽字，更說不上是條約，那些條約，都有違反九國公約所謂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的原則。所有違反九國公約的條約，我們可名之爲「排華條約」或「仇華條約」。這種排華條約可分爲四類：第一是狹義的不平等條約，即是列強強制中國接受的片面特權條約，亦即有損中國主權完整的條約，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或租借地，內河航行，內地駐軍，內地設廠，鐵路礦山特權，郵務海關的外人特權以及所謂最惠國條款等等。

第二是列強與中國地方政府所定，有損中國領土完整，並未得中央政府正式認可的條約，如民元前後列強與中國邊疆所訂的條約之類。

第三是列強相互間所訂關於劃分勢力範圍的條約，亦即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同時損害的條約。這些條約多屬秘密性質，且有至今尚不知其存在者。在華府會議中，關於不相反對華訂約和撤退勢力範圍，均有決議，不過均有不涉既往之意。

第四是關於僑民之差別待遇的，如太平洋各國及其屬地的移民法等。

這些排華條約，自然不是增進中外關係；即以物質的經濟利益而論，也是得不償失。因爲經濟問題斷非壓力所能解決。過去美國對華貿易，所以蒸蒸日上，即因美國不濫用其主權，而最廣的排華的結果，助長日本，終於排及西方自身，所以中國的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不獨是中國應有的權利，也是西方世界的真實利益，也是安定太平洋的必要步驟。所以最當於現代精神的中

山先生，在國民黨政綱中，在其最後重囑中，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自巴黎和會以來，在華盛頓會議中，在國民政府對外交涉中，不獨要求平等待遇。不幸西方世界留戀舊制，而藉不平等條約變為強惡侵略者的日本，終於向中國進攻。中國受日寇的威脅，固不權於不平等條約，而西方對中國特權的正當權益，也在日寇炮火之下，均化為烏有了。現在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聲明對華放棄治外法權及有關事項，另訂平等條約。這與中國歷年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完全符合。我們希望，爲了中國與盟邦的利益，關於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不願充分澈底，以去中外合作的障礙；而關於平等條約的訂立，亦不願充分廣泛，以促進變方的合法權益。

以上四項條約，第四種本屬於國內法範圍，但亦涉及雙方利益，自亦曾經許多美國作家所指出的，以平等互惠立場，訂立一種移民比例協定，關於前面第一種，是不平等條約之「本部」，大體是以鞏固商業特權爲目的。不過，在一定情形下，亦無所謂不平等，如內地雜居及傳教自由，過去也歸屬不平等條約之一部分，然只要沒有領事裁判權的包庇，中國毋甯是歡迎的。再如內地駐兵，在今天同意作戰之時，不成問題。即如內地設廠，如在將來經雙方同意，實行經濟合作，也無所謂不平等。所謂不平等者，是指那些辦法——過去都以削弱中國主權領土利益爲目的，片面強迫爲手段而已。我們希望凡屬西方「己所不欲」之事：一概不施於中國，在完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另訂新約。西方所失者，是已逝的特權，而所得者，是全中國的自由通商。那時中國亦必以互尊互信的精神，保護友邦的合法權益，完成自己應該完成的任務。

關於以上二三種條約，在華府會議我國代表最初提出的十項原則中，第四條爲「無論何種，在中國或對中國要求特權，均當宣布，予以審查；未經宣布者，概作無效」，中國的提議主要

因爲日本的反對而沒有其像的結果。而實際上所有關於中國的不公開或半公開的協定諒解，多與日通有關。我們希望西方諸國可做效法，宣布過去所有反華不公開條約，并宣布其無效。至於與中國達議政府所訂的條約，在與中國政府訂立新約之後，自亦無存留的必要。所有涉地方性質者，亦可以與中央政府成立更廣泛的協定以代替之。

但取消不平等條約，訂立平等條約，還只是建立中西新關係的消極事情，還在積極工作，即是經濟合作。西方對中國最大利益在於通商投資。中山先生亦有歡迎外資的主張和計劃。只要中西友誼的障礙一一不平等條約一經移去，中外經濟關係，必達前所未有之密切程度。一旦抗戰結束，全中國人民必與抗戰同樣乃至更強烈的熱心和毅力，開發交通工礦以及農田和水利，使中國迅速工業化，所以我們需要西方的資本和技術。

在這一方面，有中國外交的根本動向，中國外交一直在追求西方合作，以抵抗日本。這不僅因爲日本威脅中國和西方，也因為過去所謂中日經濟合作毫無可能，日本屢次要求中國「經濟合作」。然第一，日本的方案是「農中國，工日本」，而中國則要工業化。第二，錢使日本沒有侵略中國的野心，日本亦無資本技術可爲中國之助。

現在許多西方友人很有興趣於中國將來經濟制度問題，特別是中國將來歡迎外資，是取投資方式還是借款方式；是私人投資還是政府借款；而中國對外貿易是自由經營還是國家經營，我想解答這些問題有兩個標準：一是總理遺教，二是戰後一般國際趨勢。照總理遺教，將來企業，是公私並行的。而對外國所希望者，是資本（即機器）而非金錢。至於經營方式，他主張取 *Concessions* 制度（總理稱爲「批許制度」），對於投資者，希望他們成立一種投資團，中

國政府爲了計劃的建設，對於投資事項，當然管理而且保護。但除了以集團契約投資（即投資團與中國政府）爲主之外，在政府管理之下，自不妨西方私人資本對中國私人企業之投資。將來各國因其國情，當然各有制度，但國際經濟的一般趨勢，如向自由及合作的道路前進，則將來問題只有一點，即是如何最有效的使中國迅速工業化，如何最有效的進行中西經濟合作。

假如在中國對日六年的血戰中，中國會對世界和平盡其盡責的貢獻，則在將來世界之復興與建設中，中國還將作更偉大的努力。

### 第三、是中國對東亞弱小民族的關係

中國與東亞許多弱小民族，特別是鄰近民族，因與中國血統文化親近的關係，過去多有一種特殊制度，即所謂藩屬對中國納貢，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中國對他們不要求特權，也不干涉其內政，只是在他們被侵犯時，常常出兵相助，這在現代西方眼光看來，是很奇怪的，然如果殖民境變化從流等算是一種制度，這藩屬制度無疑也是一種制度，而這種制度，在過去對安定東亞有其特殊之益是不難否認的。這些藩屬，如朝鮮琉球以及南洋一帶，都先後成爲西方的殖民地。將來中國對於這些地方，當然決不願恢復過去的藩屬制度，而對國富亦不願恢復過去的殖民地制度。以中國而論，對大體說來，我國對東亞鄰近的國家，不外四點：（一）善鄰政策。我們將以新的平等合作政策代替過去的藩屬制度。（二）承認並贊助他們在將的國際生活中有自決自治之權，並願與他們一份之力量。（三）從前總理所說的，濟臨扶植，現在應發展援助的中國不領導或干涉對亞洲其他國家沒有權利，這是中國一向的方针。（四）中國將努力使東方與西方合作的媒介，中國

沒有所謂「門戶開放主義」的蓋著觀念，但亦不相信所謂大西洋兩岸有何可能與必要。沖國將盡其所能，祛除種族偏見，如「白鬼」、「黃禍」以及「拍入負担」之類刺激性宣傳，以促進四海一家的理想。(四)因爲有大羣中國人在那些地方，且生很久，自然希望華僑得有經濟平等。然而在政治上決無所求，除此以外，中國對其他亞洲非洲歐洲美洲，亦將本同一精神，並在將來國際機構中，促進東方與西方以及各民族間的平等互信與互助。

爲了善盡沖國責任以及貫徹中國的政策起見。我們自己有一個根本任務，就是迅速的澈底的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

以上所言，是民族主義的目標。但要保障民權民生，必須實現民族主義；然亦必須實現民權民生兩大主義，民族主義始能完成。民權主義云者，就是中國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云者，就是中國的工業建設和產業民主的政策，就一般說來，這也是世界大勢所趨。因爲戰後世界既是民主國的勝利，民主政治也必然復興且獲得新的形態。在經濟上，因爲生產力及一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國經濟合作互惠的實行，以及政治的一般民主化，一定有一種經濟民主主義，消滅金融壟斷及社會貧困。這種經濟的民主主義亦將鞏固政治民主主義的基礎。

有若干西方朋友每有一種疑慮：中國在抗戰中勃興的民族主義，會不會在戰後發生某種帝國主義或全能主義的傾向。但如果對中國國情中國國策以及世界大勢有深遠了解，此種疑慮即不會發生。第一，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全能主義的。第二，中國立國政策的三民主義是反全能主義的。第三，世界的一般趨勢也是趨向於民主主義的。況且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全能主義身受其痛，而最後需要和平建設，復有廣大內地邊疆待開發，決不需要殖民地。一個國家的

全能主義傾向，只有在這樣情形下才有發生的可能，即：這國家沒有民治的傳統和制度，而且還有國際的刺激，這所謂刺激或是國際的混亂，或是國際的壓力。而這對於中國將來，是都不適用的。

但有人根據這一無根據的觀察，主張將來對遠東應用得着一種均勢政策，如斯派克曼教授即是其一，但我們相信，不但無用，而且有害，首先，在一個民主世界，沒有均勢政策的必要。其次，歷史證明，從來均勢政策，結果是不均勢。因為均勢政策必引起縱橫捭闔的鬥爭。日本的得以興起，就是利用了西方世界的均勢政策。唯有一個強大而民主的中國，是東亞和平的安定力，而世界和平，必建築於普遍安全之上，不是建築於均勢之上的。

所以，總而言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實行大西洋政策，必保證戰後中國與世界，以及中國對於世界，都是無限光明而開豁。我們愈對將來有明確信心，亦必愈能增加聯合作戰的勇氣和效能。

## 戰後世界與中國

樓桐孫

現在我們頗簡單的，同時也具體的，把我們對於戰後世界經濟問題的管見先行提供出來，然後再把與中國特別有關係的問題略加論到，與國內外明達之士共相商討。

第一、我們相信戰後全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將必格外鞏固發達，民主精神，將必格外發揚。

推測。換句話說，如果前此民主主義，雖然尚有若干不能不實，不美善的地方，經過這重大大戰之後，我們應該有種希望大家來實現一種更進步的，新的民主主義。而決不應該容許一種新的帝國主義捲土重來。關於這，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去年冬天有幾句話說得很是扼要。『新的民主主義，也就全人類的民主主義。不惟包括人權宣言的原則，並且還包括經濟的民主主義，種族的民主主義，教育的民主主義以及男女平等的民主主義。』（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報新共和週刊）。華萊士主張『應當以聯合國的憲章，為將來國際公法的前一章。在這個憲章裏面，應當有國際的人權宣言的原則，及國際和平的經濟保障。』這在大體上簡直和我們的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完全一樣。所以美國總統亦特別聲明戰後世界局勢的推演，『很可能地將證明，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其他現代大政治家的主義有同等的重要。』（均見同上）。

如果想要實現根據於這種原則所建立的新的民主主義，那就非先從世界經濟問題方面，確立一種公平的，世界社會主義性的經濟計劃不可。本年一月二十三日名政論家拉斯基在印度某週刊所發表的『戰後和平的基本原則』，都凡六項，其中第三項原則說：『須有志解決造成戰爭的經濟原因。』——第四項說：『應謀密設法避免造成日後利用戰爭為圖策工具的狀態，但各國應力足以自存為條件』。這也正是我們對於戰後世界經濟問題的根本主張。

第二、為要實現上述的主張，必須先從根本剷除『種族的偏見』做起。『不論我們是否願意，種族已不再是人類的分野』，賽珍珠這話，真是對於戰後世界建設問題的『一針見血』之談。（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觀衆報）。凡過去世界經濟關係種種侵略、掠奪、剝削、壓迫，以至外交上若干採取巧奪的陰謀和各國間對於人口自然流通所設置的若干極不公允的障礙，可說都是此

於這種不合理，不人道的「種族的偏見」的心理而來。如果要想改造世界，確係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這種偏見的心理，是絕對非加以徹底剷除不可的。一個國家如果在國內禁止各種粉飾地人民勞工的自由流通，決不能希望國家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世界經濟，何獨不然？

況且我們這次所要打倒的「種族偏見」的希特勒，就是個天字第一號的種族偏見的大專家。假使聯合國家間在戰後仍舊不能剷除這種偏見，那末，我們現在所流的血，至少有很大的部份，就成爲完全無意義。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共和週刊載有華爾希氏的兩個建議：「第一，凡是一切排外的法律，尤其是歧視中國人的條約，應當立刻廢除。」第二步，應當使中國人不爲一九二四年廣乞抹捺亞湖人的法令所拘束，……」這種進步的主張，很希望我們的盟邦美國政府能立即予以採納，自動施行，不可再在正將進行談判的新商約上枝枝節節，以作爲討價還價的江具。

須知中國抗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爲要爭取國際上民族的平等。所以我們毫不遲疑，決不動搖的將「民族平等」作爲解決戰後世界問題的關鍵。

第三，應利用科學改善「生活」。不應該再用科學來做「生意」。這是戰後世界經濟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我們堅決主張各工業先進國家，尤其英美兩國，不應再把科學的發明，把一切機器、儀器、工具、技術在內，自私自利地以作爲剷削工薪階級國家的利益，以科學無國界。日本已成爲多產來的一口口頭禪。這話，凡是具有科學發明的國家，如欲長成富強的新和平，必須立即予以兌現。例如中國雖然是個工業落後國。無論在戰時，或戰後，凡中國所擁有自身需要的國防工業和民生工業的機器和技術，務請速向盟國均派迅速救濟法以某種方式盡量租借。這

一方面可憐中國在短期間實行工業化，提高或估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天民的生活標準，以增進國際的貿易量，同時，也即可擴張世界市場以減輕戰後各工業先進國經濟恐慌的威脅。他方面可充實中國國力，使能真正成爲太平洋的安定力量與英、美、蘇聯，切實負起共同保障世界和平的責任。

這纔是現代科學對於人類幸福真正的功用。

若如過去無數科學的發明，一直到了這次尙不知何日方可結束的大戰爲止，科學對於人類所貢獻的，不若零碎的福利，實在還抵銷不了科學所能加於人類的苦痛和毀滅！譬如倫敦市民帶了防護面具避教堂禮拜，試想那是何等愚昧而又殘酷的幽默！

科學已不應該再被認爲是一種幫助「做坐堂」的工具。從現在起，科學應該立即回歸到它本來的，神聖的任務，專門用以改善全人類的「生活」！

各工業先進國若于有實力的公民，乃至有形無形代表那些公民的議員，政治家，因爲自身擁有現代的生產工具，於是無論對於任何問題，都以「生意眼」爲唯一的重點，如此而欲謀戰後世界的和平，固可說是南轅而北轡，結果，這次戰爭結束之後，因爲國際經濟利益的衝突，相激相激，不出三、五年，定非再來一次更大規模，更慘烈的戰爭不可。要講和平，應該先使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確實確實爲和平而工作。日本的科學家，第一是爲日本，第二才是爲科學。其實那就已不是科學家而是飛鷹了。因之，日本國內科學的進取，與日本對外侵略的進取，幾乎是成正比例的，而結果終於做了這太笨的犧牲。這教訓是很值得記取的。

我們這個主張，是無條件的，是完全基於上帝的靈而提出的，假使我們亦提出些我們祖先對

於科學的發明，那些發明對於現代科學的貢獻，那不僅是販賣古董，而且也將落到那才上文所講的「生意經」裏去。這決不是我們的本意。

當然，一切科學發明公開利用的方式，以及如何方能不致流入於侵略性，尙未顯然修改的國家裏去，那自須有若干細則的規定。

至如或者恐怕那樣一來，科學家將不再努力於研究和發明。那猶之說人類應該是社會的動物，恐怕有若干人將不再參加在現社會裏生活，是同樣的擔憂。況且如果科學更應該是自私，那老實說，我們根本就不願意歡迎有那樣的科學。

根據上文所述三項基本的原理，再從整個戰後世界建設廣大而繁複的範圍中，舉就有關中國的經濟問題，提供我們的見解。

(一) 國際貿易制度與關稅問題 我們主張中國應該擴大國際貿易的範圍和加強并改善對外貿易的條件。現代的產品，無論是農、工、礦，幾乎已是沒有一種不含有國際性的。如果由國家各自佔有的好好的組織起來以與他國自由貿易，那功效或者比個人的自由貿易還要偉大，還要易於調整。同時，那樣一來，關稅在國際貿易上就自然會失去前此那種戰爭式的重要性。蘇聯關稅在國家收入所佔的比率幾乎其微，便可作為例證。

(二) 資本問題 應首先打破前此「地緣政治」或「勢力範圍」的觀念，將資源大別為國防資源和民生資源兩種，由一公選的國際機構，依照中立專家的意見，對於產、銷、運輸、交換及利用等問題，加以比較公允的調度，而務必以保障世界和平，增進人類幸福為唯一目的。

(三) 國際移民問題 關於這問題，前述第三節中已存論及，茲不贅言。總之，各國對於外國

人民及勞工入境旅居，除國防上或政治上確有正當理由，可作個別的限額以外，不得因為租界或別的關係而有歧視的立法。

(四) 貨幣金幣問題 關於聯合國家戰後幣制及其有關問題，華盛頓與倫敦兩地，現正舉行商討。在我們看來，紙幣兌換所商議的，很少有新的，建設性的主張。如果他們仍然在討論立什「賽丁米拉」或「萊爾」的問題，以期對於戰後世界金幣市場的支撐，預先採取一種諒解及協定，那對於未來的和平，很難有切實的幫助。我們認為戰後各國幣制和國際金幣問題，應在將來相當時期以內的最高限和最底限。時期屆滿，或在時期內關係一方或雙方的經濟財政情形，發生極大的變動，這種限度，當然可以商量改訂。總之，以後無論如何各國務應極力設法以恢復以幣值與匯率作為貿易上競爭的方法。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商戰的方法，最足以擾亂世界經濟的秩序，而遲早必將引導戰爭各國復後的冷入於戰爭的深淵。

這問題與國際貿易制度頗有連帶關係。假定對外貿易以採取國營為原則，那末雙方對於貿易上相互間應有的收付，都可用清算的方法加以處理，而幣值與匯率的關係，也就可簡單不少。話雖如此，除非實行嚴格的物物交換，相互貿易的各國間，每經若干時期，半年或一年，必然要發生入超現象，亦即是債權國，債權國的现象。那時債權國必須履行支付，於是幣值與匯率問題，也就依然存在，而各國貨幣制度，遂將不失為引起戰後經濟衝突的原因之一。

況且即如實行嚴格的物物交換，按物計值，雙方均須有一個切實公平的標準。這所謂標準，也就是上面所說「彼此各方的基準和生產程度」的問題。

我們以為物物交換的計值方法，應該拿雙方物品在生產上所需要的工作時間作為標準。……做如該物品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資料，當然也應計算在內。舉例來說：中國桐油與美國汽車交換。此說桐油汽車在中美雙方各自生產每一單位所需的工作時間。再加以每單位所需資金利息，原料及設備上各種普通的費用，即可知應有桐油若干可換汽車一輛。自然！汽車是機器的製造品，桐油是農產品，這兩種東西在生產上所需要的時間，一定是桐油多而汽車少，以工作時間作為標準，固兩對換，生產汽車的方面，豈不是太吃虧了嗎？

這可有兩個理由加以解答。第一，前面說過，我們主張所有各國一切科學的發明，應該公開利用？為人類造福，而不可老是由個人或少數人私自利用，專為資本家賺錢。一工機器工作與一手工工作互相對抵，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公平。第二，工業落後國家人民生活程度的太低，固然因為「落後」，先進國可以保持他們工業品的銷路；但同時因為「太低」，亦必然減低落後國人民的購買力而漸漸的陷於枯竭。在國際貿易上稍稍高估農業及手工工作的時值，很可以提高工業落後國家的生活標準，因而亦即可以增強購買力以促進一般世界經濟的繁榮。

張中山先生曾說：「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觀此，可以知道我們上面那種以生產所需之工作時間作為計算國際間交換貨物的價值的標準，無論理論事實，都是很公平的。至於計算技術，萬分複雜，那是另一問題。

## 中國戰後問題

張忠紱

在戰雲瀰漫，烽火連天的今日，來談中國戰後問題，在表面上看去，似乎太早，在現時，一般人的興趣與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戰事的變化與進展，然而戰事總有一天是要結束的，我們既有爭取的決心，必有獲得最後勝利的自信，則我們對於戰後問題，自應及早與以縝密的考慮，任何問題的解決，必須於事前有相當的考慮，甚至於事前必須有相當的準備，中國戰後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不能等到戰後方從「天地玄黃」作起。

中國戰後問題既不是一個簡單問題，作者在這篇文章中，自不能提出週密而具體的解決方案，但在著者想藉這篇文章，喚起國人對於此一問題的注意，並將作者對於此一問題性質的見解，簡略說出，以供國人思慮的參考。

世人對於中國問題，在戰前，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西人傳統的說法，來看中國問題，過去的歐美歷史家與政治家，常常提到近東問題與遠東問題，近東問題具體的說，就是土耳其問題，遠東問題具體的說，就是中國問題，當他們提到遠東問題或中國問題時，他們始終沒有脫離舊的世界政治觀念，他們以帝國主義的觀念作出發點，就好像中國是為歐美列強而存在的，當他們討論中國問題應當如何解決時，他們始終不能忘情於均勢政治，經濟剝削政策，以及如何保護他們本國在東的權益。

以幕六就是中國政府與人民的看法，這種看法包括，如何保衛中國的權益，解除中國所受的束縛，以及與強盜國媾和使中國可以與列強並駕齊驅，這種看法，在中國至少也有將近五十年之歷史，實非空想所能不談以後，中國朝野主張媾和的，即已不乏其人。

上述的兩種看法，我以為都是錯誤的，或者至少是不確切的，這次戰後的中國問題，既不能以西人傳教的看法來求得解決，也不能用中國過去的看法來予以裁度，中國戰後問題應當是世界戰後問題的一部分，中國戰後問題也只是世界戰後問題中的一部分，據說了中國問題，我們無法談世界問題，談世界問題，我們無法談中國問題，在戰後，歐美各國若仍以舊的世界政治觀念來討論中國問題，而不予以改正，則中國問題終求無從解決，在戰後，中國若仍以舊的觀念來討論中國問題，而不加以擴充，則中國問題也將難以得着完滿的解決。

一、這次大戰所給人類的教訓，至少應包括下列數點：一、戰爭是不分的，二、和平是不可分的，三、任何一國不能脫離世界而獨自獲得安全與繁榮，四、國家民族間的自由與平等必難被承認，五、世界不安的根源，恰如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必須在法律上獲得保障，人類若非遷於善惡，則我輩在這次戰後，必須牢記上列的教訓，戰後我們一切的活動與努力，必須以這些教訓為準繩，任何一個人民的努力，都應當向那個方向作。

中國這次抗戰的終極的目的，本在建國，但是三民主義下的國民政府，所要建的新中國，決不是俾斯麥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國，或岡特大皇帝所建立的日本帝國，新中國出現，應當象徵，並能大有貢獻於世界以及世界永久和平。

以中國人口與土地而論，在戰後的世界中，中國必須成爲一世界的安定力，且有助於世界的

繁榮，否則不僅中國貧弱而不能安定，即遠東與世界亦不能安定而繁榮，過去的歷史可爲佐證。一九三一年的（一九一八）事變，終演進而成爲這次的世界大戰，其故決非偶然。

中國的安定與繁榮爲世界的安定與繁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原則上，或許業已爲世人所公認，然而在將來的具體辦法上，如何始能使中國的安定與繁榮與世界的安定與繁榮得以配合進，其中的問題尙多。

舉例來說，建立普遍的世界和平制度本爲同盟國戰後的重大的目的之一，然而在戰後，普遍的世界和平制度建立以前，其間將有一過渡的時期存在，最近美蘇兩國訂立的盟約，其中規定了在戰後普遍的世界和平制度建立以前，十年內，英蘇兩國有相互以軍力援助的義務，這也暗示過渡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在這過渡的時期中，中國的安全究竟如何保障。

又如，捷略者的軍備必須廢除，這也是同盟各國所公認的，然而在戰後，要解除日本軍備，使日本不能再發動侵略，聯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問題，上次大戰後，德國在軍備方面聯合受嚴格的限制，但德國終於能重整軍備，再次發動侵略，這是一個值得我國深長考慮的問題。

又如，在戰後，世界各國爲樹立永久的和平計，勢必將普遍的裁減軍備，然而在戰後，除非普遍的世界上和平制度能立即樹立，且各國均能使得安全的保障，則中國或尙能建軍，在過去，中國實力薄弱會引起侵略者覬覦的重要原則之一，戰後中國的建軍將爲安定東亞以至於世界有重要因素，但如何能使東亞的遠東與世界的裁軍潮流不極衝突，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世界裁軍的

511836

戰後問題

潮流有損於中國的安全，同時我們也不能使中國的建軍計劃有損於世界的和平，或阻礙一般的裁軍計劃。

其他，如各種經濟問題，其性質尤為複雜，戰後復興中國的經濟計劃必須有利於中國，而同時有利於世界，這些都需要詳細的規劃，甚至還需要外交上的折衝。

凡上所述，只在提示中國戰後問題的性質與解決那些問題所採取的方向，而不在列舉或討論那些問題的內涵，也不在提出解決那些問題的答案，總之，我們對於中國戰後的問題，必須以新的眼光去估量，中國人應當如此看法，外國人也應當如此看法，我們必須將中國問題置於世界問題的估量，去討論，去研究，我們要中國富強，不是專為中國。而是為世界的繁榮與和平着想，我們要世界繁榮並維持世界的和平，我們也必須要使中國繁榮並獲得安全的保障。



福建省圖書館  
藏書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出版

# 戰後問題

(每本定價國幣拾伍圓)

編輯者 福建新聞社叢書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康 莊

印刷者 永安長風報社印刷部



戰  
後  
問  
題

